

荷兰人里根传

荷兰人

——里根传

埃德蒙·莫里斯 著
李小平 吕晓军 译
陈先锋 陈世杰

(上册)

当代世界出版社

第 31 章

记忆医生

刺骨的寒风裹挟着雪，极地的雪，将华盛顿每一扇朝北的门窗撞击得嘎吱作响，白宫的轮廓在风雪中变得模模糊糊。此时的气温为华氏零上 9 度，定时器被冻僵的红绿灯一眨不眨，徒劳地瞪着空荡荡的康涅狄格大道，狂风顺着这条通衢呼啸而过，径直冲向拉法耶特广场。坚硬似铁铤屑般的雪粒疾速穿过白宫的栏杆，积落在摄影师们的背上，这些人就好似一群流浪汉在白宫的北门廊下挤成一团，朝他们的镜头上呵气，不住地祈祷总统在 12 点过后早点露面，好让他们为晚间新闻拍摄一个一晃而过的镜头交差了事。如果走运的话，最好能摄下雪粒朝他劈面打去的镜头，也不枉他们辛辛苦苦等待一场。

罗纳德·里根站在前厅的主楼梯上，按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沃伦·伯格的要求举起右手，宪法第 20 条修正案规定他在这一天的这一时刻进行这样的就职宣誓。明天，他将在国会大厦当着更多人的面再次宣誓，距离那一盛典还有充裕的时间。他的另一只手放在内莉·里根的《圣经》上，书上粘着苏格兰胶带，还有当书签用的夹书带。和她一样，他用指尖轻轻地触摸着《历代志》下册第 7 章第 14 节里的文字：如果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我的子民，使自己变得

恭顺，愿意祈祷，寻求目睹圣容，脱离邪路，我在上天就会听到，会饶恕他们的罪孽，会让他们的土地合拢。

伯格法官用低沉的声音说：“跟我念。”

总统谦恭地跟着念诵 4年前他便过目不忘的圣经经文，这时他感觉到来自南希·里根的托举力，支撑着《圣经》的重量和他的手的重量。在整个宣誓过程中，她一直站在那里注视着他，满脸单纯的快乐。4个孩子中的 3个也在注视着他，此外还有副总统布什，白宫高级工作人员，13名内阁成员中的 12名。94位其他显贵及密友坐在狭窄的镀金椅上，摄像灯光将身着冬装的他们照得直冒汗。在白宫东大厅，香槟正等待着被人打开，盛在托盘里的烤面条加干酪沙司发出滋滋的响声。

里根最后道：“上天作证。”然后俯身去亲吻他的妻子。

过了片刻，他没穿外套便走到外面的门廊上，扑面而来的凛冽的寒风把他的大背头吹得竖了起来，就像“触电”的连环漫画人物。他的身子挺了挺，脚步朝后挪晃了几下，倒抽一口冷气。摄影师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荷兰人一如既往地不负众望。



后来，气温进一步下降，连雪也不下来了。来自里根高中母校的 35位花季“迪克森荷兰女”为就职游行排练得大腿都抽了筋，管乐队队员在长号及短号的吹口上涂上指甲油，可双唇依然往上面粘。据天气预报，气温一夜之间将降至零度以下，此外，寒风在星期一上午将继续肆虐。因此，3位医生告知就职典礼委员会，这样恶劣的天气会把人在几分钟内冻僵，他们举出威廉·亨利·哈里森总统的例子，这位总统就职时的天气要暖和得多，却由此送命，因此竭力主张里根应将明天的室外仪式改在国会的圆形大厅内举

行,此外,他还应当取消游行活动。

当把这些情况转告总统后,他只询问了两个关切的事情:“那些孩子们如何安置”及“摄像机安放在哪里”。委员会成员向他保证,那些“荷兰女”在室内场地照样能表演,圆形大厅里的录像效果也不错,于是他同意了。

严寒袭击了东部各州,并挺进到南部腹地,路易斯安那的什里夫波特在这场罕见大雪的覆盖下瑟瑟发抖,佛罗里达的果园里悬垂着冻伤的葡萄柚。严寒让孩子们兴奋不已,让老人们感到末日将临。我躺在距离国会大厦一个街区远的公寓里难以成眠,耳边不断传来风中的旗绳摔打着旗杆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



就职日的清晨,天气晴朗但寒气逼人,气温为华氏 28度,空气干燥得让人嗓子发痒。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露天看台空空荡荡,只有几个身穿风雪大衣显得圆鼓鼓的外地人挤在一起,活像一堆海象,他们铁了心要亲眼目睹荷兰人乘车驶上国会山的风采。在第 5 街和 K 街的拐角处,五六个临时收容所里的住客聚集在一个鸣放礼炮的炮管旁边,他们以为庆祝游行仍将如期举行,因而希望市政能雇用他们清除垃圾。后来其中的一个人打开了自己的晶体管收音机,才得知就职典礼已被取消,他拔出一瓶威士忌的瓶塞,眼里淌着泪水说:“为罗纳德·里根干杯,让他见鬼去吧!把我们冻得半死。”

海象们坚韧不拔的意志最终得到了回报。上午 11 时 13 分,由 54 辆车组成的车队疾速驶过宾夕法尼亚大道,溅起混合着灰尘和盐末的细雾。6 辆哥伦比亚特区警察局摩托车在前面鸣笛开道,然后是一辆警灯闪烁的国会警察局警车,一辆由白宫工作人员乘坐

的轿车；中间是两辆一模一样的高级大轿车，加长、低矮的车身飘动着总统旗帜，总统便坐在其中的一辆里（但究竟是哪一辆）；特工人员乘坐的一辆敞篷“战列舰”全副武装；一辆载有核“橄榄球”的敞篷指挥车紧随其后；后面是一辆装备着医疗器械的后备车；一辆通讯车；另外两辆飘动着副总统旗帜的低矮加长高级大轿车；另一辆指挥车；4辆坐满显要的贵宾车；3辆新闻采访车；一辆压队车；最后是摩托骑警，排放着浓浓的一氧化碳。

我走上德克森大厦的台阶，恰好看到打头的警车驶上国会山，后边程明发亮的汽车发动机罩一面接一面尾随而上，摩托车队则急转弯驶入国会场地。这种气派非凡的大规模出行总让人产生一种敬畏之情，无论是喜欢还是憎恶罗纳德·里根，你必须承认热闹喧嚣的场面愈发衬托出他至高无上的权威，我瞥见他在挥手致意，而后他的林肯轿车在参议院的停车门廊下穿过。我冻得两耳生疼，赶紧返回室内收看电视就职演说。

里根使用粗哑亲切的声音宣读他的第二篇就职演说——最后一篇主要由他亲自撰写的演说——其目的是为了声音充满圆形大厅而又不产生回音，或许是由于嗓音低沉，而且鼓掌的听众也有限（在场人数不足1000，其中半数以上是民主党人），这一目的并未达到，我注意到了不少撑开的鼻孔，显然正竭力把呵欠给压抑下去。

在我看来，这篇演说有一种不甚谐调的雄辩，它明显是一位老人的演说，部分内容枯燥寡味，常常夹带着温和的感伤，但温和的背后却膨胀着一种僵化固执的迫切冲动：

4年前，我曾跟大家谈起过一个新的开端，我们已经实现了那一目标。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我们新的开端仅仅是开创于两个世纪前的那一开端的延续，在那个时候，

荷兰人里根传

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说,政府不是我们的主人,而是我们的公仆,是我们人民赋予了它权力。

那个体制从来没有辜负我们,但我们曾几何时辜负了那一体制……

他历数了耳熟能详的事例 联邦政府滥用职权,税收及控制放慢了国家机器运转的速度。通过对这些弊端加以限制,他的政府已经使通货膨胀大幅下降,就业率逐步上升。“我们正在缔造一个再次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的国家。”

今后仍有 4年的时间可以用来加强诸如“信仰、家庭、工作及睦邻关系”这些美国传统的价值观,继续增强国防力量,重新引导历史“摆脱黑暗的极权统治”。

总统继续讲道,持续 25个月的经济增长证实了他的信念,即“自主和鼓励能够解放人类进步的核心动力——上进心和经营天赋”,但赤字开支 这不是他的责任 有可能束缚这一高涨的积极进取精神。为了克服这一痼疾,他将请求国会在未来整整一年的时间内维持当前水平的开支计划。

接下来的一两段内容敷衍了事地提及了种族关系,然后里根将话题转到了外交政策领域。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他没有渲染乔治·舒尔茨和安德烈·葛罗米柯新近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该协议使 14个月内首次举行实质性军备控制谈判成为可能。而从他的口气来判断,似乎他们之间的谈判回避了问题的关键:

我们谈判的目标不仅要限制核武器的进一步增长,相反,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减少其量,我们致力于有一天从地上彻底消除核武器。

在结束语中，他以饱满的热情谈到了促使舒尔茨和葛罗米柯走到一起的原因，而这一原因起初曾一度拉大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他心爱的战略防御计划，现正处于紧张的研究开发中。“它不会杀害人民，却会毁灭核武器；它不会使太空军事化，而会有助于解除地球上军火库的军事作用，它会让核武器变成一堆废铜烂铁。”

他用了 3 个令人费解的比喻结束了本次演讲，恐怕翻遍克格勃的参考文库也未必能真正弄懂这些比喻的含义。第一个是“我的朋友们，我们生活在一个由闪电照亮的世界”；其次是“历史是一条永不卷曲的丝带”；最后是：

一个开拓者向西部迈进，他唱着一支歌，这支歌在无知无觉的空中永久地回荡。

这是美国的声音：它有博大的胸怀，它充满着希望和理想——大胆、高尚而且公正……我们依旧唱着这支歌，高亢的歌声直达天庭，无比的乐曲飘入创作者——上帝——的耳中。

如果说这些比喻具有分析的可能性，我认为它们揭示了荷兰人的性格侧面：宿命论的荷兰人，深谋远虑的荷兰人，歌声悦耳动听的骑士荷兰人。



后来在雕像大厅，吃着奶油冻、喝着香槟的蒂普·奥尼尔私下里告诉总统，他“非常关注”总统在此次选举中赢得的选票数目：“在我投身公共生活的 50 年里，还没有遇到过比您更得民心的人。”

即使这位众议院议长自 1800年起便投身政治,他依然没有机会目睹以如此绝对优势获得的选举人选票,除了沃尔特·蒙代尔的家乡明尼苏达外,里根横扫每一个州如席卷,即使在明尼苏达,多数派甚至不足以挤满一个橄榄球体育馆。4年多来,全国具有投票资格的每一个年龄段选民始终不渝地投票支持这位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现今的华尔街似乎也与奥尼尔一唱一合,1984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7.6个百分点,受到这一报告的支撑,当日股市涨势如潮。与此同时,通胀率还不及这个数字的一半。道·琼斯平均指数上升了 34点,为 1981年以来的最大增幅。统计学家们需要倒退至 30年前的 1951年才能找到与之相媲美的经济形势。

尽管阳光依旧冷峻,公共场合依然寥落,随着当天时光的推移,一种欢乐的气氛在首都弥漫开来。漂泊街头的米奇·辛德惊喜地发现,多亏许许多多铺张浪费的庆祝会,丰盛的美味佳肴源源不断地涌进他暂居的收容所:寿司、威斯特伐利亚火腿、蟹肉三明治、蛋奶火腿蛋糕,还有法国蛋糕形烤肉。

里根当晚光临了 11个就职庆祝舞会。让他感到好笑的是,只要他和南希轻启舞步,乐队体谅他的高龄便奏起舒缓的乐曲。直到午夜他才睡去,此时的气温重新降到了一位数,银妆素裹的华盛顿闪闪发亮,就好似一座“雪花膏般的城市”,这是他在圣·约翰大教堂做就职前祈祷时所唱的赞美诗里描绘的仙境。



在他熟睡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冰天雪地的城市相继醒来,投入工作。日内瓦正为即将入侵的“国际人士”做准备,新的军备控制谈判定于 4月初在此举行。在莫斯科,老祖母们挥动着铁锹向她们记忆中的最大一场降雪开战,依她们看来,大雪兆丰年。在东柏林,紧

接着用以阻止向西德移民的水泥板、带刺铁丝网及炮塔，一座古老的尖塔在爆炸声中晃了几晃，路德复圣会教堂随后坍塌在冰冻的院落，这一情景让所有宗派的教徒们感到痛心。当尘埃落定，东德的边界卫士终于实现了他们的夙愿，获得直达柏林墙的“一片开阔的射击地带”。

日耳曼人的灵魂深处渴望着黑白分明地划分，或曰隔离，对立的事物：善与恶，人与自然，民主与极权。一旦划定的界限却具有自相矛盾的特点，它既满足了国民热爱精确的心理，也伤害了和谐共存这一更具心灵意义的观念，这种观念是德国浪漫主义的遗产。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当科尔总理谈起 1984 年在凡尔登公墓与弗朗索瓦·密特朗握手的情景时，他竟流下了眼泪，他渴望美国总统也会做出同样的姿态。结果，里根发现，眼前对自己发出的邀请跨越了对纳粹的记忆这个界限。

这位总理的想法表达得谨慎且模糊，即他们应当一同前去凭吊为国捐躯的德国人的某个墓地。根据协议，科尔幸运地即将担任在波恩举行的本年度经济首脑会议主席，此时恰逢胜利日^① 40 周年纪念，里根总统应该延长逗留期限，对西德进行国事访问，促使这一和平纪念日成为摆脱过去、开创未来的双重象征。

这项提议经过精心的策划，以迎合里根信奉的基督教教义：救赎及新生。他认识到，当巴顿将军挥师跨越莱茵河之时，科尔还是个学童，而现今的大多数德国人对二战已没有直接的记忆，因此“停止仇恨、开启和平及友谊”的时机已经成熟。

不幸的是，在他自己的国务院一帮人马看来，此刻也是纪念解放集中营 40 周年之际，至少有一家西德期刊《明镜周刊》已经在推测罗纳德·里根将坚持参观达豪集中营。

^①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的最后胜利日 1945 年 12 月 31 日。

里根相当确信自己不会这么做。过去，他曾经强迫那些无知和天真的人们——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勇敢地面对集中营血腥的罪证，但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的他再也不想观看那些照片上成垛的人皮。鉴于苏联的威胁，以及西德自 1945 年以来给予的忠诚合作——更何况它在 1983 年还同意布署潘兴—II 导弹——他觉得，1985 年他“有义务回报一下赫尔穆特”。



总统 74 岁华诞过后两周，他在参议院会议厅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是一次重大的演说胜利，令资深民主党人不住地摇头，叹为观止。实际上，与最近的就职演说相比，这篇咨文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但从开始谦恭的登场（好像长久的掌声让他感到意外）到最终的鼓动“让我们开创未来！”，其风格可谓无以伦比。甚至连介绍坐在边座上的“一位美国英雄”也充满了戏剧性，因为应声站起来的不是一位，而是两位，且都是女性：一位年轻的前越南难民，如今身穿西点军校的灰色制服；另一位是个上了年纪的黑人，抚养过近千名有毒瘾的婴儿。他将长长的左臂潇洒地一挥，授予她们殊荣，这一殊荣对他而言是天赋所赐，对她们来说则是理所当然。她们满面笑容地站在那里，被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喝彩声所包围。里根则平静地整理着自己的演讲卡片，他终于超越了自己在舞台或银幕上的表演局限而成为一名伟大的演员。

我收看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心里不禁想起了莎士比亚的诗句，描述那些感动着别人的人自身却如顽石一般冷漠，以及他们是怎样心安理得地领受上天的恩赐。

当他信步离开参议院会议厅时，一群新贵簇拥左右向他表示祝贺。威廉·P·克拉克业已离去，回归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大牧

场,同时离职的还有特雷尔·贝尔和詹姆斯·爱德华兹。取而代之的是唐纳德·P·霍迪尔、威廉·J·贝内特和约翰·S·赫林顿,分别担任内务、教育和能源部长。詹姆斯·贝克出任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这一职位使他将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里根满脸堆笑,对大家一视同仁,就跟他不偏不倚地批准他们的工作调动一般。

民主党领导集团苦于找不到一位能在电视上与之抗衡的代言人。相反,几位次要的政党代表正在就如何对付‘里根风暴’展开辩论,他们的谈话严肃而认真,其核心人物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冒出一句离题话才使气氛活跃起来:“顺便说一句,总统先生——祝您今晚生日快乐!”



迈克尔·迪弗在离职之前还需敲定里根对西德进行正式访问的日程,最后一次为总统效犬马之劳。2月中旬,他进行了一次‘考察旅行’,察看科尔总理推荐的共同凭吊的地点。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他来到位于艾弗尔高原上比特堡的一个规模不大的军人公墓,白雪覆盖着坟墓和石碑,隐隐约约露出粗短的十字架。与其说是出于好奇,不如说是走形式,他问道:“这里有没有可能让我的总统感到难堪的坟墓?”

科尔的礼宾司司长反问道:“您是想或许孟其尔^①埋在那里?”

当晚在慕尼黑,迪弗和助手们讨论了比特堡的有利因素。它的规模小,但正因为如此大概无伤大雅,因为纳粹可能将其主要的屠夫葬在了别处。附近有一座同名的美国空军基地,33年来,由于驻

① 孟其尔医生,纳粹战犯,在奥斯威辛用被囚者肉体作医学实验。

军与德国妇女之间的亲密交往及通婚，该地区的美国化程度与联邦共和国的任何地方没什么两样。这个地点对里根和科尔——1948年，美国运送食品的卡车救了这个差点儿饿死的孩子一条命——都不会构成压力。

一名经验丰富的先遣人员对积雪覆盖下不可测知的墓地表示担心：“我们应当搞到一份花名册，这很重要。”迪弗说国务院负责调查此事，而后他习惯地将话锋一转，开始解释为什么里根参观达豪的想法不能接受，因为它“过于让人感伤，过于毛骨悚然”。

有人指出，杰里·福特就能忍受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那里的尘埃仍旧散发着尸骸的气味，但迪弗把头一摇：“你不明白这样做对罗纳德·里根意味着什么。”



3月8日星期五，由马克斯·坎皮尔曼率领的新的军备控制谈判代表团启程前往日内瓦。为他们送行的总统显得心情愉快，他在前一天和苏联政治局一位暴躁好斗的委员弗拉基米尔·施彻比茨基刚刚“交过手”：“我想他回国时会相信我们乐意举行谈判，但我们肯定不会放松警惕，束手束脚，坐视他们继续增强防御力量。”施彻比茨基的敌对态度，暴露出他对中央情报局随意散布的情报很敏感，即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正在遭受晚期肺气肿的折磨。7个月来，这位政坛老手一直销声匿迹，最近也没有发表他的最高苏维埃年度讲话。据传，他还得了中风，大概熬不过今年冬天。

相比之下，自4年前逃过那场劫难以来，里根一直保持着最佳健康状况。他恰好预定在这一天到海军康复医院接受例行体检，初步的探通诊断表明，他的体表血管系统“和年轻人的一般”。整个下午，一连串的专家先后用裂隙灯查看他的眼底，敲打关节，听诊他

宽厚的胸膛，测量肺活量，做心电图测试心率。在步行器上活动 18 分钟后，他的血压升至 130/74，脉搏跳动有力，如少年一般。接下来，其中 5 位专家加上一名护士以及特工警卫聚集一起，开始上演下午的重头戏。一只灵巧的乙状结肠镜被插入总统的结肠，如蛇一般蜿蜒迂回，让总统禁不住礼貌地发问，他们是否在寻找自己的喉头。一小时后，他穿好衣服，乘直升机飞到戴维营，由于体检而禁食的总统现在胃口大开，他期待着美美地享用一顿晚餐。

他并不知道显微镜显示出“蛇”在他的腹内咬了一口。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如此健壮，不沾沾自喜真让人憋得慌。”与此同时，专家们正在对一份息肉标本进行活组织检查。



艾弗尔高原上的冬雪正在渐渐消融，比特堡墓地扁平潮湿的墓碑一个接一个映入眼帘，所有长着眼睛的人自然都看得见。

几年后，在另一个湿漉漉的季节，我徘徊在墓碑之间，思索着那些不可测知的名字，以及凿在上面的凝固的日期：克里斯琴·布兰特◇ 22, 4, 12 6, 1, 45^①；沃尔特·瓦格纳◇ 1, 2, 15 24, 1, 45。一块墓石上仅仅刻着“艾因·多伊彻·索尔达特”。

此刻，菲利普·拉金描述冰雪消融的诗句跃入我的脑海：所有积雪的肮脏收容所，消失在沟渠中。春天来临，涓涓细流正以不可阻挡的力量洗刷着大地：

这里，万物复苏，
主宰万物的雨水

① 生于 1912 年 4 月 22 日，死于 1945 年 1 月 6 日。

荷兰人里根传

在根须间窃窃私语，
从平静的内心深处
涌起无限哀伤的记忆。

☆☆☆

总统从戴维营回来后，于星期一清晨 4 点钟从梦中被唤醒，得知契尔年科逝世的消息，这一消息使他更加坚定地认为苏联领导集团行将灭亡。自他任总统以来，柯西金、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还有现在这位苏共领导人先后撒手西去。“如果他们一个接一个死在我眼前，叫我如何与他们握手言和■”

当他回到办公室后，乔治·舒尔茨怀着改善东西方关系的愿望，正等着促请他出席苏联的国葬仪式。契尔年科的去世并不能让里根比其前任的去世更感悲痛，但他同意驱车到苏联大使馆在吊唁簿上签个名，他开玩笑说此行已是第三次了。动身之前，他在日记中不加评论地写道：“戈尔巴乔夫已被任命为苏联首脑。”

晚间新闻同时播报了这则消息和医生的病情报告。医生在罗纳德·里根的结肠中发现了“炎性假息肉”，这一赘生物看上去像是良性，但存在隐血迹象，需要密切观察一段时间。为了防止无事空忙，将规定总统吃美国防癌协会推荐的容易咀嚼消化的饮食。消息一经传出，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即刻发生了变化。相对于契尔年科，他这位对手不仅健康，也更年轻，如今面对着 54 岁的戈尔巴乔夫，他则显得年老体衰，不堪一击。广播电视网差点采用动画片《彼得和狼》里阴森恐怖的音乐作为宣布播映结束时的伴奏音乐。

里根则像往常那样对医疗诊断嗤之一鼻，他拿规定的饮食开玩笑说，他盼望着早日吃上这种饮食，就因为它禁吃花椰菜。几天

后，他的隐血化验结果呈阴性，一场癌症恐慌才暂时告一段落。



1985年 3月，真正影响世界事务的可怕因素不在戈尔巴乔夫和里根之间，而在于戈尔巴乔夫和他继承的这个衰弱不堪的帝国之间。

极少数美国人——更别提储存过时信息的档案馆中央情报局——能够认识到苏联究竟衰落到了何种地步。戈尔巴乔夫本人私下里搜集的信息表明，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及美国的一半，其经济发展“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 10到 15年”，而且里根政府推行的军备扩张政策使它在战略上处于劣势，进一步恶化了这一“极其严峻的形势”。一切迹象表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国际地位将被进一步削弱，而堕入二流强国之列”。和以往的苏联领导人不同的是，这位新任总书记对十月革命没有任何记忆，也不打算坚决捍卫过去推行的政策，而且对诸如孤立主义以及政策一贯性等克里姆林宫传统不抱任何敬意。他理想中的度假胜地是法国或意大利，而不是阴沉沉的黑海之滨，他最亲密的知识分子伙伴是耶戈·雅科夫列夫，一位在加拿大生活过 9年的外交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戈尔巴乔夫还有一位美国朋友，德韦恩·安德烈亚斯，他曾在荷兰人里根的严密监督下跳入了洛克河。

参加契尔年科葬礼的戈尔巴乔夫显得精明老练、强悍有力，洋溢着躁动不安的干劲和精力，格外引人注目，他具有努里耶夫^①或尼任斯基^②的神秘才能，处于静态之中也显得与众不同。里根在收

① 1938年出生于苏联的著名芭蕾舞演员。

② 1890—1950，俄国芭蕾舞演员，舞剧编导。

看电视转播时似乎对丽迪亚·契尔年科更感兴趣，她远远不同于那些面颊粗糙发红、身子肥硕的老祖母，而长着一副秀美的面庞，而且在他看来，她的举手投足流露出一副天然的虔诚。于是，他忽发奇想，痴迷地认为一个“地下宗教”在苏联社会的表层之下犹如地下水位正在逐渐高涨，因此询问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戈尔巴乔夫有无可能是个秘密的基督徒。麦克法兰吃了一惊，他指出热爱上帝通常与热爱列宁无法并行不悖，但里根依然固执己见。

在 3 月 21 日举行的白宫记者团招待会上，他漫不经心地提到，戈尔巴乔夫到目前为止没有就他在美国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提议做出反应，他并不觉得受到了“冷遇”；“那个人刚就职没几天”。而后他转换了话题：

问：总统先生，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的德国之行旨在参加庆祝欧洲胜利日活动，可您为什么决定不参观一所集中营■

答：是的，我会告诉你。我有这样强烈的感想：在庆祝那场大战结束的时候，我们不必唤对那个时的种和情绪，我们或许应当庆祝和平在 40 年前的这一天降临。

☆☆☆

第二天晚上，我参加了在白宫楼上举行的不可测知的私人晚宴，两年来第一次见到了荷兰人。我现在确信他是个不爱究根问底之人，因而能够尽情地享受和他呆在一起的乐趣，怡然自得地沐浴在他那独特的淡淡的光辉里，那种光辉一如将我们隔开的白色蜡烛发出的朦胧烛光。法国人会这么说，他使自己的皮肤都流溢着光

彩。或许是那一天的第 100 次，那一年的第 8000 次，他听到别人恭维他看上去如何如何健康，笑得很开心。

他夸耀道：“我的血压比去年的这个时候还要低。”他贪婪地用羹匙舀起旋曲状的奶油，浇到自己的龙虾浓汤上。迈克尔·迪弗笑问：“您的体重有多少？”但荷兰人的助听器似乎调到了最低档。我默不作声地观赏他“流溢着光彩”的头发，凭着演员特有的直觉，他意识到正在被人仔细打量，于是抱歉地说，他没有涂抹平常使用的润发油，还说他刚刚洗过头。

“锻炼后我总爱冲个澡，我的更衣室里有两台健身器，’跟所有的总统一样，他已经养成了围绕人称代词造句的习惯，‘你知道，我年轻时怎么也没料到，70 岁的人了胸围会增加两公分！’他等待着被人询问他目前的尺寸，当得到期待的反应后，他告诉我们：“44 英寸！”而且新生长的肌肉重量是原来松弛的肌肉的 4 倍，‘我的体重达 192 磅。’原来他听到了迪弗的问话，并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做出不失尊严的回答。

我试图让他谈谈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他却轻而易举地将话题转到了其他领导人身上，“那个德国佬——另一位赫尔穆特，嗯……”

“施密特。”正与南希窃窃私语的迪弗赶快提供答案。

“唔，在渥太华，他不断地嗅自己的腕部，就像这样。”荷兰人抬起前臂，模仿了一个女人气十足的动作，而后嘲弄地摇摇头：“玛吉不得不教导他端正自己的举止。”

也许是因为只有我们几个在场，他在提到他的前任时带着不加掩饰的轻蔑：“称呼他‘吉米’还需要勇气。离开这里后，他成了一名小人物，这在总统中可算是绝无仅有。”

荷兰人说，艾森豪威尔、富兰克林及柯立芝都是他最敬重的总统，然后他问我从黄厅是否看到了“另外一位伟人”的景观。“呆会

儿我们穿过那里去喝咖啡，我会指给你看。”

我们穿过散发着一股陈腐气息的门厅。荷兰人将递到手上的
一副杯碟送到嘴边，皱起薄嘴唇，顺着椭圆形房间的中轴线用鼻子
和眼睛示意道：“我最喜欢的景致。”我越过他的肩头凝神观望，透
过雨水冲刷过的玻璃，越过椭圆形草坪，看到了一个被泛光灯照亮的
圆屋顶，在通潮港池中它的倒影之上微微晃动，两根浅色的柱子
间伫立着一位沉思中的黑色巨人。荷兰人吹着冒热气的咖啡，说：
“托马斯·杰斐逊。我从这里望着他，他望着我。”



迪弗在 10点钟时暗示我们应该起身离去，直到这时，当晚宴
请的主要目的仍未挑明。就在我们告辞时，我恍然大悟：里根夫妇
实际上是在提供传记资料。第二天上午，我送给荷兰人一本玛格丽
特·利奇写的《麦金利时代》书上附有作者的赠言：“希望此书能
唤回对 19世纪的幸福回忆。”我第一次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一阵创
作的冲动。

4月份到来后，复活节接踵而至，国会山上的白色木兰花冷冷
地初次绽放。4月 11日星期四那天，白宫发布了总统即将对西德
进行正式访问的预定日程，同时证实 5月 5日他和科尔总理将在
纪念与和解仪式上共同向比特堡军人墓地敬献花圈。消息一经传
出，犹太人几乎闹翻了天。

这一天恰好是逾越节周的高潮，所有海外犹太人都在为尼散
月的第 21日做准备，纪念其祖先越过红海的第 7个神圣之夜。对
一些饱受磨难的犹太人来说，这一天则是他们本人从布痕瓦尔德
集中营被解救出来的 40周年纪念日。其中至少有一位幸存者伊
利·威赛尔在回顾往事时认为，1945年 4月 11日正是预定处决

他的日子，正当他在生死之间徘徊之际，身着美军而非德军军服的士兵出现在他的面前。

威赛尔现任犹太人大屠杀纪念委员会主席，他努力从里根业已宣布的决定中找出道德依据，但没有成功。他在公开声明中说：“在一次大屠杀纪念仪式上，我曾看到总统在流泪。我难以相信这样一位总统竟然会拒绝参观达豪，而去参观一座德国军人墓地。”不称职的助手肯定应当为这一自相矛盾的行为承担责任，“如此粗暴无礼的行为真令我大开眼界”。

威赛尔说，考虑到星期五、六是圣日，他将等到星期一召集他的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几乎与此同时，有消息说，埋葬在比特堡墓地的德国军人中包括 49 名希特勒的党卫军成员，这使里根蒙受的羞辱无以复加，即使添上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尸首凑成 50 整数也不过如此。白宫匆忙宣布，总统德国之行的预定日程正在“审核”之中。

我浏览了星期日报刊登的报道，认为围绕着比特堡发生的冲突似乎并非无关紧要，它是不同信仰之间的大碰撞。由于今年的逾越节正好从受难节开始，从而使这一碰撞发出的声响越发震耳欲聋。如果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想彼此了解，他们就必须解答自君士坦丁大帝以来便存在的一个问题：双方最庄严的节日的精髓是存在着差异，或者是一个整体。

在荷兰人的心目中，复活节——基督教的代表性节日——是乐观主义及“信仰更新”的标志，他的全部宗教天性便是尽可能迅速而又蹑手蹑脚地走过令人伤感的骷髅地^①。它让人联想起丑恶的东西：血、刺和醋，去迎接霞光万道的礼拜日。他的记忆中有一幅保存完好的图画，仿佛是用精美的金属薄片制成并加盖纯度标

① 古耶路撒冷附近的一骷髅形小山，即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之处。

记的卡片：1926年的复活节，他本人带领迪克森的基督教徒们做晨祷。

至于威赛尔本人，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死里逃生后，他即使丧失了所有的信仰也可以理解。对总体的犹太人而言，逾越节——犹太教的代表性节日——同样也是超凡的节日，如果说耶稣逃出坟墓升入了天堂，难道他们的祖先不也挣脱了被奴役的精神死亡，并终于找到了“希望之乡”^①吗？

但是，当一份苦甜参半的逾越节家宴菜谱摆到他们的眼前时，犹太人的民间记忆再也不堪承受长达 1300多年的种族歧视史，异教徒不可能深深地体会到个中滋味。近至公元 325年，部分普世教会主义者就试图把复活节和逾越节的同时性以教条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图证明基督的命运和犹太人的命运一样是悲剧而不是胜利。尼西亚公会议自然结束了那个凄美的异端邪说，并把复活节确定为庆祝生命战胜死亡的节日，一个洒满阳光的日子，而不是月光幽幽的夜晚。里根的祖先和威赛尔的先人的精神之路自此分道扬镳。

依我看（这也是我热切的愿望），基督徒和犹太教徒有诸多共同之处，足以达成双方开明人士所提倡的“共识”。然而，为什么荷兰人所处的窘境让我深深地感到悲哀？或许是因为一只鸽子在兰花丛中咕咕啼鸣，它的音律和犹太人咏唱的无休无止而又哀怨悱恻的赞美诗奇特而和谐地交织在一起，西奥多·罗斯福曾认为这种音乐更富于表现力，“超越了现存的任何柔和、绝望、无尽哀伤的声音”。

① 圣经 中指上帝答应给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土地。

白宫人员希望科尔总理能收回邀请,却遇到未曾料到的障碍:总统本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没有办法激流勇退,明哲保身。”波恩暗示可以寻找一个折中的地点,可总统写道:“我仍然认为我们是正确的。是的,德国士兵是敌人,是可恶的纳粹时代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我们说,让我们永远不再成为仇敌又有什么过错。假如赫尔穆特访问美国时参观阿灵顿国家公墓,难道也有错。”

伊利·威赛尔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委员会于星期一在纽约开会,当时其成员并没有想到阿灵顿和此特堡之间存在着什么相似之处。他们并不特别同情战后的西德被其他国家视为异己时的感受,也清楚 40年来寄人篱下的滋味。既然他们的职位无一例外都是里根任命的,因此他们被迫重新考虑他们此前的看法。在所有入主白宫的总统中,里根是犹太人最好的朋友。他们不忍心公开对他进行指责,因而推迟执行一项集体辞职的动议,希冀他在大屠杀全国纪念日到来之前改变主意。

他们忽略了赫尔穆特·科尔。正当他们争论不休时,科尔给总统拍发了一封长得近乎病态的电报,声明他的政府承受不了受到总统冷落这一耻辱带来的打击,并重新提起参观一所集中营或犹太教堂的想法,还说可以在他们去比特堡的当天同时进行。

里根被说服了,同时感到如释重负:“赫尔穆特很可能会妥善地解决涉及大屠杀这一难题。”他立刻派遣迪弗去审查达豪及其他犹太人圣地,并宣布他将在参观军人墓地的同一天在其中一个地点敬献花圈。

令总统除他之外再无别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一姿态被人们广泛地视为无所顾忌。53名美国参议员呼吁总统避开比特堡,南希·里根表达了反对意见,全国各教派也纷纷表示抗议。阿肯色州

小石城 5岁大的切尔西·克林顿写道：“亲爱的总统先生，我看过《管乐之声》纳粹看上去不像好人，请您不要去他们的墓地（原文）。”

一旦遭遇对立的情绪，里根就变得异常固执，这次也不例外。他对一群记者愤愤然：“我觉得参观那个墓地没有错。就跟集中营里的受害者一样，那些年轻人也纯粹是受害者，尽管他们身穿德军军装服役、参战……”

我在当晚自己的日记里找到了如下内容：

荷兰人今天告诉世界，比特堡墓地里身着党卫军军装的尸首与布痕瓦尔德及奥尔德鲁夫集中营里赤身裸体的死难者在道义上没有区别。比起1969年，他更让我觉得他是个纯真的傻汉他的单纯中包含着无的残忍，他无视牺牲的缘故。他麻木不仁，因而不愿正视那个会给他带来同情、让他变得明智的问题。他温文尔雅、潇洒、勇敢而又不合事宜地已经同意访问这样一个病态的国度：国王由于记忆受损而不够资格，他的骑士们也永远不可能挽回自己的体面。只有不知狡诈或内疚为何物的多管闲事的人才有可能理解他们。痛苦和忧愁现在结束了！但是，他依然不理解这一可怕的事实：他们怀着获得赦免的希望，每日举起供奉在他们城堡中的圣杯，但圣杯中盛的却是犹太人的血。

在看过晚间新闻后，里根也得出了自己充满血腥味的看法。他愤然写道：“新闻记者……是一群狰狞的吸血鬼，千方百计挖出一个犹太教徒来谴责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恰好定于第二天上午向美国最富于辩

才的犹太人颁发国会自由奖章。伊利·威赛尔于 10 点 20 分来到他的办公室，为在罗斯福厅举行的仪式做准备，仪式将向全国播放。这位作家声音柔和，脸色如大理石般苍白，透出阵阵阴沉的悲伤。“哦——欢迎！”里根说，身子高出他一截，甚至懒得说出他的名字。

外面玫瑰园里的温度在华氏 80 度以上，玫瑰带刺的枝条上长着绿色的花苞。在谒见总统的 20 分钟内，威赛尔始终带着一脸顺从、疲惫的神情，他那恳求的目光一刻不曾离开总统的面庞。里根也报以凝视，但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

威赛尔开口道：“总统先生，您知道我们是您的朋友，是吧？”

一阵警觉的犹豫：“是的。这些天来我一直希望你们明白，我是你们的朋友。”

“我们到这里的目的是让您对某些言语和决定伤害我们的原因有所了解，而并非是我们对您的友谊或对您的敬慕有了改变。”

“嗯，我认为我们都是目前缺乏理解的受害者。让我解释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应当说我从来都坚信宽恕是神圣的，但我认为我永远也不会宽恕记者们的这种行为。”威赛尔觉得独角戏开始了，不禁绝望地将手指插入自己的头发。“整个事情的起因都是由于赫尔穆特·科尔极其真诚的愿望：改变战争结束这一天的庆祝活动方式，比如放烟火等等，而让它证明我们已经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那场战争……”

他一口气讲了 7 分钟，回顾了他在 3 月份的公开讲话，但列举了几个新的不参观达豪的原因，这些原因显然很牵强：一个德国人建议他这么做，好让科尔总理感到难堪……“经过重建”的达豪不合适举行真诚的纪念仪式……幸亏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地点。

“现在，经过麦克在那里的一番努力，已经选择了一个地点，贝尔森—贝尔根。”

威赛尔面带愠色地附身向前，不是因为总统的口误，而且因为他决然自得的神情。他说：“这是我的建议。”

“什么地方？”

“贝尔根—贝尔森。”

里根带着一副漠然的样子继续说下去。他说他刚刚和科尔通过话，科尔“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惊愕”，总理对埋在比特堡的党卫军一无所知。不管怎么说，那些埋葬在坟墓里的大多数尸骨显然属于在布尔吉战役最后极度危机的日子里招募的十几岁青少年，他称他们是“受害者”也出于此意。

在他们一同走到隔壁房间面对摄像机之前，威赛尔已经放弃了私下修好的所有希望，总统对他在一刻钟前表达的“伤害”闭口不提。里根面带微笑地指出，德国人似乎不介意他们的领导人参观阿灵顿国家公墓，向美国阵亡军人致敬。此番高论把威赛尔听得目瞪口呆，默默无语。



在罗斯福厅举行的仪式上，威赛尔听到总统称赞他是 600 万死难的犹太人，“包括 100 万儿童”的诗人和预言者，他却一脸木然的表情。而后，他微微弓着腰走近演讲台架，浑身上下充溢着只能称之为希伯莱人的炽热。他打着手势，发出哀号般的声音，迫切的心情扭曲了他的脸。他提醒里根，正是由于“自由世界”领袖们的“冷漠或无知”才导致了大屠杀这一悲剧。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油画上安详地注视着整个大厅。威赛尔说：“您刚才提到了犹太人儿童，总统先生。”

100 万犹太儿童遭残杀，如果我把余生全部用来念

荷兰人里根传

诵他们的名字,终我一生也完不成这个任务。总统先生,我看到孩子们——我看到他们被活活扔进烈火中。我无法表达我的悲愤心情。

里根的嘴唇开始绷紧了。在摄像灯光下,威赛尔挥动着的手臂投下的阴影在他的脸上晃动。

我认识到,我认识到,我认识到……大屠杀尽管具有普遍的涵意,却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犹人事件。并有的受害者都是人,但有的犹人都是害者。我认识到冷漠的危害,冷漠的罪恶,我认识到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

他富有节奏的反复诉说充满了过于狭小的接待室,当助手们意识到他不打算颂扬总统时,临时用它替换了东大厅。听到这里,许多听众都在啜泣。

正如您刚才告诉我们的那样,我确信您并不知道比特堡墓地里有党卫军的坟墓,您当然不知情,但现在我们大家都已知道。

总统先生,如果有1%的希望,让我恳求您——做另外一件事情,找到一个办法,找到另外一个办法,另外一个地点。那个地方,总统先生,不是您应去的地方。

这是里根第一次当着全国人民的面被别人教训,他的两眼朝着两边瞟,带着难以置信的眼神眨巴着。乔治·布什不足一小时前还在肉麻地奉承总统站在科尔一边,现在则神经兮兮地用手指揉

摸着剃刀留下的伤痕。但威赛尔的话还没说完：

您应去的地方是埋葬着党卫军的受害者的地方。现在争论的问题不属于政治问题，而属于正义与邪恶的问题，因为我目睹过党卫军的暴行，我看到过他们的受害者——他们是我的朋友，他们是我的双亲。

如果总统此前还心存一点点疑虑的话，这一严厉的指责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恼火透顶的他后来宣布：“就我而言，最后的决定业已宣布。我认为我的所作所为在道义上无可厚非，我也不打算改变这一决定。”至于是秉承谁的指示，他对此毫不怀疑：“所有埋葬在那个公墓里的人们早已接受了是与非最高仲裁者的审判，上天已经施予了必要的惩罚和公正。”他说，40年前，他曾是通过忠贞审查观看解放布痕瓦尔德的连续镜头毛片的第一批军官，他一直保存着部分胶片让怀疑大屠杀的朋友观看。就他本人来说，他忘不了，永远也不会。

新闻题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严重匮乏，这使得比特堡事件被炒得如火如荼，纵火犯当推美国新闻界。在当月余下的日子里，记者们拼命煽风点火，以至他们没有听到一个新词发出的轻轻的划火柴般的声音，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4月23日在俄共中央委员会一次全体会议上慷慨陈词：重建。从语言学角度来分析，它的构词成分“重新”及“建设”和俄语一样古老，但从政治角度讲，这两个词语的结合大有引发“燎原之势”。

至于燎原到何种程度，接下来的6年俄国历史会予以证明。就目前来说，总书记本人公开承认需要“在生产力和原材料及精神生活领域进行一场摧枯拉朽的改革”已属不易。用他秘书耶格尔·利格切夫的话来说，“一场革命正在敲响祖国的大门”，这场革命既不

是意识形态方面，也非军事，而是一场科学的革命。

至少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现实主义者已经意识到西方计算机化的步伐可能会促使新千年的早日到来，而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俄国店主们却仍在拨拉算盘珠子，而且国外的技术优势并非以失去军备及太空方面的均势为代价。在芬兰车站的东边，相反的公式才成立：正是维持均势所需的开支使俄国母亲贫困交加，让她难以参与技术竞争。计算机正以复合而非简单的速度改进着自身，假如把这一协同因素计入的话，数字增长的确惊人。到本世纪末，如果苏联的科学依旧落后，莫斯科的世界大国地位将像曼努埃尔一世统治下的里斯本一样销声匿迹。

因此，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号召重建的同时，还提议暂时冻结在欧洲布署中程导弹，此举也在预料之中。他愿意在 11 月份讨论延长冻结一事，还相当明了地暗示他本月将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谈。

里根认为总书记乃是虚心想意，一位美国陆军少校仅仅几天前在东德遇害，如此的和平声明与一位拒绝为此事道歉的领导人甚不和谐，这位驻波茨坦的特派联络官遭到枪击，而苏联士兵袖手旁观，任其流血致死，拒绝给予急救。他在 10 月 27 日写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说：“一位寡妇和一名 8 岁的孩子目睹了事件的经过。在美国人民的眼中，这是一场悲剧。因此，它将成为一个敏感而持久的问题，直至得到解决。”考虑到这一事实及其他“最近事件”，比如克里姆林宫慷慨地接待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他拒绝遵守任何中程导弹冻结方案。至于他们两人之间的会晤，他冷冷地补充了一句：“我想，当您准备讨论时间和地点时再和我联系。”



一旦里根决定“无论混蛋们如何聒噪”也要参观比特堡墓地

后,迈克尔·迪弗打电话给肯尼思·卡奇金,总统第一任期内的一位老牌讲稿撰写人,告诉他他们的老朋友正面临着一场危机。伊利的责备之词在电视上反复播放,参众两院多数议员都在谴责总统,连美国军团都表示强烈抗议。在英国,撒切尔首相发表声明,称里根的预定行程“严重地触犯并侮辱了受害者的记忆,以及所有在战争中浴血奋战消灭暴虐的纳粹的人们”。

迪弗觉得里根只能借助演讲重树威望,他要求卡奇金执笔总统将在贝尔根—贝尔森致的悼文。

这位性格阴郁的南加州人飞赴华盛顿,于4月26日星期五被领进了椭圆形办公室。他在尼克松当政的时候便领略过一位受到伤害的总统的模样,今天又目睹了另一位。

“他们怎能那样认为[■]”里根不停地诉说批评家指责他具有排犹倾向,“难道他们真的不理解[■]”

他强调了5月5日演讲的主题。首先,大屠杀的全部实情只有受害者能够明了,“我们都不能完整地理解他们的真实感受……他们的记忆超越了我们所有人的理解或想象”;其次,幸存者出于同情有义务保证不让历史重演。他饱含感情地说出了“永远不再”这几个词,因而卡奇金决定在稿件中采用它们,并相信里根有超越陈词滥调的能力。

总统口述道:“美好的事物诞生在废墟中。”他谈论了战争及战争的种子,指出在欧洲胜利日后播下的种子大部分已结出了和平的果实,将于下周举行的7国首脑会议将证明,美国没有比德国及日本(英国除外)“更坚定的盟友”。“我发现自己在思考……‘是我们杀死了这些人们,我们是否心怀积怨[■]’”

卡奇金坐在那里记录了整整25分钟,他感到惊讶不已,里根通常需要助手提供只言片语才能把他哄进演讲状态,而今天,他不愿被人打断,直到椭圆形办公室里的钟表敲响了5点,采访才结

束。星期一为交头稿的最后期限。

卡奇金觉得已经有了一个开头 我们没有一个能了解,以及一个结尾 永远不再。在这两个否定语之间,他需要一个具有里根风格的肯定语,某种能产生独特的氛围又象征着和解与重新开始的比喻。他请求白宫研究人员在旅行手册及《塔木德经》中搜寻材料,但他的想象力仍像一把打不开的锁。直到一位从贝尔根-贝尔森归来的先遣人员随口提到,吕内堡海德的田野正在披上春天的绿装,他这才找到了词语,或者说语感。

然而,整个星期日上午,悼文仍是肢离破碎。当卡奇金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参加为 70 年前惨遭土耳其人杀害的他的亚美尼亚先辈举行的悼念活动时,他突然对异教徒所受的深重苦难产生了共鸣,于是赶快转回住处挥笔写下:“科尔总理……”



“……和尊贵的来宾们……”罗纳德·里根操着粗哑的嗓音向为数不多的德国及美国要人们讲话。他们面对着他坐在 6 排潮湿的折叠椅上,背对着 1000 英亩的墓地。墓地的四周种植着云杉和白桦,在灰暗的德国北部的天空下,长着欧石南的地面呈现出暗绿色,高出长长的、低低的土坟。墓碑上记录着尸首的编号:第 3500 名死者之墓,第 5000 名死者之墓,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任何标记。离他站立处 200 米远的地方有一个低矮的犹太人纪念碑,上面写着:泥土掩盖不住你们身上流出的血。

总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穿着雨衣的双肩随之上耸。他低头看着卡片:“回忆过去是痛苦的,它不仅仅让我们想起吞噬欧洲大陆的那场战争,我们看到的……”他略去了卡奇金的下一个短语,以及我们感受到的。南希·里根坐在对面凝视着他,眼睛比往常睁得

更大。半小时前，他们紧紧地握着彼此的手站在墓地入口处的陈列馆，逼迫自己观看那些放大的照片，上面是四肢细如鹤腿、横七竖八、白森森的尸体。

我们看到的令人难以忘却的事实表明，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了解这些集中营的受害者产生的那种无尽的感受，幸存者的记忆超出了我们可能理解的范围。这种骇人的罪恶是由一个人一手制造的……

卡奇金的讲稿上写着阿道夫·希特勒，但里根讨厌使用专用名词，他宁愿不直接提及这位元首的名字。一个男人“祸害了整个世界”，在诸如贝尔根—贝尔森这些地方集中地滥施无可言喻的暴行。他的声音开始颤抖：

长眠这里的人们——犹太人——他们被死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只是因为们的存在……这里是死亡的国度。

听众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倾听。他的每一声叹息在雾气迷蒙的空中都清晰可闻，就如四周飒飒作响的树木，多余的扩音器将他的声音刺耳地扩散到贝尔森墓地空旷的上空。墓地上长着青草和欧石南，平平坦坦，没有一块突出的石头，在解放该集中营时，英国士兵怀着极度的憎恶之情将它一把火烧为平地。里根进入到了卡奇金的肯定段落，这让他略感轻松：

我们聚集在这里是因为人类拒绝接受这一概念，即人类的灵魂能够被消灭。我们在这里庆祝生命战胜了大

荷兰人里根传

屠杀带来的灾难和死亡——战胜了苦难、疾病、试验以及毒杀……

从废墟中升起了希望，从无边的痛苦中出现了前途。

今天，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这一切的是这一事实：列位代表着自由德的大部分领。科尔，您和您的同胞把必要的重新开始变得真实可信……

在我们从汉诺威到这里的飞行途中，农场正在披上绿装，美丽的德农村的春天气息愈加浓厚。 （叹息）我陷入了沉思，我想，关押在贝尔根-贝尔森及其他任何一所集中营里的囚犯肯定曾经想到，春天已经永远地从他们的生命中消失了……所有这些上帝的儿女，埋葬在荒凉、无知无觉的土堆之下，这些土堆普通得没有任何迹象暗示使它们出现的那种行为，难以言喻的行为。

他们长眠在这里，永不希望，永不祈祷，永不去爱，永不愈合，永不开颜，永不哭泣。

他开始失去了控制，难道克丽斯廷·里根的鬼魂在潮湿的空气中徘徊？他声音低沉地吼出每一个动词，当提到该集中营最有名的受害者安妮·弗兰克时，他泪水盈盈，但正是她的一句话让他振作起来：“无论发生什么，我依然认为人们的内心都是善良的。”心灵与天使与闪烁的希望发出的感伤召唤最终出现在他直白的演讲中，但他从头到尾都表现得生硬呆板。在说出“永远不再”之前，他把节奏处理得恰到好处，会令伦纳德·伯恩斯坦自叹弗如。

没有掌声。他胡乱收起卡片，试图找个衣袋放进去，但没找到。裹着湿气的微风抽打着他的外套，而后他走下纪念台，依然低



“他声音低沉地吼出每一个动词。”

总统于1985年5月5日在贝尔根—贝尔森演讲。

垂着双眼,身后留下了一个由蕨类植物扎成的花圈。直到他就座,人们才打破沉默。

☆☆☆

作为文学作品, 罗纳德·里根的贝尔根—贝尔森演讲比不上“挑战者号”悼辞, 还有他以总统的身份做的最后一次电视讲话, 作为演讲, 其慷慨激昂难以和戴高乐的凯旋巴黎演讲, 或沃杰泰拉以教皇的身份重访奥斯威辛时发表的演讲相提并论; 连伊利·威赛尔在罗斯福厅所说的简朴的话语也高它一等。其根本的差别在于, 他所有的只是感觉, 而他们则拥有亲身感受。

值得肯定的是，站在那座花岗岩纪念台上，他强调自己既不是大屠杀的见证人，也不是它的预言者，他讲述了自己仅有的一点理解，并表明自己受到了一次洗礼。他的痛苦——尽管微不足道，尽管如此短暂——还是通过电视传送到了几百万人们的心坎上。一名昏庸的评论者说他“似乎被感动了”，这句话促使汤姆·谢尔思——始终是这位演员总统的最犀利的批评家——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他们什么时候才会认识到，对罗纳德·里根来说，‘似乎’和‘是’没什么区别。”



在离开吕内堡海德两小时后，总统和总理一同参观了比特堡。此行可谓虎头蛇尾，他们在这个小小的墓地默默地走了8分钟，用手指抚摸纳粹德国的国防军纪念碑，没有敬献花圈，只是让马修·李奇微将军和约翰尼斯·斯坦霍夫代替他们握手，然后在没有观看任何坟墓的情况下便离开了。科尔用一块大手帕擦去脸上的泪水。

当天晚上，一个纯洁完美的帕西瓦尔出席了在波恩附近的奥古斯图斯堡宫举行的招待会。他系着白领带，身着燕尾服，显得英俊，快乐。他和妻子并肩登上大理石台阶，她也身穿一袭白色长裙，熠熠生辉。“总统先生，您怎样评价今天的事情？”里根略加思索：“今天是美好的一天！”他迈开大步走进灯火辉煌的宴会大厅，里面点燃着几千支乳白色蜡烛，装饰着用春花妆成的绿“树”。在他和东道主站起来致辞前，小号齐鸣，响彻城堡。

☆☆☆

正当里根在奥古斯图斯堡接受里夏德·冯·魏茨泽克的友好款待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指责某些美国人“向第三帝国致敬”。结果是，当里根于 5 月 8 日在斯特拉斯堡发表纪念欧洲胜利日时演讲省去了向苏联红军致敬。他在欧洲议会发表的演说开列了美国缓解紧张局势的条件，其冥顽不化的态度使保守派议员直



“他系着白领带，身穿燕尾服，显得英俊，快乐……她也身着一袭白色长裙。”

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和夫人款待里根夫妇，1985 年 5 月 5 日。

想步激进分子的后尘离开会议厅。戈尔巴乔夫则在自己的周年纪念讲话中宣称,美国把自身置于“战争的前沿”。

里根启程前往马德里和里斯本,声称对苏联领导人明显的敌意并不感到吃惊。他沐浴在葡萄牙的阳光下,平静地眨巴着眼睛,问:“有什么新花样,还不是他们的一贯伎俩。”



总统于 5月 13日返回白宫后,发现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回复自己的那封短信。但第二天在维也纳,安德鲁·葛罗米柯将舒尔茨拉到一边谈了 6个小时,除了安排他们的领导人举行会晤外,内容涉及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

“举行最高级会谈怎么样?”

“怎么样?”

葛罗米柯欢迎里根总统于 11月份访问莫斯科,舒尔茨则保证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华盛顿将受到同样热烈的欢迎。葛罗米柯提出或许可以在第三国举行,舒尔茨迅速做出反应。

“您是说日内瓦?”

“如果您说日内瓦,我得说赫尔辛基。”

舒尔茨一副自命不凡的派头回到了华盛顿,却发现里根并不热衷在 1985年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晤,里根认为美国欲有所成就应当“毫不让步”。舒尔茨一下子变得萎靡不振,他说自己很疲惫,希望辞去国务卿一职,总统仅仅温和地表示同情。几天后,满心不快的舒尔茨呈上了一份详细的日内瓦最高级会谈“方案”,里根最终被说服了,而后双方先遣人员立刻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1985年 6月，层出不穷的国际安全问题使总统不堪胜负，而每一个问题都足以引发一场与苏联的对峙。月初，有消息说，又一名美国人在贝鲁特被“那些他妈的野蛮人”扣押，使中东人质总数上升到 6名。因此，如果任何美国公民死于他们之手的话，他将认真地考虑轰炸“那些杂种”。

国会选择这一时刻请求他就未经签署的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协议发表意向声明，该协议到 12月期满。从法律上讲，他并没有继续遵守协议的义务，但正如罗伯特·麦克法兰解释的那样，他惟一正当的选择便是在自愿的基础上继续履行协议，但由他自己决定是采取“狭义”或“广义”的方式：“狭义”意味着延长缓和局势，“广义”则允许研究和开发战略防御计划。

里根认为苏联人不断违反协议而不受惩罚，因此他本人对协议缺乏信任，舒尔茨则担心任何朝着“广义”解释的迈进都会危害最高级会谈，因此他试图在自己的缺乏信任和舒尔茨的担心之间找到平衡点。尽管国会要求他于 6月 10日前作出反应，但他在乘坐空军一号进行竞选活动时提前 4天就拿定了主意，得克萨斯州青少年那一张张青春洋溢的脸庞和欢呼雀跃触动了他，促使他下决心，为了他们，他应当“仁至义尽”。“我们将继续遵守制造核武器限制措施，这一限制使我们总体上停留在限制战略核武器第二次会谈协议的框架之内……但前提是苏联遵守（相似的）限制措施。”

与此同时，第七名美国人质被扣押在贝鲁特。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没有被里根宣布的协议政策所迷惑，他没有觉察出“狭义”与“广义”的区别，只是意识到该声明对战略防御计划并没有做出任何“限制”。7月 12日，里根收到了总书记

的一封近乎外交谩骂的信件，戈尔巴乔夫使用的专有名词和首字母缩拼词是欧洲军备控制的标准行话，但他运用的比喻和修饰语则刻毒得近乎诗句：

美国跨过了危险的门槛，
设法急剧地倾斜
调整良好的平衡；
我们也在布署。
我们看到了一种
获得实际垄断的企图。
稳定局势
被严重地动摇，
急剧地破坏，
充满了危险。
事情做得过火，
既干坏事，
又充好人。
不得体企图——
极大——
凭空想象苏联违反协定——
又何必玩弄词藻■
肆意诽谤——
无端怀疑——
虚假借口——
加速、放任
军备
竞赛。

这一切我们
早已明了在心。

6月 14日，中东局势再度陷入混乱，两名阿拉伯人劫持了环球航空公司从雅典起飞的一架 847次班机，迫使它在阿尔及尔和贝鲁特之间疯狂地往返飞行。他们在飞机上发现了一名美国海军低级军官，便一枪打碎了他的脑壳。当飞机最终在贝鲁特机场降落后，斯特西姆的尸体像一袋粗燕麦粉从舷梯上磕磕绊绊滚下，这一情景刺激着记者和摄影师从劫机者那里诱导轰动性新闻“你们有话捎给里根总统吗？”及拍摄机会，比如飞行员被迫坐在那里，由一名劫机者用枪顶着他的脑门。释放人质的价码随后公开：由以色列释放 700多名什叶派政治囚犯。

在电视上发表看法的人们向里根保证，他惟一的选择就是公开向以色列人发出呼吁，以便他们把交出囚犯作为外交援助行动。不料这个想法使他义愤填膺：“这自然意味着我们——而不是他们——将违反我们不与恐怖分子谈判的立场。”

这位讲究原则的人在日记中是这么写的，继而身为政客的他又想知道私下恳请佩雷斯是否会造成同样的结果。危机拖延了两周时间。与此同时，其他恐怖组织在萨尔瓦多谋杀海军陆战队成员，炸毁了一架载有 329名乘客的印度航空公司的班机，在法兰克福和东京机场制造血腥爆炸案。心力交瘁、不知所措、苦苦思念着自己的牧场的里根让手中的权力被基督徒的良心剥蚀着。

谁也没料到，总统、人质及囚犯的救星竟会是叙利亚人哈菲兹·阿萨德和一位籍籍无名的伊朗神职人员，名曰哈什米·拉夫桑贾尼。即使后一个名字给里根留下了些许印象，他也认为它并不值得在自己的日记中留下一笔，而这个名字会终将让他刻骨铭心。



在四季餐馆用早餐时，我告诉迈克尔·迪弗，我毕竟还是愿意做荷兰人的传记作者。他告诫我：“总统和南希都要自己动手写自传，觉得不可思议吗？”

我说我不这么认为。

“我不再受他们雇用了，这个你知道。我能把你领进白宫的门，但修行就靠你个人了。”

“有没有可能在飞往日内瓦的空军一号上搞个座位？”

“那你得和唐·里甘说说。”迪弗边说边做了一个掏腰包的手势。

7月4日周末过后，我给白宫办公厅主任打电话，并被告知可以和他联系。在随后的48小时内，对方的电话耳机犹如一只死蝙蝠趴在话机上毫无反应。而后我明白了个中缘由，荷兰人的新闻秘书拉里·斯皮克斯宣布，总统将于7月10日星期五返回空军康复医院接受肠道手术。这个“息肉切除术”并不紧迫，但自从3月份在他的结肠内发现有良性肿瘤生长后，医生认为手术是明智的选择，康复医院的医生们打算在手术的同时进行一次彻底的结肠镜检查，以确保盲肠内没有潜存其他息肉。

我感觉现在不是争取实现我个人唐突打算的时候，于是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等待着结肠镜的查验结果。白宫的任何声明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里根的一母同胞尼尔·里根在发布这则新闻的一周前做了结肠切片化验，结果呈阳性。

星期五午饭时间，我把车停在椭圆形草坪的旁边，和游客们一道站在白宫花园的南栅栏旁，等待空军一号座机起飞。将近2点时分，它飞临我们的头顶上方，然后转变方向，朝着北部郊区径直飞去。



几年后,在该座机上的一位乘客、白宫医生约翰·赫顿博士的记忆中,这次飞行演变为另一种无限神秘和可怖的飞行。他在康复医院穿过挂着帷幕的安全通道,荷兰人身着运动衫镇定自若地在他前面移动,进入一间阴森森的休息室,这里挤着许多医生。总统在此拥抱他的妻子,向她道别,换上睡衣裤,服用镇静剂,而后消失在隔离帷幔后。房间变得更暗了,有人将一个光学仪器递到赫顿的手中。

他发现自己悬浮在一个闪闪烁烁的平原之上,就好似一架玻璃机头、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的轰炸机的飞行观察员。飞机由空军医院首席肠胃病专家爱德华·卡托操纵并导航,赫顿得以探查下面波动起伏的地面,其余机组人员操纵着其他机件。飞行任务刚开始不久,一个低矮的纤维瘤便露出地面,在显微镜下放大,卡托辨认过后继续前行,没有降低飞行高度。轰炸机改变了航向,大坡度倾侧转弯,接着匀速飞行,继而再次倾斜转向前行。地表虽然依旧平坦,但起了变化,让赫顿觉得越来越遥远和陌生,带着黑黑的凹痕状阴影。

“然后我们到了那里。”

“哪儿,约翰?”

“盲肠的末端。”他穿着绿色手术衣的上身朝我俯了下身子,扮了个怪相。“就在我们认为检查完毕时,这个巨物赫然出现在显微镜中,我瞠目结舌,埃德也一样。奇怪的是,我当时的脑海里只有第一次乘飞机飞赴西海岸的情景,越过科罗拉多平坦的地表,而后……”他的双手像驾驶员那样伸展而后弯曲起来,“一刹那,我看到了落基山黑幽幽的陡面直冲雪线,这个坏死的白色山脊。”

“白色代表什么■”

“癌，毫无疑问。肿瘤生长期过长就是这个样，它退化变质，使自身的血液供应跟不上。我们默然无语——总统会听到我们的谈话，我们只是静静地对那座大山取了4次活组织标本，在返回的路上电灼治疗了其他息肉。”

“你呢■”

“我站在那里，双膝发软，心里想：为什么是我■叫我如何告诉他■”



第二天一早，醒目的头版头条新闻宣布，在罗纳德·里根的结肠里发现了“一个癌前巨大肿瘤”，和他哥哥的位置相同。当天晚些时候将出活检结果，但通过腹壁实施右半侧结肠切除术刻不容缓，预计总统将于中午前接受手术。

就在那一时刻，我顶着华氏90度的灼灼日光，步行来到国会山上的圣·彼得天主教教堂，意外地发现这座用灰白色石头砌成的建筑内空无一人，空气凝滞闷热，外面灼热斑驳的光线将它照得通体发亮。我坐在里面，用传单扇着风，举头凝视着用大写罗马体刻凿在教堂半圆壁龛两旁的文字：基督死去，基督升天。中间悬挂着人们最熟悉不过的西方传统的圣像。但一种令人不快的似曾相识的感觉令我惊愕不已，我不久前究竟在何处见过这等枯槁消瘦的躯体，伸得长长的双臂几乎要将胸膛撕裂■它为何与荷兰人有着如此亵渎上帝的联系■

直到我将头歪斜了45度角，我才想起来，是的，不错！是那具僵直的尸体，在贝尔根—贝尔森陈列馆的墙壁上被高倍放大。犹太之王。荷兰人长久地看着它，脸上隐约露出厌恶的神情。

荷兰人里根传

他当时怀着比眼前更为不满的情绪使自己接受急诊——允许“记忆医生”为了大众的利益对他进行矫正治疗。为着那一痛苦，为着超过伊利·威赛尔的痛苦的那些痛苦，以及荷兰人现今遭受的折磨，也为着大众的利益，我不住地祈祷，直至教堂里的温度变得不可忍耐。

在出去的时候，我为他点燃了一支蜡烛，它发出的火焰直挺挺地静立在空气中，如化石一般。

第 32 章

准“空军一号”

荷兰人说：“我不打算为你摆出一副气吞山河的样子。”

他面带微笑靠在椅背上，凝视似乎有点走神，我意识到他正在默记这句俏皮话以便随后写到日记里。我报以微笑：“没那个必要，总统先生。”

11月初柔和斑驳的阳光洒满了椭圆形办公室。他身穿用发白的灰褐色格伦格子呢面料做的套服（他最喜欢穿的套服之一），钮扣扣得严严实实，系着一条玛拉女伯爵领带，上衣胸袋露出宽约一英寸的挺括的棉布，两只袖口各露出两英寸。他脚上穿的手工制奥伯莱斯牌皮鞋泛着光泽，至少已有 20 年的服役史，可见他依旧是皮鞋推销员的儿子，舍不得丢掉任何依旧柔韧发亮的东西。

他的脸色比我记忆中的还苍白，顺着鼻子左侧的地方有些发红，这是由于他最近一直在接受低温治疗。皮肤癌在恶性肿瘤的排行榜上几乎难以和肠癌相提并论，然而自 7 月份成功地做了结肠切除术以来，新出现的两个基细胞癌进一步证明总统也是血肉之躯。在他看来，他盲肠里的肿瘤是异己的偶然的東西，“我身体内的某个部位长了癌，已经被清除了”。相比之下，面部的赘生物只让他感到好玩，在阿基尔劳拉危机的最严峻时刻，他拖延接听国防部打

来的紧急电话，因为他正在就着镀铬毛巾架的凸出处欣赏自己遭到侵害的鼻子：“我看上去活像 W·C·菲尔兹^①。”

撇开苍白的脸色和愈合的疤痕不提，荷兰人看上去身体不错，他那宽大的身子塞满了座椅的弯曲部分，未抹润发油的头发又黑又浓密。我们的目光碰在了一起，他的左手朝着一副半月形镜片眼镜伸去，我立时觉得嘴里生出一股令人恶心的臭味，就跟很久以前我们在罗奇堡会面时的感觉一个样。但他只是顺着桌面将眼镜轻轻地推来推去，两片反光的镜片前后移动，我这才舒了一口气。

“谢谢您今早接见我，总统先生。我想，这么多月以来我一直在和别人洽谈，我现在至少应当给您提供个说‘不’的机会！”

他笑了：“就像最后一个发现老婆对自己不忠的那位伙计一样，嗯，在这个事情上，我自然是那位丈夫啦。”

南希从来都是他的最活跃的代理人，这一点毫无疑问。迈克尔·迪弗只是个跑腿的中间人，总统并不在乎他是否会被载入史册。

“正如我给里根夫人写的那样，先生，类似比特堡的事件被新闻界搅起了万丈尘埃——”

“搅起什么■”

我这才想起他是半聋之人，于是把那个词语重复了一遍，在他的银水壶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将身子朝前倾。“尘埃落定，然后结成层土，很快就变成历史的基岩。”

“历史！”荷兰人轻轻念叨着，面部表情突然变得生动起来，“这倒提醒了我，好吧……”他迅速戴上眼镜，拉开一只抽屉，开始快速地翻动一些纸片。我的左臂很不雅观地搁在他的桌子边上，在我的手指下面是英国皇家海军“坚毅号”舰船的肋材，由于年代久远，颜

① 1880—1946，美国喜剧演员，擅长讽刺及装腔作势的幽默表演。

色呈陈旧的蜂蜜色。西奥多·罗斯福曾经多么珍爱过这张栎木桌啊！在涂漆层的下面，经受过北极严寒的材质带着斑斑麻点，微小的气囊凹陷，髓射线模糊不清。一块不显眼的垫片将桌子比罗斯福时代抬高了3英寸，依我看，这与其说与两位总统的身高有关，莫如说是不同的姿态所致：罗斯福埋头疾书，处理文件时像个贪婪地吞食美味的老饕；里根则正襟危坐，身子稍稍前倾，一副超然尊贵的气派，阅读文件时袖口的链扣几乎碰不着文件夹。

他抽出两页黄颜色的公文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他的手迹。“那些搞新闻的，你知道，当我说新政借用了一部分比如法西斯分子的思想时，他们说我不歪曲了事实，可我最清楚！我是32年的过来人！我也曾四下里找活干！因此，我写了这个，嗯……”

他念起了一篇历史论证文，至少自认为它富有说服力：“据考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自由派内阁成员欣赏墨索里尼搞出了一套由政府控制或曰以法西斯主义为指导的经济制度。伊克斯部长在自己的一本书中表达了在美国推行法西斯主义的愿望——但他称之为改良共产主义……”

这对我来说倒是新闻，说实在的，对研究伊克斯的专家们而言也一样。总统又念了几分钟，对着自己缺乏条理的学术作品笑眯眯的。错综复杂的陈述句潜藏着那么一两个事实，就好似丢失的高尔夫球。可以这样说，墨索里尼推行的改革所取得的机械效率给新政的专家治国论者留下了一些印象，其中一些人也了解法西斯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相似之处。但在里根看来，每一只高尔夫球都意味着接近平坦的球道，每一个偶然的事物都是一项宏大计划的组成部分——上帝的计划，或者说他本人的，或者是由“那些搞新闻的”捏造出来的什么东西。

读完后，他看着我，意味深长地用手指轻轻叩击手稿，然后把它重新放好。他说：“我倒是想发表这个稿件，但这里的新闻处

……’他笑出声来，摇摇头，“他们受不了这个刺激。”



我就一名贝鲁特人质本杰明·韦尔教士新近获释向他表示祝贺。“还有6个。”他说，不愿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他说他期待着在日内瓦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晤，最高级会谈距今只剩两周时间。就在今天上午的早些时候，戈尔巴乔夫冲着出访莫斯科的乔治·舒尔茨大发雷霆，我不知道他是否为此感到忧心，我试图诱导他说出一些激愤或惊恐之词，看来倒还不如打听他下一次理发的情况。他瞥了一眼时钟，而后谈起了好莱坞，我以后会慢慢地明白，这是他收拢话题的方式。

“题材部的某人同意开拍一个电影剧本，嗯，《出使莫斯科》但没有仔细地领会剧本字里行间的含义，宣传鼓动等等……”

我在谈话的间隙不时暗暗地打量这个涂成悦目的骨白色的房间，像每一位参观椭圆形办公室的人那样问自己：在这里的是我吗？那个人真的是他吗？置身于四壁之间，你会产生一种感觉，一种幻觉，一种不可阻挡的幻觉——世界的其他地方或许危机四伏，但在这里，世界的中心，一切都是那么地稳定和确定。

《出使莫斯科》正要在好莱坞的高蒙特影院举行首映，总统的私人助手吉姆·库恩走进来结束了这次会见，分配给我的半小时过去了。荷兰人一脸的抱歉，说：“哎呀，你还没有问完你的问题。那么——”

“日内瓦见，先生，我恭贺您大获成功。”

他轻轻地笑了起来，当我离开时站起身来。在门关上之前，我瞥见他重新戴上了眼镜，在另一页黄色公文纸上写着什么。他那专注宁静的神态表明，他已经忘了我是谁，即使他的确曾经知道。



我心里想，这是他写的吗？这显然是总统的手稿，他尽可能地采纳蓄意阻挠者和妥协让步者在峰会前给他提供的建议，同时希望不受他们的抱怨和怂恿的干扰制订自己的战略。几年后，我在他的文件堆里找到了这篇手稿。

我相信戈尔巴乔夫是个具有高度智慧的领导人，全心全意地献身于实现苏联一贯的奋斗目标。他将是个很难对付的谈判对手，会竭力使苏联的外交及军事政策更富于实效。

他和所有的苏共总书一样依赖苏共的政党集团，他会力图向他们证明他的实力，以及为苏联的一贯目标献身的决心。

即如他真心达成一项军备控制协议，那也只是出于节省国防开支，以减轻拖累苏联经济停滞不前的负担。这是他反对我们的战略防御计划的部分原因，因为他不愿面对与我们搞军备竞赛所需的费用。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苏联的军事计划与我们的不同，他们思维的出发点是攻击和目标，而我们则采用一种防御模式进行概括和计划——我们怎样才能对付世界各地发生的种种不测事件。此外，我们最近的外交情报顾问委员会的研究表明，苏联正在策划一场战争。

年事已高的阴谋家们，诸如亨利·基辛格、克莱尔·布思·卢斯，把持着总统的外交情报顾问委员会。1985年，该委员会是克格

勃假情报的重点打击目标，里根在备忘录里没有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提出质疑，但他冷静地指出，推迟这场战争的最佳途径便是加大技术投入。“我们一方的任何进展，比如在战略防御计划方面，会迫使他们做出相应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计划则耗资巨大。”

在他看来，戈尔巴乔夫首先是个宣传家，煞费苦心地离间美国的欧洲盟友，“即让我们扮演威胁的角色……他则以富于理智的和平人士的面目出现，正在致力于缓和我们之间的紧张对峙”。里根认为，为了不损害“美国的长远利益”，在日内瓦扮演这样的角色也值得。“即使由于我固执地拒绝以损害国家利益为代价达成一项军备控制协议的话”，他本人也会认为首脑会议取得了成功。



两天后在罗斯福厅，我坐在西奥多·罗斯福 流露出对失去的权力恋恋不舍的神情 油画的对面，聆听罗伯特·麦克法兰给白宫高级工作人员介绍最近舒尔茨在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的会面情况。这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辩解道：“那些有关他欺凌我们的报告是不正确的，他不是坏消息，从谈判的角度讲他是好消息。是的，他咄咄逼人，但苏联第一次拥有了这样一位领导人，他倾听，领会，做记录，提一些有深度的问题，当然那并不意味着他对各方面的情况都有所了解。”

麦克法兰身后的炉火烧得很旺，但就是无法感染他那冷峻苍白的个性。

唐纳德·里甘坐在离火炉最远的地方，却精神抖擞，红光满面，好似他独自吸收了火焰的热量。我随手写道：“一张‘爆发型’的脸孔，即使处于安静之中也似乎会随时爆发，放声大笑或者勃然大怒。”他瞪着眼睛注视着桌面，带着一副厌恶用模棱两可的话隐瞒

真相的神情。

麦克法兰继续道：“我们一直在和一个习惯于瞒上的体制打交道。看来戈尔巴乔夫并不了解我们已趋成熟的战略防御计划，他确信我们是一个不顾一切追求军事优势的国家，但事实上，我们的国防开支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乔治如实相告，但我认为他不会相信。下面有关日内瓦会谈的信息需要保密。”

我想起了克莱尔·布思对我说过的话：“别的男人需要性，而巴德需要保密。”

“我们将建议总统把戈尔巴乔夫视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一个对其国家的优势和不足有所认识的领导人。对于苏联，里根先生的政策走向也是现实主义。他明白，每一位政治局成员都明白，他们的一方现在承受着非常沉重的压力，而且无论他们承认与否，他们都欣赏罗纳德·里根领导的这场波澜壮阔的美国革命。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可以作个比较——总统在 1980 年接过的烂摊子和他今天拥有的实力：坚实的经济，强大的军事，空前的拥护，以及来自我们盟友的全力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我确信两位强势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将非常非常有益，具有非常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

炉火难以融化坚冰，但热情大概能起到这个作用，麦克尘兰竭力的夸大与他单调的声音和面部表情甚不协调。在他身后壁炉架的上方，美国获得的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金色圆盘——仍是属于罗斯福的东西——闪闪发亮，好似一个思想气泡。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伊朗都干些什么，但我感觉到，假如日内瓦会谈结果虽然具有非常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与巴德指望的相去甚远，那么有可能爆发的就不是唐纳德·里甘，而是他。

尽管我依然陶醉在被指定为荷兰人的传记作者的洋洋自得中,可是且不说他在日内瓦将大获全胜,单就陪他一同前往也并非如我想象的那么容易,总统已经恩准,但还需要别人具体实施,那些自办公厅主任以下的“被指派人”未必如他一样乐于与人方便。没有看过蚂蚁打架的人想象不到,当首脑会谈代表团即将成行之际,白宫工作人员为争夺排名先后你咬我刺、殊死搏斗的惨烈。挨近领袖是头等大事,那些挤靠得最近、鞍前马后跟得时间最长的人反射伟人的光芒也就最多。代表团预定于 11月 6日星期六离开华盛顿,眼下我的当务之急便是在代表团中争得一席之地——立锥之地。

“空军一号”■”当我向唐纳德·里甘透露此意时他厉声反问。
“每一个座位几周前就已经有主了。你为什么不搭乘新闻界飞机”■”

“因为我无法和记者混在一起,我应当——”

“跻身圈内”■如果不是情况紧迫,我真的很欣赏他吐出这个滥词时操的那种挖苦口吻。我眼前的这位绝不是一个都市官僚,而是一名波士顿爱尔兰裔进攻型拳击手,哈佛没有将他的棱角打磨平光,硫磺岛上出生入死的经历使他不再为以后任何无益的行为伤脑筋。他说:“根本没地方,我很抱歉,但你得自己掏腰包。”

看来需要向荷兰人求援,但直觉警告我不要指责他极度的心不在焉,总统正在全神贯注地为冷战时期最重大的使命之一做准备,至于一个耍笔杆子的是在天上飞还是在水里游,他根本不可能在乎。就在代表团里的地位而言,我大概位列讲稿研究员和副本打字员之间,实际上我也确实置身其中,坐在空军 AF26000飞机后舱的盥洗室旁,这架飞机是荷兰人的备用机,一架波音 707。为了这个座位,和敞开供应并加盖政府图章的火柴,我不得不付给白宫

军事办公室“头等舱机票钱，另加一美元”，这是政府规定的价格，旨在表明它没有跟商业航空公司抢生意的意思。

一位长得金发碧眼的年轻研究员基姆·蒂蒙斯兴奋的模样着实迷人。我对她说：“一块钱我付得起，令我心痛的是另外 1800 美元。”

“可是，作为总统的传记作者，难道您……难道白宫不应当——”她口齿不清地说，一脸的困惑。

“不，我是一名独立作家，不允许享受政府的任何免费待遇，比如那部电话。”

在过道的另一边，一位副本打字员正通过白宫接线员往家里打电话，咯咯地傻笑着：“宝贝儿，这是准‘空军一号’，如果总统在那就是‘一号’啦。”

基姆若有所思：“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掏钱陪他一同飞行，您在旅客名单上的身份应当是他的客人。”

我向她解释了“施莱辛格综合症”，可怜的阿瑟^①由于是肯尼迪政府中一位领薪水的成员而使自己名声受到损害。她变得严肃起来，年轻人听到有关他们出生之前的年代时都是这个样。

我们的谈话凉了下来。我开始写日记，基姆只打断过一次，在我掀过一页的当儿，她问：“您写书的时候总统能看吗？”

我回答：“值得称道的是，总统，更出人意料的是里根夫人，他们俩都没有提出核准内容的要求，我希望他们永远不会有这个要求。”

“为什么？”

“我将不得不加以拒绝。”

① 阿瑟·施莱辛格，美国历史学家，曾任肯尼迪总统特别助理，著有《一千天》，入主白宫的肯尼迪 癖。

荷兰人里根传

“您喜欢总统吗■”

“我拿不准，’我如实回答，“瞧，晚餐来了”。

☆☆☆

日记摘录,1985年11月16日,星期六

在正赴日内瓦的 AF26000 飞机上——下午 12:30, 位置约在布拉多岛峡湾以东 3 度的地方, 在 4 万英尺的高度、亚北极的阴霾中行, 看不到多少色, 灰白的天, 灰白的空, 下边的大海也给人一种灰白的感觉。前面发白的大概是格陵兰岛, 冰雪堆积, 使它自身雾气蒸腾。在为此行阅读的背景材料中, 冷战、核冻结等用语比比皆是, 此外, 我在写给里根夫人的一封信中过也引用过瓦莱姆·沙拉莫夫的形象比喻——极权主义是“灵魂的永久冻土”——结果我的大脑也给冰冻住了。比起荷兰人会晤总书记, 和赖莎·戈尔巴乔夫一起喝茶让里根夫人更感紧张。

代表团的其余所有成员 我们一共 300 名 都感到紧张不安。15 年来, 领导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年老体衰便是疾病缠身, 使他们无力慎重地考虑与美国进行核对抗的前景。戈尔巴乔夫这个革命家也许并不比他们逊色, 但他年轻得多, 而且根据本人听到的他与舒尔茨会面的情况来看, 他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 他的思维极度活跃, 行动快得让人眼花缭乱, 还会拍桌子。他前额的那块暗红色斑让人看得心慌意乱, 人们认为那么大的胎记具有双倍的血管网, 在紧张的时刻会大量充血, 引起异乎寻常的行为, 甚至发作。下个星期二, 假如他与总统的野

荷兰人里根传

蛮友善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那可怎么办■荷兰人打趣说:
“这种情况就像不可阻挡的力量遭遇难以动摇的障碍。”

后来——午餐,马马虎虎;葡萄酒,最低等级;我的同伴(院外集团团成员比蒙斯的女儿)非常迷人,跟所有在政府中任职的年轻的共和党女孩子一样,她生得金发碧眼,举止优雅,大伙都称呼她基姆。当荷兰人缓步来到旧行政大楼出席招待会或其他活动时,她们就如脱蛹而出的蝴蝶,翩翩飞舞争夺他的注意力:“嗨,朝这边看哪,总统先生!我们爱您,先生!”有一天,我跟在他身后,只觉得阵阵敬慕之情潮水般袭来。令我感到惊异的是,我自己正竭力咽下喉咙里的一阵哽咽,我必须提防赞扬病^①。他自然笑容可掬地一一回应女孩子们的尖声尖叫,但依然是胶木一样的绝缘体。

她们的未来就攥在他的手中,如果将这个陈词滥调进行到底的话,也包括戈尔巴乔夫的子孙的未来。既然双方肩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又为何如此惊恐不安■我猜想,当最高级会谈参加者(可怕的字眼)必须在爱与思想意识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他们毫无例外地选择后者。按照荷兰人的行事方式来看,他比戈尔巴乔夫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思想体系,戈尔巴乔夫至少还承认他的体制存在着不足。这或许就是让我们大家私下里感到忧心的事情:不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共产主义,而是实基督教。荷兰人对自己从7岁起便获得的信从未曾产生过疑问,而且从来都是盲目地信那一信。

再后来——睡着了,机舱内的灯光暗淡下来,天知道

① 指传记作者过分赞扬所描述的对象。

荷兰人里根传

飞行在黑漆漆的夜空现在是几点钟，还剩下不到一个半小时的里程。比我们提前 35 分钟从安德鲁空军基地起飞的空军一号肯定已接近了日内瓦，荷兰人或许正在透过舷窗凝视着隐出现的阿尔他真的是麻木不仁，或者也至少觉察到了整个世界的忧虑 ■ 麦克米兰和里甘在举行简况介绍会之前的星期四摆出一副轻松愉快的乐观模样，但你能够嗅到他们的恐惧：戈尔巴乔夫会不会证明是俄罗斯的民间传说人物——“熊先生一把——你们——统统——压扁”——的另一化身 ■

马克·赫尔普林探讨过这种心理——对顶峰的恐惧交织着征服它们的强烈欲望。在逐一地了解以前举行过的所有最高级会谈后，我自己也害怕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那是冰冻的雁列山脉，冰雪多于岩石，有 40 年的堆积史，几乎每一次满怀希望的攀登都会遇到滑向失望或者说极度危险境地的缓坡。冲，停滞，根深蒂固的怀疑。

安全带指示灯开始闪亮，基姆带着睡意的蓝眼睛慢慢清醒过来，有那么一两秒钟，她怔怔地看着我，然后入迷地盯着这支移动着的笔：“您一直都在写吗 ■”

晚上 10:25，机长宣布军一号已领先我们在纷扬的小雪中降落在克万特兰机场，机舱里的每一个人都轻轻拍起手来，祝荷兰人吉星高照。

第 33 章

单独会晤

总统在 1985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的日记中抱怨说“睡得不踏实”，这并非是由于住处不够舒适，他和南希下榻于索绪尔宫，卡烈姆·阿加汗王子的湖边别墅。日内瓦的钟声远远地从湖面上飘来，徒劳地宣布已是午夜时分，他自己体内的生物钟顽固地嘀嗒作响，让他确信在戴维营现在正是收看 6 点新闻的时候。

当白宫先遣人员嘱咐他调整手表时间时，他总感到愤然并沉默以对，这是出于对次序及间隔的某种深切需求所致，无论是有关约会、过敏药片、进餐或浆果鹃树。在由西向东的旅行途中丧失白昼已经够糟的了，返回的路上丧失时间本身则是被损害又被侮辱。里根使出浑身解数使宇宙尽早与自己协调一致，而此时他的军备控制顾问们仍在洲际饭店检测房间里的电话是否有可疑的回声，假如他拿出研读史密斯博士的克服时差小窍门的那种认真劲来研究他们的意见书，他们本来可以为他这个谈判者少操心。

就寝前，他还同样认真地阅读了主人的小儿子胡塞因留下的房屋照看说明。男孩的卧室被改成书房供他在会谈期间使用，房间里有一只养着热带鱼的鱼缸，鱼的习性跟他自己的一样有规律，或许是出于同病相怜，他捏起两份鱼食撒在了鱼缸里。



我在市区的住所可没有那么富丽堂皇。第二天上午约 10 点，从同一座教堂发出的召唤虔诚的教徒们做祈祷的钟声将我惊醒。日内瓦的钟声……我欣喜地听出了李斯特同名钢琴曲的乐旨，于是推开拉马达旅馆桔红色的帘帷朝外眺望，一座刻板、灰蒙蒙、缺乏韵致的城市展现在眼前。在大约 150 年前的今天，李斯特曾就卡尔文主义对这个一度生机勃勃的法国天主教湖边小镇造成的摧残向乔治·桑表示惋惜。

自那时起，日内瓦变得更加阴森可怖，层出不穷的国际人士——面无表情、俯身郑重地签下政治家大名的那一类——给该州的造纸厂带来滚滚财源，他们携带着巨大的公文包三五成群地挤满市区的每一个餐馆。数不清的议定书、国际公约、公报、条约、协定及规则历经反复锤炼在这里出炉，其中的大部分不过是为了保护或抚慰“昔日的荣耀，失去光环的王室，被剥夺的权力”。如果李斯特在天上得知，他会再次感到痛惜。



此时，总统正与南希共进早餐，当然也注意到了灰蒙蒙的天空，但他们看到的莱蒙湖在低垂的薄雾笼罩下泛出怡人的蓝绿色，让人产生午饭后到庭院里散步的欲望。出于天性，也由于工作人员的周密安排，荷兰人没有意识到布置在他周围的带刺铁丝网，活动探测器，湖面巡逻艇，内陆装甲车，以及在卡烈姆王子的王宫如画一般的景色中挖掘出的高射炮位。每当他从落地窗向外眺望时，隐蔽的双筒望远镜都会紧张忙乱地调整一番镜头。

具有同样天性的南希并不比里根更敏锐，而且她的血液温度——跟水螅差不多——将他们的散步时间缩短到 4 分钟。但那天下午，他说服她陪他一起参观了位于湖边那一端的活水别墅，最高级会谈定于星期二在此举行。小小的客厅里燃着炉火，斜对着壁炉摆放着两只扶手椅，她舒舒服服地在其中的一只上坐下来，坐在对面的荷兰人道：“哎呀，戈尔巴乔夫先生，我没想到您长得这般漂亮！”

☆☆☆

日记，1985 年 11 月 17 日

一个主要归总统和南希·里根支配的日子，我不便打搅他们。他又匆匆去了趟活水别墅，准备在会谈的适当时刻“自发地”向戈尔巴乔夫发出请。苏联的先人员数周来一直和我们的人员通力合作，以保证他们的总书记会带着相似的激情和冲动接受邀请。整个过程的设计细致入微，包括最后一副笑脸和最后一鞠躬，能让繁琐复杂的日本皇家求婚仪式相形见绌。假如戈尔巴乔夫有点幽默感，他会耐心地等待着荷兰人灵感涌动那一时刻的到来，然后说“不”。

我朝着洲际饭店走去，那里住着代表团的大部分人员。在路上，我发现至少有一个零售商店与这座城市阴暗的星期天格格不入，让我困惑不已。这家灯具店距饭店有两个街区远，门似乎上着锁，里面却灯火通明，3 个颧骨高耸的矮个男人在抽烟，透过平板玻璃盯着我看。当我在接近午夜时分返回时，他们依然在那里，较高处的灯泡已笼罩在腾腾的烟雾中。我的胳膊下面夹着荷兰人的会谈

荷兰人里根传

日程安排——精细入微的时间安排，地图，图解，共 184 页，封面上盖着总统大印。在他们面前走过时，本能警告我把它搂在胸前，我感觉得到他们一直注视着我，直至走出灯光的照射范围。不知为，这一经历我感到极悲哀。



那天晚上，总统的时差还没调整过来，睡得很不踏实，没有睡够所需的 8 小时（最好是 9 个小时），因而醒来时情绪低落，还特别注意到星期一的天气又冷又阴暗。他的早餐吃得晚，身上穿的外套和窗外的树木一样泛着灰白色。白桦的嫩枝上，从湖面上吹来的风翻动着所剩无多的树叶，于 11 点钟无精打采地溜达到波米塔别墅，卡烈姆王子的客房。他的顾问们和惊畏交加的传记作者坐在罗可可扶手椅里正在等他。

“没有睡够。”他抱怨道，然后一屁股坐进一只金色的沙发里。在随后的简况介绍过程中，他始终盯着自己伸在咖啡茶几下面的皮鞋，听到值得注意的事情时才抬起头。我觉得他就像个老好人，不愿意讲出自己的看法：保罗·尼茨讲解的移动分导式多弹头弹道导弹与移动非分导式多弹头弹道导弹之间的差别跟两听菠菜罐头之间的差别差不多。

这位资深外交官指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战略防御计划引发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而这只能对苏联人有益。听到这里，不管怎么说，他点了点头。戈尔巴乔夫在举行最高级会谈之前很久就发动了一场漂亮的宣传攻势，提出将攻击性战略武器削减 50%，他或许还打算说服里根接受或考虑这样的中程导弹条约概念，即迫使法国和英国独立担当各自的防卫，以努力争取实现另外一半

的削减，而西方激进分子最热衷的莫过于美国重蹈战前的孤立主义老路。

里根愤怒地挪动了一下身子：“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朋友当成可能的敌人来对待，同盟只针对一个敌人，一个独一无二的敌人：苏联。”

当麦克法兰做补充介绍时，他仍怒气未消。麦克法兰敦促他要求戈尔巴乔夫严格地遵守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达成的协议，但显然他连自己都不愿做出这一承诺：“我不明白，如果我们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扩建更陈旧的潜艇，然后塞满‘导弹’，我们为何还要拆毁‘海神’导弹■”

乔治·舒尔茨轻轻道：“他们拆毁的比我们更多。”我心里想他何以得知。

尼茨将话题转向了战略防御计划。戈尔巴乔夫肯定会要求我们做出让步——“您千万不能答应”——而且会努力说服他同意此说：反弹道导弹条约允许革新防御技术，但并不证明总统于 1983 年推出的星球大战计划具有充分合理的依据。

里根摇摇头：“那不可能。”

会议从武器控制转向探讨他与戈尔巴乔夫有可能争论的其他话题。首先提到了阿富汗，他被敦促对苏联“超越国界”侵略该国表示抗议，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并不情愿这么做。我觉得他认为阿富汗问题是遗留给戈尔巴乔夫的老大难问题，就像理查德·尼克松继承的越南问题一样。“我们知道，6年来他们被阿富汗游击队搞得晕头转向，我们能不能给他们出个主意，体面地跳出那个泥潭■”

一阵短暂的沉默。我看了看表，11点 48分，戈尔巴乔夫的专机大约正在科因特林机场降落。

讨论继续进行，接下来是最最单调无聊的话题——中东。荷兰人的眼光重新落在了鞋面上。我草草记道：郁郁不乐，积蓄力量。吉

姆·库恩终于走进来营救他，他敏捷地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但顾问们尾随而去，决意将疲劳轰炸继续下去，直到用过午餐。

他后来写道：“主啊，希望我已做好了准备，而且没有被训练过度。”



11月 19日星期二清晨，寒气袭人，湖水晦暗无光，就好似用旧的白锡器皿。9点钟，我与帕特·布坎南乘车顺着卢塞恩路去索绪尔宫，到达后我们发现总统车队已经排列整齐，周围弥漫着一片青色的废气，长长的车队看上去原地不动就能延伸到活水别墅。

里根被关在波米塔别墅的楼上与顾问们进行最后一次秘密讨论。我问第一个出来的国防部副部长理查德·珀尔：“他的表现怎样？”他喃喃道：“那些狗娘养的正在竭力劝说他向戈比做出各种让步。有那么一回，他问：你们不想让我归还兰德斯岛，是吧？”

我和心事重重的工作人员一道坐在门厅里，等着荷兰人在预定好的 9点 40分出现，只听到一个女性的声音在我背后嘀咕：“求求上帝，别让他穿那身棕色套服，难看死了。”他果然准时出现在楼梯的顶端，从头到脚一水的深蓝色，脖子上系着一条白丝巾，令布坎南欣喜若狂：“他真是神采飞扬！”

螺旋状楼梯是为比里根矮得多的萨瓦尔人设计的。某位爱开玩笑的人在拐角的悬突处贴了一个纸条：杰里·福特提醒您当心自己的脑袋，总统先生。他下楼时瞅见了它，不由笑了起来，他从我们中间走过时，我们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他在门口扭过头来大声说：“杰里，当心这个！”然后迈开大步掠过砾石路面走向他的座轿，依然笑个不停，呵出的几小团蒸汽欢快地悬浮在他身后的空气中。一种可以觉察得到的信心在人们之间传播——在这样的时刻，

面临着这样的任务，他能笑得这样轻松，世界的未来掌握在他的手中安全无虞。

然后，我们冲向各自的车辆。



在活水别墅，将近 10 点时分，戈尔巴乔夫即将到达的感觉犹如电流一般传遍了代表团，最后驻留在里根身上，他正在前门里边等待。这种瞬间的震颤似乎是一种超感知觉，但实际上是由先遣人员及特工戴的耳塞发出的迫切的噤声传递出来的：“他两分钟后到达，总统先生。”警报器发出的尖啸声由远而近，然后戛然而止。“他正在穿过大门，先生。”大门打开了，有那么一会儿，里根望了望空空的石阶、砾石地面、薄雾笼罩的树木和旷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演员接受的训练——而后走到了露台上。

塞姆·唐纳森叫道：“不要紧张！”依我看，这声叫喊不光是冲着荷兰人，他沉着冷静地站在那里，更多地则是冲着关注中的世界，尽管气温为零下 3 度，他却没穿外套，可袖口没有一丝的哆嗦。一片寂静，而后一辆锃明瓦亮的黑色加长吉尔轿车缓缓地绕过别墅的拐角。

我占据的有利地位——跟白宫摄影师一同站在台阶的弯曲处——非常接近停车地点，以至能听到那辆巨大的轿车刹车时发出的嘎吱声，它停在与总统成直角的一条线几码远的地方，一位大个子克格勃特工走下来，打开左后门。

随后的 48 秒钟以极其缓慢的动作在我的脑海中重现，就好像每一幅画面都充满了剧场场景而难以更快地向前移动。同样，我记忆中的声响既清晰又刺耳，虽然它们肯定是一张更大的声音网的一部分：刚刚走上砾石路面的戈尔巴乔夫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

响，迎上前去的里根踩在长满地衣的石阶上发出沙沙的声音；上百个照相机灯光闪烁，快门按动，一片嘈杂；随着两位领导人越走越近，头顶上方响起了一种神秘的轰鸣声，这自然是经过此地的军用喷气式飞机，但我一门心思都在眼前发生的一切上，以至下意识地把它等同于戈尔巴乔夫的胎记里奔流的血液发出的巨大声响。

人们并非一开始就能目睹那块有名的色斑，他头戴传统的霍姆堡毡帽从吉尔轿车里钻出来，低低的帽沿及敞开的大衣，他抬起双手整一整松开的围巾，大衣随之变得宽大起来，让他看上去不足5英尺9英寸的实际身高。走下台阶的总统在画面的前景位置里显得很高大，衣服贴身而考究，他利用远近法使自己在会面时处于优势地位，移动时带着特有的稳重，台阶似乎在他的脚下自行消失。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尽力往前赶，一手抓着外套和围巾。

我现在看到的他们犹如静态冲力作用下的航天器，渐渐往一块靠拢。里根优雅的身影依然在台阶上，并开始遮住迎面而上的一大团衣服。戈尔巴乔夫的左手第三次抬起来，这一回是摘帽子，而后他整个地消失在进入画面前景中心位置的那个高大的深蓝色身躯里。里根脚跟着地把身子一旋，双臂伸直但很放松。就在此时，没戴帽子、长着斑块的脑袋在他的肩膀上方显露出来，让我不禁联想起木偶剧里的一轮圆月，泛着苍白而僵直的光芒。光芒消失了，出乎意料的是，戈尔巴乔夫看上去带着一副惊恐的神情。

他的右手伸向前去表示问候，有那么一会，里根的左手似乎要将它挡开，但他们出手的轨迹不同，因而没有相遇。相反，里根的左手向外划了个漂亮的弧形，幅度既不狭窄也不夸张，就在身体接触的一刹那，那只高高抬起的左手落在了戈尔巴乔夫肘部厚厚的衣褶上，看来，戈氏在接受问候的同时又受到了拥抱，他的脸上立刻绽出了笑容，无拘无束的笑容。

他盯着里根的眼睛，看到了——什么？我们只能看到总统梳着

大背头的后脑勺，油光发亮，难以看穿。天空中的轰鸣声淹没了他们初次见面说的问候语，这或许是不幸中的幸事，因为他们谁也听不懂彼此说的话。里根带着一副轻松的权威模样指着台阶让了两回，然后这两个形状大小很不匹配但已友好相伴的身影缓慢地移过记忆的银幕，跨上台阶，消失在画面之外。



许多年后，我对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个问题：当他举头望着罗纳德·里根的眼睛时看见了什么。

“阳光和晴空。我们像朋友一样握手，他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懂，但我立刻感到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真实”这个词在俄语里怎么说？”我问翻译，他被直接的问话吓了一跳，不安地望了一眼戈尔巴乔夫。

“Lichnost 这个词非常难译，因为它在英文里是‘个性’的意思，但在俄语里，其含义的深度的要高得多：一个具有 Lichnost 的人具有巨大的个性力量，他的整个外表和内心给人一种真实的印象，他有——”

“出众的品质。”戈尔巴乔夫接口说道。他一直在关切地倾听，非凡的直觉让他听不懂词语的含义也能领会对话的意思。

我说：“我知道出众的品质的意思，总统先生，我们的语言中有相同的词语。”



在那个寒冷的早晨，戈尔巴乔夫一走进活水别墅便麻利地脱下大衣，记者们被允许在单独会晤开始时给他和里根拍照，这时的

他已恢复了沉着和冷静。他们坐在一间绿色的小客厅里，忍受着权力带来的两种小小的磨难：闪光灯不停地刺激着视网膜，记者们无视接见规则提出各种愚蠢的问题。在耀眼的灯光和喧闹中，戈尔巴乔夫惊异地盯着《花花公子》杂志的正式代表，一位长着一副马脸的年轻人，脚穿红色高帮锐步运动鞋，蓝布牛仔裤，罗宋汤颜色衬衣。无论他是否知道这位小伙子镇定地回报他的凝视，便是小罗纳德·里根，他已无需进一步寻找西方极度放荡堕落的明证。我就站在正对着戈尔巴乔夫的罗恩的身旁，随着眼光决斗的持续，我承受了戈尔巴乔夫的几乎全部个性力量的冲撞。我永远也难以忘却那张脸，褐色的眼睛深不可测，似乎承载着俄罗斯母亲的所有哀伤和内疚，绷紧的嘴巴和下颌昭示着过人的精力，身上流露着一种大气的才智。还有——谁能忍住不打量——那块暗红的胎记，我竭力想象着神经学家推猜的奔流在血管中的双倍血液。有意思的是，最终移开目光的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罗恩。

他带着明显的轻蔑听一个记者问及谣传中的他的铁嘴钢牙，翻译刚开始他便笑得浑身直晃，他一边奔放地咯咯发笑，一边说：“至于目前嘛，我使用的仍是我本人的牙齿。”像往常一样，里根在狭窄、拥挤的空间里对一切充耳不闻，只是坐在那里发呆。我随手记道：戈氏是我见过的反应最敏捷的人，罗是惟一的希望。这时特工开始清场，在门关上之前留给我的最后印象是，总统和总书记移到了壁炉旁的沙发上，待坐定后，戈尔巴乔夫开言道：“啊！火永远是生命的象征。”

单独会晤的原定时间不足 10 分钟，因此没有人试图在美苏谈判者之间制造友善的气氛，他们一同坐在大客厅里，等待着举行全体会议时被正式引见。这里也燃着一只炉子，但并没有温暖从高高的落地窗泻入的白色寒光。窗外，一面瑞士国旗在风中僵直地抖动，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背景是雪粒覆盖的小山。尽管我们在今

天的早些时候都相信里根有能力独挡戈尔巴乔夫，然而他在突然之间被挫败的意象却挥之不去，一种触摸得到的忧虑缠绕在人们的心头，在那些关闭的房门后面，他或许正在遭受虐待。

在整座房屋，在这个钟表王国的每一座房屋，时间都在嘀嗒声中流失，10分钟，然后20，30，40……令人难以置信地，一个小时，65分钟过后，吉姆·库恩喃喃道：“我是否应该进去中断会晤？”在我看来，舒尔茨的过火反应也恰恰暴露出他本人的担心：“听着！如果你竟然蠢到这种地步，你就不配干你的工作。”

时钟敲响了11点15分，然后又嘀嗒了几分钟，时钟的节律帮我想起了伯特兰·罗素著的《相对论入门》一书里的一段文字，这是很久很久以前在洛威尔公园的河滩上读过的：

假如我们从若干个质量相同的时钟里挑出一只，我们会发现宇宙的运行速度跟最乐观的美国人认为的一样快；假如我们选择另一只相同质量的时钟，我们会发现宇宙的运行速度跟最忧郁的斯拉夫人想象的一样快。因此，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既不真实也不虚假，仅仅取于对时钟的选择。”

我心里想，谁在里面失去了时间观念，是乐观的美国人，或是忧郁的斯拉夫人■

☆☆☆

当我后来询问荷兰人，他与戈尔巴乔夫都谈了些什么时，他眨眨眼睛说：“时差。”但他更乐意给唐纳德·里甘提供信息，他说他开始先提到了他们相近的出身（出于这个目的，迪克森被转化成

“一个农村小镇”以及肩负的历史责任：“这里你我二人，呆在一个房间里的两个男人，大概是世界上仅有的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反过来说，他们也能给世界带来和平。

他接着说：“总书记先生，我们彼此不信任并非是因为我们拥有武装，我们拥有武装是因为我们彼此不相任。”在以后的日子和岁月里，戈尔巴乔夫需要忍受此类以及其他里根式陈腐庸俗的话语的无休止的重复，吟诵的语调、韵律以及自鸣得意的创造千篇一律。然而，总统今天决心以平等的地位对待他，使他更多地感到荣幸，因而并不认为对方摆出了一副屈尊俯就的架势。里根一反常态地称苏联为“超级大国”，对其政策不抱任何鄙视的态度，并补充说苏联人有权利不赞同美国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坦率地谈到了两国之间保持的“竞争”而非“合作”的关系，这是由于缺乏信任所致。在“真实”和“出众的品质”之外，戈尔巴乔夫又给里根默默地添加了一个词语——“沉着”。在其余促膝谈心的时间里，里根获得了新鲜的经历：自己受到一个更善于辞令的谈话者的打压。总书记口若悬河，充满活力。他说消除对方提到的“不信任”只能依靠“最高层的良好愿望”，这即意味着他们应当不理睬那些蓄意阻挠者的劝告，而以新的眼光审视他们面临的“中心问题”，这关系到“战争和和平”。

也许里根这位宿命论者对托尔斯泰存在着模糊认识，他后来给我们重复这个词语时把它错记成：战争和和平不是一个“问题”，它是一种状态，是人类的双重财产。战争或和平是一种道德选择，这一选择由于广岛事件而变得令人生畏，只有人类能够对其进行争论，也只有国家首脑才能决断。总书记看来当然需要采取这种行动，他坚持认为他们必须“结束军备竞赛”，并“创造一种推动力，一种朝着——”

里根忙于在戈尔巴乔夫激昂的俄语和呆板的英语翻译之间调整他的助听器，他拿不准究竟是什么样的推动力，朝着何种方向，

但他听到了很多简单词汇，比如和平、不同、简单、年轻、老年，因此饶有兴致地听了下去。当戈尔巴乔夫为‘谈的时间太长’而表示歉意时，他的心被打动了。

他唯一不赞同并决心在全体会议开始之前加以反驳的提议是，西方应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第三世界的冲突，这话在他听来似乎是在为干涉主义辩护。里根坚定地说，美国赞成‘独立自主’，但不赞成自外向内引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观’。戈尔巴乔夫答道，他的国家并不‘出口’革命，没等里根做出反应，他老练地将话题引向了加利福尼亚下一次将要发生的大地震，他显然对里根拙于预言灾难的特点了解得一清二楚。他说苏联的地震学家预测，‘在未来3年的时间内’，里根的家乡州将发生里氏7到7.5级地震。

从那一时刻到他们起身离开，里根的思绪沿着太平洋断层，从圣海伦斯山到内华达州埃尔鲁伊兹，来来往往地幸福地漫游。



他们终于出现在大客厅，脸上带着自鸣得意的神情。当领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在全体会议上商谈双边事务时，那种亲密愉快的感觉常常荡然无存。他们在谈判桌的上首摆好姿势供记者们拍照，里根收敛起笑容，皱起了嘴唇，显得很不耐烦，戈尔巴乔夫笑口常开，但用僵直的手指戳着光亮的桌面。一位德国记者大声问：‘您们会晤的时间比原计划要长，为什么？’他们俩的回答恰恰说明了民主与专制思想之间的差异。里根说：‘因为做计划的人总是吝啬时间。’戈尔巴乔夫昂然答道：‘这次或那次会议的时间长短取决于总统和总书记本人！’

说罢两人分开，一只金色的时钟显露出来，指针指向11点25分，弧光灯暗淡下来，日光再次充满了房间。里根在桌子一边的中

间位置就座，背对着莱蒙湖，让戈尔巴乔夫得以饱览雾气朦胧的湖上风光。6对助手对称地分列两人的左右。乔治·舒尔茨的对面是埃杜德·谢瓦尔德纳泽；唐纳德·里甘面对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乔治·科尔年科；阿瑟·哈特曼大使的对应人物是阿纳托利·多勃雷宁；罗伯特·麦克法兰与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顾问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相对而坐；在两边就座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首席苏联问题专家杰克·马特洛克和副国务卿罗赞恩·里奇韦，分别面对戈尔巴乔夫的核问题专家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及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利奥尼德·赞布耶廷。除马特洛克和多勃雷宁以外的其他人都戴着耳机收听同步翻译。里根以东道主的身份询问戈尔巴乔夫是否愿意开始，然后关掉了助听器，在随后的35分钟内，失去作用的扩音器在他几乎变聋的右耳内就跟耳塞一样，另一只耳朵则灌满了后台翻译的单调的声音，由于听不到他的客人本人说话的声音，他对戈尔巴乔夫极其精心准备的表现无动于衷。

总书记首先用宁静甚至亲切的语调赞扬里根发起了将近7年来的首次最高级会谈：“这是您的想法，总统先生‘对话不对骂。’对话多多益善，建立信任，鼓励交流——商业、文化、旅游——使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非军事化。近代历史表明，高层之间缺乏交往会造成不信任在所有层次蔓延，‘我们如今是在倒退，我们之间的关系处于最低点’。

里根饶有兴趣地听到，这种状况是‘美国智囊团’及‘美国统治阶级’的过错，他们使他对国际共产主义产生了一些‘错觉’。一个错觉是“您应当向苏联人施加压力，即在军事领域取得优势，以赢得外交政策的主动权”。另外一个莫斯科在打西欧的主意。“我们没有处于交战状态，让我们祈求上帝我们永远不会。”

除非是助听器欺骗了他，他方才听到了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在祈求万军之主，西方人在提及上帝时不会引起注意，但一位马克思

列宁主义者肯定不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这是不是某种隐晦的暗示？如果是的话，戈尔巴乔夫则赶忙加以掩饰，他变本加厉地攻击美国那些危言耸听之人。罗纳德·里根注意到，这时候他的话汹涌而出。

“您想削减核武器，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您需要平等的安全，我们赞成；您打算促进人们之间的交往，我们不谋而合；您乐意让人民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同意。”总书记讲了半个小时，经过分析他的大段独白可以看出，标准的军控用语掩盖的潜台词是经济求援，除了夸耀苏联有能力保持收支平衡外，他几乎是在祈求西方给予帮助，他带着渴望的神情提到了美国的商业和技术的“分量”，以及西德和日本的繁荣，而这两个国家的军备开支“微不足道”。通过达成双边协议，也出于互利互惠的目的，军控的道德必要性必将把用于进攻性目的的资金重新用于和平的目的。

戈尔巴乔夫一再地使用“战争与和平”这几个词，“今天下午，我们将讨论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具体问题……我们来到日内瓦寻求带来和平的途径”。

金色时钟的指针现在指向了12点，里根在午饭前有足够的时间回应戈尔巴乔夫笼统的表述，或祈求同样平和的上帝，可是他的回答近乎蓄意挑衅：“让我告诉您，我们为什么不信你们，为什么对你们心存疑虑。”老资格的科尔年科眯起了眼睛盯着他，自打理查德·尼克松任副总统以来，还没有人用如此的语言对一位总书记说话。

里根指责苏联在二战结束时背信弃义，调转枪口对准它的盟友美国，无所顾忌地利用美国的裁军进度（“我们几乎一夜之间从1200万裁减到150万”），拒绝考虑华盛顿的军备控制倡议，以及共享原子弹技术的提议，一意孤行地研制、布署自己的核武器，以致到今天的1985年，它拥有的弹头数量超过以往的任何时候，与

此同时，美国的制造能力却下降到 1969 年以前的水平。然而，这种状况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正在重建”。

他认为莫斯科的军备战略与其超越国界的活动之间存在着险恶的关系，“你们的政府标榜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在任何一个地方发动革命……你们推行的是扩张主义政策，你们驻扎在古巴，距离我们的海岸线只有 90 英里，在安哥拉、阿富汗、埃塞俄比亚。我举出这些例子不是为了故意对抗，而是向您说明我们为什么心存疑虑……我已极为坦率地告诉您我们惧怕你们。”他觉得本次最高级会议的关键不在军备控制本身，而在于“确保同归于尽”战略的疯狂性，一旦那种恐惧症得以消除，“您提到的堆积如山的武器才能逐步削减”。

现在已接近 12 点 15 分的休会时间，里根选择这一时刻提出了一项建议，他明知这项提议会激怒戈尔巴乔夫，且使他难以答复，而不得不在随后的两小时零一刻的时间内苦苦思索：“我提出我的想法——和你们共同分享我们的反导弹防御屏障。我们不知道它是否可行，但我们持乐观的看法，你们也一直在研究这样的系统……假如我们任何一方找到了解决方案，让我们分享它，跟每个人共同分享，消除对核打击产生的所有恐惧。”

每个人在苏联人看来，除非总统的“防御屏障”跟马可·奥勒利乌斯的龟形大盾一样是具有杀伤力的防御物，再没有比全球性防御体系对抗终极进攻更难以理喻的概念。然而他却依然喋喋不休：“它不是一种武器，而是一种系统……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梦想。”

里根站起来送戈尔巴乔夫到门外，这一回他们一同穿上了外套。我和白宫电视制作小组一起在台阶的弯曲处等待，我得到的印象是，总书记宁可自己走掉。当荷兰人与他告别时，他的褐色大眼睛里流露出一股受伤和迷惘的神情，或许他正在心里默默地复述

他将告诉苏联使团同志们的一句话：“这个人是个真恐龙。”



如果说恐龙没有其他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它们至少有一种庞然大物的威风，而戈尔巴乔夫也没有犯那个一般人通常犯的错误——认为这只恐龙的大脑只有豌豆般大小。在索绪尔宫进午餐时，里根心满意足地一边嚼着湖鱼，一边只字不漏地给他的顾问们重复他给总书记讲述的发生在西部海岸的火山/地壳构造活动，这些活动可追溯至遥远的 4 世纪。性急的肯尼思·阿德尔曼害怕他漫游进远古时期，于是斗胆进言：戈尔巴乔夫这种人有可能因为不堪忍受过度的耍弄会拂袖而去。另有人问，假如戈尔巴乔夫龇出有名的“钢牙”，他该怎么办。

他把座椅朝后一退，摆出一副失恋的表情：“我会说，麦克，今天上午您对我信誓旦旦，怎么又变卦了！”



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于 2 点 25 分开始之前，我和罗恩·里根站在大客厅里闲聊，他那高高的运动员身材让我想起年轻时的荷兰人，但他轻柔的握手和眼睛却是南希的。我们谈得很起劲，没有注意到总统从大厅另一头的门进来。

“那些文人！”荷兰人大声说，笑着指指我们，他的随员们也跟着咧咧嘴。

“哎呀，”我低声对罗恩说，“我面临着失去客观的危险。”

“那有可能，他代表着正确的事情。”

“比如”

“仁慈，诚实，体面。”

“你的确那么认为，是吧，不是因为——”

“他是我父亲！”

“而且是美国总统。”

他摇摇头，举起大拇指和一根指头，间距只有几毫米：“我爱我爹，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大概就这么深。”

巨大的吉尔轿车突然出现在外面。荷兰人出去迎接，罗恩和我被一位小个子俄国人急切地推进了绿厅。奇怪的是，他的脸让我觉得眼熟，我们和他一起呆在门后面，门没有关严，从门缝里传来与会者落座和拉开公文包的声音。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小个子俄国人似乎没有注意到他把门留了一条缝，他的衣袖擦着了客厅里摆放的百合的花蕊，因而只顾观察袖子沾上的褐色斑点。

“小间谍！”我对罗恩耳语，眨眨眼睛。我们的朋友对斑点作出的反应很剧烈，动手拍打花粉，又用嘴巴吹，而后走到外面的露台上和克格勃同事们商议。我不禁又一次纳闷在哪里见过他。

荷兰人镇静、柔和、清晰的声音从大厅飘进来：“嗯，按上午的规矩，您先发言——”“咔嚓”一声，一只看不见的手把门关死了。

从门的另一边首先传来低沉的男中音，继而透过门心板发出沉闷的回响，地道的斯拉夫语音和语调，抑扬顿挫犹如俄国音乐，它让我想起了9年前在卡内基音乐厅，由罗斯特罗维奇和霍罗维茨演奏的拉赫尼玛诺夫的慢板大提琴奏鸣曲。对上次遭遇（以及这一次）的某种感触使祖国聚积的所有愤懑突然迸发出来——委屈的忧郁，激愤，不祥的预感——俄国学者承认，它一旦决口则势不可挡。

戈尔巴乔夫的声音越来越大，我们壮着胆子把门拉开一条缝，但我们俩都不擅长俄语，因而束手无策，但我们现在领略到了他那达到饱和的声音，那是一种悦耳的声音，从容不迫，毫不犹豫，慷慨

激昂。在我能听懂的几个词中——和平，战争，温伯格——有一个首字母缩略语一再被重复，“S D I”^①。

☆☆☆

一位佩带着白宫徽章但无其他标志的年轻人从露台上走进来，那位小个子俄国人面无表情地跟着他。

罗恩小声说：“不怎么认识你，可我觉得场面挺吓人的。”

我们的热心肠同胞会意地趴在门缝边倾听，给我们概括戈尔巴乔夫讲的话。

“他正在谈论均势，说自 1960 年以来我们的 SNC 增加了 3 倍——”

“SNC”^①

“战略核费用——他们正密切关注我们的增长速度——但要求双方共同削减——说我们在计算机方面领先他们——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个苏联人承认这个。”

看到我笔走龙蛇，小个子俄国人变得焦虑起来，他拍拍我的肩膀。

“他想查看你的徽章。”

我捏着翻领给他看，他凝神观瞧，然后蛮横地用手盖住我手中的笔，“不，不”。

这就好似一个头脑正常的人喝令另外一个人走开。我们毕竟置身于我们自己的外交领土上，但我慌乱地收起了笔。那位年轻人离开时对他咬牙切齿道：“哥儿们，你这个混蛋惹恼了我。”

在隔壁，戈尔巴乔夫似乎正对里根说着类似的话。

① 战略防御计划。



实际上，从残存的记录来看，他并没有越出礼貌的界限，但他那大提琴般的声音中包含着威胁则毋庸置疑，40分钟后它达到了高潮：

温伯格说，假如苏联拥有一套空基反弹道导弹系统，对美国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假如你们拥有它，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这是因为不信任……战略防御计划是一场可怕的军备竞赛，一场争夺太空的竞赛，我们不得不采取措施，就碎一只瓷盘那样粉碎你们的防御屏障！

我弯下腰尽可能贴近门缝，眯起眼睛窥视，希望看到荷兰人的反应，可我只看到他身后窄窄的一溜落地窗。我刚要直起身子，只见一格窗玻璃光影闪动，突然间我看到了戈尔巴乔夫的一幅完整的镜像，他身子前倾，做着手势，窗外愈来愈阴暗的天色把他的脸衬得没有血色，他的胎记喷发着怒火，脸上怪异地似笑非笑，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在相反情感的重压下尽力微笑着。然后他往后一靠，声音戛然而止，影像消失了。

里根操着粗哑的声音开始吐露衷肠，但顽固依旧：“还是我今天上午说的，我们彼此不信任。”他接着讲述了俄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段背信弃义的故事，我们的轰炸机希望向德国纵深飞进，但苏联机场却拒绝给予飞机加油和补充装备的权利，迫使它们改道英国进行短程飞行，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代价。

他那无以复加的执拗记忆力让我不由得眉头一皱。他谈的是

给‘华沙起义’空投援助物资一事，消息于 1944 年 8 月末传到了卡尔弗市，在一两周的时间内，基地已人人皆知英国和美国的空投行动遭到了‘赤色分子’的刁难，但经过协商，我方获得了着陆权。假如荷兰人已将此事遗忘，我想他或许会通情达理地承认，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红军抛洒的鲜血比我们要多得多。

然而，他是美国总统，我只不过是他的吹毛求疵的传记作者，吉米·卡特毫无疑问倒会说一些甜言蜜语。可是，事实会不会如此，即我们美国佬——最幸运因而也最天真愚蠢——没有权力感伤地看待我们难以理解的事情。伟大的爱国战争在 20 世纪俄国人的记忆中是一块最巨大的创伤，一个从娘胎里带来的标志，一个烙在头脑上的斑块。也许，荷兰人这个纯真的傻汉暴露出自己所受的教育有限不失为明智之举，这反而使戈尔巴乔夫既不便发怒，也不好蔑视，而生出一种近似温柔的情感。

总书记心平气和地 唐纳德·里甘注意到他果真在旋弄着自己的两个大拇指 听着里根反驳他的驳斥，逐条地讲述在冷战时期发生的所有令人失望的事情。他费心费力地讲了 15 分钟，却被后来自己讲述的一则中国寓言给搞糊涂了，这则寓言讲的是手持‘坚不可摧的盾’和‘锋利无比的矛’的武士。戈尔巴乔夫用温柔的声音打断他说，飘浮在太空中的“武器”，无论是矛还是盾，实际上都是军用的。

里根冷冷地说：“不，我不同意。”一阵短暂的沉默。

戈尔巴乔夫说：“这好像是一条死胡同。”

又一次不安的停顿。总统清清嗓子：“现在，我有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就我们俩——”

什么东西在小个子俄国人的雨衣里面“嘟嘟”地响了起来，他浑身一震，好似触了电一般，抓起帽子，冲了出去，客厅的门也没关上，但他离去的声响淹没了荷兰人正在说的话。

“我们走，”罗恩说，拉上派克大衣的拉链，“爸爸要带戈比去散步。”

“散步——去哪儿■”

“台球室。”

我匆忙跟着，困惑不已：“这就是那个所谓的自发的邀请■”

“噢，让我引用原话，这应当是出乎意料的事情，我的引话结束。当然，我们的人得告诉他们的人。”

从湖面上吹来的空气冻得直让人咳嗽，我们站在湖边等待着两位领导人穿好大衣出现，他们来到后也咳了起来。里根走在前面领路，顺着一条碎石小道走到了湖边，他呼出的白色雾气与戈尔巴乔夫的混合在一起，我们也一样——翻译、医生、私人助手、特工、摄影师。那位小个子俄国人现在戴上了帽子，看着他喘着气跟在总书记的身后，我终于认出了他，他正是星期日夜那家灯具店里3位低矮的抽烟人之一。

我设法赶上前去，正好听到戈尔巴乔夫说他欣赏了总统主演的一些影片，“特别是您失去双腿的那一部”。

“噢，谢谢。”里根说，兴奋得脸色发红。“顺便说一句，您能否告诉，嗯，阿巴托夫，那些影片并非都是二流货。那一部，《俭斯罗》还被选为有史以来的十大影片之一。”

德雷克·麦克休被截肢的痛苦一直伴随着他们走下斜坡。戈尔巴乔夫只打断了一次，问：“看到您在银幕上那么年轻，会有什么感受■”

“您可为我创造了个说笑话的好机会，”荷兰人说，在自己和翻译之间拉开一点距离，“就像遇见了一个你根本不知道的儿子”。

他们笑了起来，一边穿过玻璃门进入台球室。我们注视着他们扭动着身子脱下外套，坐在熊熊燃烧的火炉前。里根递给戈尔巴乔夫一份由保罗·尼茨起草的一系列军控建议，他们就像俱乐部会

员一样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阅读，从火里弹跳出一块火炭飞过他们的头顶，落在地板上咝咝作响，两人谁也没注意。

这些建议是为参加削减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人员拟订的指导原则，提出将洲际进攻系统削减 50%。戈尔巴乔夫不加评论地看下去，直到有关太空防御的那一小节，里根执意将这一部分包括在总的一揽子建议中，它允许美国和苏联在遵守 1972 年达成的协议的前提下研究并开发任何反弹道导弹系统。

我看到总书记抬起头来，一脸疲惫的神情，他说了一些激烈的言词，荷兰人则遗憾地摇摇头，两人之间的炉火继续燃烧，但房间似乎失去了一些暖意。



在随后的 55 分钟内，我们站在台球室的周围，踩着冻僵的双脚。一位先遣人员抱怨道：“我的未来在哪里”即使习惯严寒的俄国人也冻得脸色发青，面部皱缩，活像观赏类甘蓝。薄雾低低地悬垂在湖面上，日内瓦的钟声每隔一刻钟鸣响一次，透露出一种难以言传的悲哀。我对罗恩说：“我觉得里面的事情不太妙。”他刚要回答，只见玻璃门突然打开，传出了戈尔巴乔夫那低沉而圆润的笑声。他和荷兰人红光满面，笑着走了出来，结伴走上小山，我们其余的人慌忙跟在后面。我紧步向前，正好听到荷兰人说：“这么说，您愿意继续谈下去。”

在他身旁上下移动的那顶霍姆堡毡帽有力地点点头。

“那么，总书记先生，我很乐意邀请您和戈尔巴乔夫夫人明年访问华盛顿。”这时他们已经走近了私人车道，停下脚步，彼此对望着。让我惊奇的是，戈尔巴乔夫在临时作答时脸色有点发白。宽大的吉尔在某种听不见的信号召唤下慢慢爬了上来。

戈尔巴乔夫的翻译声音单调地说：“可以，过后您必须来莫斯科。但今天晚上还有会谈，还有明天！”

他们紧紧握手，眼里流露出爱慕，掺杂着几分轻松，我很少见过如此的感情交融。大家一动不动。荷兰人说：“那么，晚上见。”他们分手后，吉尔的防弹门“嘭”地一声关上时发出闷闷的响声。



随后，在向总统询问情况时，舒尔茨、麦克法兰和里甘对再举行两次峰会的消息感到振奋不已，因而在台球室里进行的显然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会晤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担心。戈尔巴乔夫已经定下了基调，除非美国停止部署“太空武器”，苏联不准备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里根不同意使用“武器”一词，并再次提出联合研究共同防御“屏障”。戈尔巴乔夫含蓄地指出，一位乐于利用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广义”和“狭义”解释的总统，他或许应当澄清他所说的“研究”的含义，一种含义是将研究局限于实验室里，另一种则包括实际建造原型。

总书记的挖苦话是要让里根袒露自己的真实面目，是舒尔茨式的妥协迁就者，还是温伯格式的冷战斗士。他并不顾及苏联人的感情，毫不犹豫地说：“反弹道导弹条约只有实验室理论是不够的。”

戈尔巴乔夫认为，这句话意味着里根打算在太空实验“第一次打击能力”；难道俄国人会真的相信美国科学家愿与别人共享此类实验数据吗？纵然他们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双方也部署了各自的系统，除了上帝，谁又能控制在空中飘浮的军事装备？前景不容乐观，因为“上帝提供信息很有选择性，也很难得”。

里根把这句奇怪的话给向他询问情况的这几人重复了一遍，

并认为这是秘密信仰基督教的又一明证。他没有想到戈尔巴乔夫随口提及的圣名也可能是为了糊弄他，但他从对手的谈判方式上敏锐地觉察出了，或者说怀疑到了，苏联政治局的恐惧。“戈尔巴乔夫遇到了一个政治难题，（他）不知道如何就战略防御系统做出让步。”

他倾听了他不在场时别墅里进行的一场相当执着的讨论的概要。乔治·舒尔茨没有告诉他科尔年科就着陆权一事大光其火（“你们的总统完全搞错了”），长期的经验让国务卿明白，试图改变荷兰人的某一成见难于上青天。也没人跟他说起南希和赖莎·戈尔巴乔夫一起用茶点时，就荷尔蒙展开了一场口头大战。因此总统在离开活水别墅时带着（出去时对罗恩和我诡秘地眨眨眼睛）一脸的满足，并告诉他的左膀右臂，他期待着享用晚餐以及和总书记进行第二天的辩论，“你几乎会喜欢上他，但我告诫自己不能这样，因为他可能会变卦”。



第二天上午果不其然，从里根到达苏联大使馆——就像是一只曾经用来贮存化学品的箱子——的那一时刻起，戈尔巴乔夫让对方明白，昨天的友好暂时中断。两位首脑就人权问题进行了单独会晤，但毫无结果（戈尔巴乔夫声色俱厉地说，苏联犹太人比美国妇女和黑人更幸福），尔后两人来到长长的挂着棕色窗帷的会议室与各自的谈判小组会合，会议室采用深受极权主义者喜爱的无影灯光照明。

里根自己的情绪也焦躁不安，早餐喝的咖啡过多，膀胱有点受不了。此外，乔治·舒尔茨在最后一刻给他提的建议让他更加烦躁，舒尔茨劝他避免在阿富汗及尼加拉瓜问题上就意识形态发生

争执，以此哄劝戈尔巴乔夫在军备控制方面做出一些实质性让步。

他刚把保罗·尼莎的战略进攻系统削减 50% 的提议重新摆上桌面，总书记便马上要求按比例同步缩减美国的防御计划，“你们觉得战略防御计划符合反弹道导弹条约，我们深感惊讶。该系统是布署在太空中的武器，是稳定的破坏因素”。

他们再次陷入昨天下午的僵局，只是这一回谁也不试图控制自己的愤怒，虽然是在全体会议上，但他们漠视助手们的存在，依旧是单独会晤的阵势，他们互相指责对方抱有‘错觉’或‘幻想’。有一回，总统伸出左臂，张开五指，拒绝被对方打断。乔治·吉普摇身变为恶棍线上球员。据苏联科学家估计，战略防御计划费用高达 1 万亿美元，戈尔巴乔夫引用了这一数字，问美国是否钱太多需要烧掉。里根则坚持认为，为了摆脱恐惧获得自由，付出这个代价也值得：“我的梦想 响亮而坚定 就是要防止这些导弹倾泻在无辜的人们头上。”

戈尔巴乔夫的声音更响亮：“这是你的和平梦想，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们越来越愤怒，形象也逐步地回归原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防毒面具”，到阿金库尔的“弓和箭”，再到俄罗斯神话里的“火鸟”。到了中午时分，他们活像一对斗鸡四目相对，早已将别人丢到了九霄云外。

戈尔巴乔夫 当我们说我们不会用武器与你们抗衡
时，你们为什么不相信 ■

里 根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想要的只是一种
屏障 ■

戈尔巴乔夫 请回答我——你怎么回答 ■

荷兰人里根传

里 根 我是在回答——以反问的方式。

戈尔巴乔夫 回答我那个问题,总统先生。

总统既不能也不愿意回答,他讨厌在智斗中处于下风。而戈尔巴乔夫也敏锐地看出迫使他表态的危险性,“我的情绪过于激动,不得不对您坦露我的真诚。我恳求您在这一轮军备竞赛开始之前就停止它”。但总统依旧坚定不移,他以战略防御计划为自豪,并提醒戈尔巴乔夫苏联自己也拥有违反协议的防御系统,克拉斯诺亚尔斯雷达。

他或许是第 20 次发问:“你们真的不愿意共享■”

接下来,他们只是沉默地瞪着对方。在舒尔茨看来,整个房间似乎凝固了 30 秒,然后戈尔巴乔夫将钢笔往桌子上一扔,说:“我很遗憾你们体会不到我们的感受。”

☆☆☆

日记,1985 年 1 月 20 日——应该是 21,因为时钟早已敲过午夜 12 点。就像中世纪的公告传报员吆喝的那样,一切平安。最级会谈已结,剩下的联合声明现正由二等助手们在国际会议中心争分夺秒地打印。今晚早些时候,当戈尔巴乔夫们晚餐后正准备离开索绪尔宫时,舒尔茨发了一阵子雷霆之怒:苏联谈判人员显然对声明的第 38 段第 4 小段第 3 条款的措词(仅为外交术语,对任何一方都毫无意义)颇有异议。戈尔巴乔夫冷静地命令科尔年科撤除障碍,而后与荷兰人握手告别,这是两天来的第 13 次,他们似乎情不自禁地要触摸对方,长久地彼此凝视,褐色眼睛对着蓝眼睛。

这种接近性渴望的面对面紧握双手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为了再三证明他们没有处于剑拔弩张,或者说盾牌对盾牌的状态。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退化到了使用中世纪语言,他们达到了公对峙的地步,假尔巴乔夫当时拂袖而去,就像赫鲁晓夫可能的那样……然而,他却没有,午饭归来后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他们在下午单独会晤时轮流讲故事,戈尔巴乔夫扔掉铅笔的时刻乃是最危急的时候。

如果说最高级会谈是一场神经战,那么荷兰人凭着麻木不仁赢得了胜利。

当全体会议于5点20分结束时,有关人员接着出席了由瑞士人举办的招待会。为了能见到戈尔巴乔夫我也参加了,但房间里挤满了力争上游的外交家们,因而我只获得了延期保证,站在冰冷的黑夜里无处安身。一位好心的司机主动给我提供了一个避难处,结果我跟随总统车队回到了索绪尔,真令我心花怒放。最初曾产生过阻止司机的愚蠢冲动——嗨,那是红灯!——随后便陶醉在它不可阻挡的势头中。有5辆车跟在荷兰人宽大的凯迪拉克轿车的后面,我乘坐的梅塞德斯牌轿车是第4辆。凯迪拉克前的车辆依次是一辆诱饵车,一辆灰色前卫车,一辆先遣车,一辆指挥车,一辆通讯车,以及另一辆由国务卿乘坐的高级大轿车,我们的后面跟着两辆新闻采访车及一辆救护车。车队由瑞士警车和摩托车开并殿后,警灯闪,警报器发出的我联想起影片《巴顿将军》的电影配乐里刺耳的短号声。雪花飘飘,顺着卢塞恩路站着荷枪实弹的瑞士士兵,背对着我们。旁观的人群欢呼雀跃,他们的脸被冻得发白,但如痴如狂,

荷兰人里根传

他们目睹了强权人物在面前经过，看到了荷兰人的笑容和挥手：

您祝福的手指在挥动，
像海鸥的翅膀搏击在暴风雨中

车队风驰电掣般驶入索绪尔宫，尖啸声随之消失。在里根夫妇为出席晚更衣之时们在波塔别墅来了个叙谈会就两位首脑之间异乎寻常的“感情关系”各抒己见。一位来自中央情报局、表情阴郁的年轻人把它归功于罗纳德·里根的幽默感：“今天上午他把戈尔巴乔夫逗得捧腹大笑。他说莫斯科的民主程度与华盛顿不相上下，那里的任何人都能像美国人在国内一样，站起来大叫：‘里根总统是个不称职的畜牲！’”

我听到苏联车队到达的声响——迟到了半小时 现为 8:28——于是赶忙出来与消息源记者小组一同站在这座宅第的台阶旁等待，它那帕拉第奥式的正面被灯光照射得精美绝伦，稀稀落落的雪花在泛光灯的光柱里摇曳闪烁。摄影师焦灼地举头凝视黑黑的天空，低头吹去落在镜头上的雪片，4 棵光秃秃的杨树伫立在冰冷的空气中，如羽毛一般。

当戈尔巴乔夫的摩托骑警驶近王宫时 他们 非常礼貌地关闭了警报器，因此以降至 10 英里的时速行驶的摩托车队在夜幕中几乎悄无声息地接近了大门 构成了一幅美妙的画面。开始 过黑色的铁栅及呼出的雾气，只见一点迷离的蓝色灯光如磷火般跃动，渐渐增大，最后幻化成一辆颠簸晃动的警察摩托。这时大门打开了，一辆辆

荷兰人里根传

摩托车尾随而进,后面跟着庞大笨重的先行车辆,最后是那辆宽大的吉尔,插在车身两旁的红旗被碳弧灯照射得鲜艳夺目。此时的夜空中飘荡着用琴演奏的乐,我循着音乐的方向望去,只见荷兰人和南希浑身上下金光闪耀,站在别墅洞开的门口。

吉尔(车闸似乎被固定了起来)悄然停下,我这才第一次目睹了赖莎·戈尔巴乔夫的风采:眼睛不大但坚硬如戈比^①,脸上挂着迷人的微笑,耳饰不停地颤动。南希面带悠闲的轻蔑从发式到细高根皮鞋上下打量她。

一位澳大利亚记者咕哝道:“老天,女人也要布署核武器。”

当他们站好位置让记者拍照时,麦克·华莱士的儿子,一位全国广播公司麾下的记者,询问何时取消新闻封锁。荷兰人说:“消息太好了,以致——”但余下的话淹没在按动快门的嘈杂声中,然后他们走进屋内。

我们站在房子周围不愿离去,可窗子捂得严严实实什么也看不见。

澳大利亚人低声细气地说:“想想今晚在那个餐桌旁就座的人物吧!整个世界都置于他们两人的股掌之间!”

早晨 6:15——仍在洲际大厦,毫无睡意,把以上内容打出后又意外地获得一则热门消息。一位好心的 WH 电视台摄影师问我是否想观看昨夜在索 尔宫拍摄的未经编辑的“干杯场面”录像带。里根和戈氏冗长的言词以及他们之间微小的差异极为有趣,我不妨用影脚本 的形式将其展现出来。

① 苏联辅币名,100 戈比=1 卢布。

荷兰人里根传

里 根 极其冷静,僵硬的袖口搁在摆放着小苍兰的桌子上。我们的会议结束了。我说,我确信别人也会这样说,这次最高级会谈只是开端,而不是终结。

他停了一下,看不见的翻译蹲坐在他和赖莎之间的上,把话翻译给坐在对尔巴乔夫听。

无论我们之间存在着何种异议,我们已经做出了重要的决定——我们将继续谈下去。

他白如小苍兰的双手从袖口里露出来,采用另一种全然不同的语言风格。

里 根 我们彼此都接受了访问对方的邀请……我想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并做出了一些共同决定(懂英文的赖莎鄙夷地把眼睛朝天花板上一翻),但我们并没有将任何事情拒之门外,我们将继续会谈。缔造我们国家的那场革命的一位早期领导人——汤姆·潘恩——说:“我们有力量创造一个新世界。”他缓慢地,一字一句地着,带着祖父般慈祥的坚定信念,他的眼睛片刻不离戈尔巴乔夫脸。)

我想我们现在的努力同样体现着那种精神,因为我们尝试解决的问题是给人类

荷兰人里根传

带来悲伤、造成悲剧的问题。我想我们已经在此迈开了坚实的一步。

挤坐在桌子旁的人们都在倾听：戈尔巴乔夫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动不动；南希跟他一样；赖莎的颈背对着总统；坐在里根旁边的唐·里甘朝麦克兰投一眼无语的“去妈的”；科尔年科眯着眼睛，一副危险的样子；谢瓦尔德纳泽凝望着空间；舒尔茨还是老样子，俨然一只人形水罐。

我情愿认为这些会议也体现了那种精神——双方抱着找到解决办法的意志和愿望，这些办法不仅仅会有益于世界人民，而且（头一挺）有益于我们的后人。因此，我提议，总书记先生，戈尔巴乔夫夫人（转过脸，对她璨然一笑）以及在座的列位，让我们为所有的那些人干杯，正是由于虔诚的祈祷（他因为虔诚而声音粗哑），我们才能给予他们以前不曾有过的东西。

他伸直胳膊端着香槟酒杯，随之响起一片清脆的叮当声，他痛饮以表感激之意。然后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小房间里突然响起了掌声。

戈尔巴乔夫（等待掌声落下）接过了接力棒。

总书记讲得比荷兰人还长，但他的话被翻译得很不

荷兰人里根传

流畅 (有一次,我们的人不得不纠正他的人)因而很难转
录下来,但他那恳求的凝视和焦躁不安的手指动作暴露
出本次最高级会谈的结果:在荷兰人的记分牌上,不可动
摇的障碍得1分;难以阻挡的力量得0分。

上午7——日内瓦灰蓝色的薄雾渐渐消散,矗
立在莱蒙湖另一边的阿尔卑斯山自我们到来后第一次
露出它的容颜,积雪纵贯,暗淡无光。白宫工作人员正在
这里的12层楼上拆除办公设备,拔去计算机的电源插
头,用碎纸机毁坏文件,空气中散发着汗味和腐烂的苹
果核的气味。一位体态丰盈的速记员 (由于彻夜打字而
睡眼惺忪)递给我一份将于今天上午发表的“联合声
明”,上面印着一行醒目的“保留至上午10点”的字样,
“保留”什么 ■ 该声明罗列了就以下方面达成的一致意
见:文化交流,北大西洋空中安全防护措施,降低核风险
中心,以及互派领事。但这些“一致意见”和声明试图掩
盖的分歧相比之下显得无足轻重:人权,地区性争执,限
制战略核武器第二次会谈协议的遵守情况,尤其是战略
防御计划。声明里有惯常使用的削减战略武器的虔诚话
语,“合理地加以应用”,提到了达成中程核武器协议的
必要性,此外 有这样的——荷兰人的——口头禅:核
战争 有输赢,永远不能打起来。经过4 年毁灭性的军
备扩张,东西方领导人已经同意控制这场争夺优势的核
竞赛。

**在举行过联合签署仪式及香槟招待会后 (心想刷新统计史
的戈尔巴乔夫又拉着里根进行了两次单独会晤),然后总统飞赴布**

鲁塞尔,向北约领导人报告说,他正与一位强有力但爱好和平的苏联领导人对话。将近 6 点钟他才摆脱了他们的祝贺,重新登上空军一号专机。在飞越大西洋时他难以入眠,身穿丝绒便裤在过道里来回踱步,重新获得时间这一奇迹令他欣喜不已。他羞愧地证实,尽管他尽职尽责地喂养,年轻的胡塞因·阿加汗的金鱼还是死了一条,于是在日内瓦宠物店展开了一场紧急搜寻,结果是找到了两条一模一样的替代物,现在正欢快地在索绪尔畅游。任何国家元首一般都不打招呼便起身离去,但荷兰人觉得有必要留个字条,说明金鱼的死亡及更换的秘密:

亲爱的朋友们:

我根据说明将白色半球物放入水箱,并从鱼食器中捏两大撮喂它们,早晚各一次,有时我还添加一些彩色颗粒鱼食。

星期二,我发现你的一条金鱼沉在了水底,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于是我放进了两条新的长得一样的金鱼,希望会令你满意。

谢谢你们让我们住在你们漂亮的家里。

罗纳德·里根

工作日的上班时间是上午 8 点。19 个小时后,总统在位于美国国会大厦后面的直升机停机坪上走下飞机,瑞士时间自此结束。在国会大厦内,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正在等待中,他告诉他们“或许是播音员的老毛病在作怪,但我决定直接向你们汇报情况”)他自认为代表美国人民在日内瓦取得了成就,并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荷兰人里根传

☆☆☆

第二天上午他睡得很晚，醒来后沐浴在获得 81% 的国会投票赞成率的阳光中。他当天最重要的事务是和麦克兰商量贝鲁特人质一事，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正在进行一项秘密活动，随时都能解除对他们的拘禁。”

第 34 章

爆 炸

如果说罗纳德·里根的权威和声望曾一度达到了顶峰,那么,这一时刻便发生在 1986 年独立日前夕晚 9 点 39 分,这时他按下按钮,忍住泪水,注视着一束激光掠过纽约港射向自由女神像。海湾周围聚集着成千上万的人们,全世界约 10 亿电视观众和他一起领略了这一壮观的场景。

自由女神并非在一瞬间便从黑暗步入了辉煌。起初只有垫座发亮,女神黑乎乎的铜铸身躯依旧在闪烁烁的海岸线和摩天楼的环抱中沉思默想。接着光亮徐徐上升,直至将所有的颜色都燃烧殆尽,雕像通体发亮,洁白如玉。在加弗纳思岛的贵宾席上,我身后照例有位统计专家介绍道:“您看到的灯光强度达 2000 千瓦。”

依我看,从这个角度理解或许更贴切:照亮自由女神的过程与荷兰人达到其总统生涯的巅峰之间存在着某种无意识的象征意义。最初他的胸衣被鲜血染红,接下来是他的赤字国防开支,然后是经济衰退以及与“邪恶帝国”抗衡的黑暗岁月,最终出现了经济的急剧振兴与光明的希望!他身为美国年龄最大的总统,却刚刚赢得了美国青年 88% 的支持率,这是史无前例的。此外,他对立法的影响力也已恢复,仅仅 8 天前,众议院以较大优势的表决结果,赞

成重新对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

☆☆☆

一个半小时之前，我刚好瞅见荷兰人面对落日，大张着嘴巴打呵欠。我们置身于一顶尖顶大帐篷内，避开了人群的视线，他像往常一样在重大活动开始之前总是超然物外。

“长夜漫漫哪，总统先生。”

呵欠变换成了笑声，他说：“而且还是个大清早。”

陪他一同出席女神雕像百年庆典的法国总统密特朗请求对方原谅，匆匆小解去了。我不禁想到荷兰人的前列腺虽然也同样有麻烦，但他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在这样的时刻涌起排泄的冲动，120名小号手已经演奏起了约翰·威廉斯的《自由乐章》。南希·里根大睁着双眼盯着我，显然希望我开口说话，免去她不得不与密特朗夫人攀谈。

最后一缕余辉落在了她的白色丝绸礼服上，我费尽心机也不过说了句：“您在那束光线里显得很好看。”

她说：“谢谢，但我可没想到会起风。”

虽然已是仲夏，从新泽西吹来的微风出乎意料地凉，不停地掀起帐篷的窗帘。仪式还需进行两个半小时，她只穿着一件卡地根式开襟毛线衫为她抵御风寒。我看着她的白礼服和发青的双手，心里残忍地寻思：她活像一面彩旗。

我问：“总统先生，您与密特朗先生的重逢有何感想？”

他正在看表，有那么一会儿似乎不理解我的问题。

“噢——嗯，是的，很好，令人满意。”南希抬手给他理一理额发。

我们周围的先遣人员发狂般地朝着戴在腕部的话筒低语。里

根白宫有两大禁忌：推迟总统的日程安排，让他的爱妻伤风感冒。但在密特朗拉上拉链之前谁也无计可施，我于是想起了拿破仑长时间地斜倚在树身上，等待自己的膀胱清空。

我说：“听说他即将会见戈尔巴乔夫。”

密特朗回来了，使荷兰人免于回答这一问题。现在轮到法国助手们对着腕部讲话，外面的乐队马上奏起了军队进行曲，我们等待着鼓乐声响起，然后跟随密特朗夫妇来到总统包厢。

我从荷兰人的随员队伍的末尾中脱出身来，匆匆离去，以免聆听由肯尼·罗杰斯、安迪·威廉斯及米里尔·马蒂厄献给法美两国理想的“音乐颂歌”。密特朗放大的声音追随着我走过新近铺就的草皮，他肯定被说服首先发表讲话。劲风刮走了他的大部分法语，但最后几句用英语说的话却灌入我的耳中，他竭尽全力显得热情洋溢：“生日快乐，美国！生日快乐，自由女神！”

在绿宝石般的天空映衬下，岛上的大部分军事建筑显得一片黑暗。为典礼临时搭建的白色帐篷时而充气，时而泄气，就好似鲸鱼在呼吸。脖子上挂着一串项链的伊丽莎白·泰勒从其中的一顶帐篷里走出来，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踩着高跟鞋一扭一摆地朝大看台走去。

荷兰人预定在半小时后讲话，因而我得以沿着一条小路穿过树林，找到了一处绝佳的观察角度，将繁星点点的海湾尽收眼底。海湾从东到西桅杆林立，停泊着数百条巨大的船只，静静地轻摇。在今天早些时间，它们升起了30个国家的旗帜，扯满风帆列队行进，接受两位总统的检阅，同时接受检阅的还有4万条较小的船只，以及强大的美国海军舰船。令我失望的是，“西奥多·罗斯福号”踪迹全无，但明晚，一艘几乎与之不相上下的核动力航母“约翰·F·肯尼迪号”的甲板可以为荷兰人提供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烟火表演场地。

至少文献资料上如此记载。

我暗自庆幸作家的本能——置身于事物的边缘地带，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倾听——将我指引到这样一个地方，展现在眼前的美景远远超出了今晚表演的策划者，戴维·沃尔福及其“自由女神周末”工作组的想象：下曼哈顿高楼鳞次栉比，每座玻璃箱建筑都构成一个闪烁的星系。但说实话，我是出于一种失败感才逃避罗纳德·里根的，我这位传记作者的日子并不好过。

并非是因为荷兰人对我嗅着他的踪迹，记下他的一言一行表示反感，他在苜蓿俱乐部开过这样的玩笑：坦白地讲，我对此事未曾多加考虑，直到有一夜南希在睡梦中打喷嚏，而且我听到埃德蒙说“祝您健康”^①！7个月来，我不断采访他，追随他走遍了半个世界，与他的妻子共进午餐，在罗斯福厅列席高级会议，并试图搞清楚为何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某个所谓的“强悍人物”这一道理。我与麦克·迪弗、唐·里甘、乔治·舒尔茨及坎普·温伯格交朋友。一派学者风度的哈特菲尔德参议员将他在国会图书馆附近的城区住宅卖给了我，住宅的底层早已变成了一座档案馆，塞满了里根文献汇编。年轻而金发碧眼的基姆·蒂蒙斯佩戴着漂亮的手镯，偶尔从白宫的讲稿撰写部旷工，帮我建立起一份年表，而且我也正准备聘用一名专职助手。然而，日内瓦的魔力业已消散，荷兰人在我的眼中再次变得高深莫测。更糟的是，在他那寂静且充溢着虔敬气氛的办公室，我是否胆敢抱有这样大逆不道的看法——他的脑袋里依旧空空如也。

当我问及他的城府究竟有多深时，上述几位密友提醒我说：“所见即所得。”然而，我却难以相信我的“所得”竟少得如此可怜，他的城府看上去竟会显得如此之浅。罗纳德·里根并不像40年前

① 原文为德文，尤其用作对打喷嚏者的祝愿。

那样逢人便大谈特谈政治大道理，如今，75岁的他大部分时间沉默寡言，令人捉摸不透。主持会议时只讲寥寥几句开场白，连这几句话也是拿着打印好的卡片“温顺地”我只能这样描述他的行为）照本宣科。当有人直接向他提问时，他就再次求助于卡片，如果卡片也爱莫能助，他就笑一笑，耸耸肩，让舒尔茨或里甘代劳。有时候，偶然冒出的只言片语让他想起一则笑话，或勾起一段往事——前者一般来说既有趣又贴切，后者则可能使他离题千里，不着边际地漫游。在一阵尴尬的暂停后，里甘不得不尽力使会议转入正题。令我感到惊异的是，荷兰人浑然不觉被人拉了一把才摆脱了困境。至于国会里的反对派，比如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詹姆斯·怀特，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欧内斯特·F·霍林斯有时候似乎在满屋子找痰盂。对于这些人的脸上流露出的鄙夷神情，他同样无动于衷。

除了惊异，在采访中总统的回答且不说语无伦次，单单其平庸乏味就令我沮丧不已：

莫里斯： 在东京的那个星期一上午，代表国务院就恐怖主义问题采取主动的是您，还是别人■

里根： 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您为什么不在声明中提到它■”她持支持意见……他们接受了，然后通过了，然后我们散会在茶室午餐显然有人已经看到了声明，我们已经添加了一些内容。就在我们经时，萨姆·唐纳森走上前来，大声说：“您为什么没提到卡扎菲和利比亚■”然后格格发笑，我被其它的人给包围了，于是我说：“萨姆，如果你没看到它，就找来一份读读。”去茶室的一路上非常愉快！

真正令人灰心丧气的事情则是他喜欢将对我封闭的事件模糊化,我拿不准他是天真单纯,或是老奸巨猾。我与他个人的接触也称得上非同寻常——非同寻常的意义在于从来还没有独立作家与一位总统这般密切接触——但却接触不到国家大事。里根的白宫事务顾问彼得·J·沃利森是位和蔼友善但难以通融之人,他断定我以非公务员身份列席涉及国家安全及其他重大政策的会议有可能损害行政特权,会招来国会的不友善的传票。

《宪法》的所有捍卫者都无法辩驳沃利森的论点。我想我或许可以请求在政府中找一份象征性的工作,但这样则违背了另外一个必须遵守的权力分离原则:传记人物与传记作者之间不能串通一气。

在悲哀的自我剖析的时刻(比如看到巨大的轻轻摇晃的船只而触景生情),我只得承认,即使挤进油光发亮的房门也无助于使我更知情。水门事件不仅认可了泄露机密的行为,也攻击了行政特权,其结果是,白宫的关键事务——制订政策,采取行动——是由一两个,或者34个人拍板决定的,局限在里根、里甘、舒尔茨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间,有时在椭圆形办公室,在南草坪,在嘈杂的“海军一号”上,甚至是在开着水龙头的私人盥洗室内进行的。就我所知,我没法参加的办公会议完全可以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来进行。我记得在某次内阁会议上,新任美国贸易代表克莱顿·K·尤特所做汇报的枯燥程度足以违反哥伦比亚特区消防法规。惟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我发现荷兰人对《多纤维协定》也兴味索然,我可以从他异常的镇静和夸张的点头(只要尤特停下来喘气)中看得出,他正跨马驰骋在原野上。

总统每隔两周接待国会领袖,既然这不属于“特权范围”,于是我被允许列席旁听,或者说被允许站在内阁室里一个小小的立架旁(在上面写东西倒挺方便),但还有待于国会议员们习惯我这个白胡子老头的存在,在此之前我尽量低头附身,不看荷兰人。有一

天，当怀特正在批评他的中美洲政策时，我觉察到他在注视我，我有意识地不加理会，但他的目光就像一束探照灯光继续在我的身上扫来扫去，其他人的注视增加了灯光的强度。我的笔开始发抖，怀特的声音流露出一丝恼怒，我最终无可奈何地抬起了头，荷兰人则得意洋洋地朝我眨眨眼睛。

他是否在利用我向议长表明，他已经听够了，而且还要我行我素，对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我当时是这么认为，但随着对他的进一步了解，我现在明白他实际上看到的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多得多。这使我不禁猜想，他是不是觉察出了我作为传记作者在 1986 年最初的几个月里与日俱增的苦闷心情，而给我发出了一个表示同情的信号：放松。

就荷兰人而言，他表面上一派超脱的样子，实际上却极其细心。那些恰到好处的玩笑，随手写在数千张照片上的轻松贴切的俏皮话，尤其是他那思路明晰的日记、信件及演讲稿无一不证明了这一事实：在两任总统期间，以及随后的 3 年时间内，他的大脑一直处于活跃状态。

我认为，自做过癌症手术以来，他又新添了一项保存脑力资源的程序，就像一块老化的计算机主板，他发现以自己有限的内存需要完成日渐加长的任务菜单，于是他认为，那些对他本人最缺乏吸引力的事情，诸如第三世界的倡议、改善环境、赞助艺术、向烦人的传记作者提供材料等，无论他是否参与，总能对付过去。他因而腾出自己的‘内存’来处理他关心的事情：解救黎巴嫩人质，为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战略防御，销毁核武器，对抗共产主义的道义战争，以及振奋国人的精神。

此外，他还将占用自己容量的所有资料删除，因此，他完全拒绝相信他曾经生过癌，仅仅是被切除的息肉“长了几个癌细胞”。因此，他敢保证他从来未曾打算加入共产党；也正因为如此，当我询

问他与密特朗重逢时的感受时，他含含糊糊地咕哝了几个单音节词。那件烦人的例行公事终于完结了，他现在正准备亲手点亮一座巨型雕像。

大看台上灯光闪耀，一片寂静，里根与其他人正在收看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沃伦·伯格授予 250 名新公民美国国籍的场景，这是从埃利斯岛上转播的。我之所以抗拒这一场景，是因为海湾对面纽约市的夜景实在令人目不暇接，引人入胜。

我眼前的景色闪烁摇曳，恍若亨利·詹姆斯想象中的巴黎，“一颗璀璨、坚硬的宝石……似乎浮浅的一切瞬息之间变得深不可测”。我认为荷兰人的总统任期大致若此：表面上宁静安稳，华光四射，却充溢着一种躁动感，给人一种在阴暗的角落忙于什么勾当的感觉。

我认为我至少是那么想的，我的笔记里仅仅写道：

曼哈顿 / 亨·詹的“宝石”——罗·里政府——宁静
闪烁 / 暗中交易 ■

截止 1986 年夏，我只发现了两种模糊的迹象，表明里根的白宫有点不大正常，但这两种情况都不过是个人的看法而已。第一种情况是，我们从日内瓦归来约 3 周后，我在肖勒姆饭店遇上了罗伯特·麦克法兰，他系着黑领带，站在男盥洗室的外面。走廊里挤满了一群政府官员，逃避正在楼上举行的总统招待会。快活的圣诞节玩笑在四处飘荡，却没有一人理睬麦克法兰。我突然止住了脚步，他脸上那凄苦可怜的神情深深地震撼了我。

他最近以腰酸背痛及家庭关系紧张为由辞去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总统已任命他的副手，海军上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替他。我耳闻华盛特是个不相信眼泪的城市，但还是难以相信昨日

炙手可热的权贵——下一任国防部长的可能人选——现在居然被他的跟班们视而不见。

他们目中无人地从他身边走过是否完全出于冷酷无情呢？麦克法兰是主动辞职，而且荷兰人对他也极尽赞扬之能事，不，我想这是出于多数男人的天性，回避一位作家难以抗拒的事情——直面人类的原始感情。我不怎么认识他，但走上前去跟他握手，笨拙而含糊地说了几句‘对本届政府是个损失’之类的话。

麦克法兰很有礼貌，但在近距离观看，他脸上的表情很吓人，令我返身上楼时还不住地猜测他辞职的真正原因。现在正值圣诞节，让这么一位抑郁症患者丢掉工作显然不合时宜。

另外一个让我心存疑虑的情况是帕特·布坎南。我喜欢这位白宫通讯联络处主任，他那宽宽的肩膀和细细的双腿，从背后看让我联想起巴布·布思。我向他问起总统的援助反政府武装政策，他让我确信，尼加拉瓜和苏里南不过是苏联颠覆整个拉丁美洲的跳板，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同样在威胁着南部非洲。然后，正当他解释这两个次大陆国家会像钳子一般掐断对美国的石油供应线时，他突然说：“你跟诺思谈过吗？”

“谁？”

“奥利弗·诺思，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失势了。”

“没有。什么缘故？”

布坎南无语地盯着我看了五六秒钟，脸上疑惑的表情慢慢转换成了鄙夷。我觉察到对方过高地估计了我，却发现我智力低下。

“没什么。”他说。但事情确实有点蹊跷。



在荷兰人点亮女神雕像之后，“自由女神周末”的开幕活动持

续了很长时间,因此,我让里根及密特朗夫妇继续在他们的包厢里打哆嗦,自己则乘一条渡轮驶向曼哈顿,然后上床睡觉。我正在西区的公寓里昏昏欲睡之时,听到了荷兰人乘坐的巨型直升飞机沿着哈得逊河,朝着位于波坎蒂科希尔斯的洛克菲勒庄园飞去。

☆☆☆

7月4日国庆日的清晨更温暖也更静谧,里根又沿河而下与密特朗汇合一处,检阅“风帆行动”,出席这种无休止的盛大场面是伴随权力而来的一种惩罚。中午时分,两位总统离开庆典现场,私下里进了一顿“双边午餐”,包括鱼子酱汤、蟹蛋奶酥、“自由女神”冰糕及花色小甜饼。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会发现荷兰人正处于最佳的反核状态中,他向法国总统炫耀说,在日内瓦他给了戈尔巴乔夫两种选择:削减武器,或者进行苏联不堪重负的新一轮军备竞赛。

约8个小时后,他重新进入了我的视野。这时候晚风微醺,他的直升飞机起落场——“约翰·F·肯尼迪”号航母的飞行甲板(已腾空并设置了贵宾席)——停泊在港湾的中心,显得异常壮观。女神雕像看上去很高大,但由于距离较远,没有被涂上一抹从新泽西的天际直射而来的金光,她伫立在宁静的海水中几乎纹丝不动。

“海军一号”和备用飞机“夜鹰二号”降落在舰首上,荷兰人与南希(一身红衣服)一同走出机舱,他举手行了个潇洒的军礼,然后在国防部长温伯格的陪同下穿过由行点旗礼的旗帜组成的通道,闪光灯泡似繁星般在整个船身闪烁。我心里暗想:“总算弥补了他1984年未能在纽波特纽斯港露面的遗憾。”我事后才明白,他之所以放弃那一天赐的上镜良机,是因为他的再次当选已十拿九稳,而世界各国也听够了里根的军备扩张言论。他现在满面春风,一路走来,朝着肯尼迪号船员不住地点头致意,船员们青春洋溢的面庞上

带着热切的表情，就跟两年前我在草地广场上看到的一个样。这个祖父般慈祥的人怎可能将海军陆战队派驻贝鲁特，或者将国民警卫队派进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

军号吹奏起的“礼号”好似在责备我的悲观和怀疑，偌大的港湾似乎静止下来，太阳蹒跚而行，顺着天际扩散。接下来是最具美国特色的时刻之一：矫揉造作、传统遗产与浮华虚饰水乳交融，达到了超凡绝伦的地步。这时，鼓声开始即兴伴奏，无形的合声半是吟咏半是附和着罗纳得·里根最喜爱的演讲词藻：

我们合众国的人民

为了组成一个更加完美的国度……

他此后发表的独立日纪念演讲再也无法与此篇相媲美。近几个月来，他的演讲明显变得沉闷乏味，人们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罗纳德·里根式的董事长管理风格，使诸如肯·卡奇金、本特利·埃利奥特及佩吉·努南等才华横溢的作家的才思趋于耗竭。但现存的演讲草稿表明，总统自己的编辑精力正在逐渐减弱，他仅仅趋向于朗诵“伙计们”给他们打印的稿件，如果——正像今晚这样——听众没有反应，则临时匆匆进行删节。

我们自然都在等待放烟火，荷兰人在不到 10 点时宣布开始，我觉得他激动的样子跟 1920 年夏天在坦皮科当云梯消防队队员的杰克·里根如出一辙。在随后的半小时内，4000 枚烟火弹从自由女神岛以及围绕着炮台公园的一串驳船上腾空而起——红色的彩灯、白色的火焰、绿色的玉泉、盛开的牡丹和菊花，缕缕丝绦、银色飞燕，流星、十字彗星、旋转太阳。此起彼伏的沉闷的爆裂声在空中回荡，“海军一号”的旋翼也轻轻地上下摇晃。

我坐在距里根及温伯格夫妇背后几排远的地方，周围是一群

肥硕的女军人，这一景色没什么看头，于是我问一名宪兵可否往前走走。

他仔细瞧瞧我的徽章，说：“请自便，别把那只大鸟推进海里就行。”

置身于总统警戒线以内的漫游者，都会产生一种难以置信的自由感，我怀着这种感觉沿着“肯尼迪号”的“钢铁沙滩”信步走去。坐在船边上，在低垂的螺旋桨叶的下方，空中的每一次闪光都倒映在我身下的水中，纽约在不时闪现出的光亮中变成一座无影城。我回头观瞧，看看荷兰人是否意识到一座闪光的城市已近在眼前，可他的双眼只盯着自由女神像，使我不禁想他是否回想起了1937年前第一次看到她的情景：一个刚从英国归来的孤独凄凉的单身汉，早晨4点钟便爬起来，就为了在曙光初照时一睹她的英姿。

爆裂声几乎变得振耳欲聋，既然不存在光亮强度不足的问题，我掏出笔记本草草记下：1986年，爆炸的一年。



无论从物理或者从政治的角度讲，这样说都是正确的，前后发生的4件大灾难需要里根紧急处理，难怪他无暇顾及诸多琐碎小事。首先是航天飞机‘挑战者号’于1月28日升空时发生爆炸；其次，在4月5日，柏林一家美国军人经常光顾的迪斯科舞厅遭炸弹袭击；随之而来的是9天后我们对利比亚采取的报复性空袭；最后，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发生爆炸，恰好赶上‘五一’国际劳动节。

荷兰人采用佩吉·努南撰写的讲稿，清楚有力又感人至深地表达了全国上下对航天飞机不幸事件的悲痛心情，有那么几分钟，

他似乎说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未来不属于懦夫，未来属于强者。”那天晚上，我们一直认为他会就国情咨文向我们发表讲话。当天早些时间，只有寥寥数人看到他谈论滥用福利一事。蒂普·奥尼尔的话一针见血：谈的净是“狗屎”。除了这么几位，观看他发表演讲的人们怎能相信，总统远非一位睿智且无所不知的父亲。甚至连奥尼尔也感动得为之涕泣，承认在数小时的时间内，他领略到了最糟糕及最优秀的罗纳德·里根：“他虽然称不上是个出色的辩论家，但一旦手拿拟好的讲稿，他则是我平生见过的最优秀的演讲家……我开始认为罗斯福和肯尼迪在这个方面也难以望其项背。”

两名美国公民在西柏林拉贝尔迪斯科舞厅爆炸案中丧生，至少 50 名受伤，总统立刻怀疑“那个恶棍卡扎菲”是应为此事负责的当权者，自从 1981 年锡德拉湾海军交火事件以来，他和卡扎菲已经接近摊牌。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迪斯科舞厅爆炸之前还发生了另一次锡德拉湾冲突，他觉得对方的挑衅行为给他提供了狠狠反击的绝好口实。

弗朗索瓦·密特朗婉言谢绝让法国空军充当“草率的”美国报复行动的工具。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总统派遣 30 架美国空军 F-111 战斗机在 4 月 14 日绕过西欧之角，于利比亚深夜时分对班加西和的黎波里进行打击。攻击的方式为“外科手术式”，打击目标为军事、政府及恐怖分子等，但它们杀伤的大部分是平民，包括一名孤女，后被确认为卡扎菲的养女。

当我问及他对一名儿童被火烧死有何感想时，他皱皱眉说：“你不想谈谈迪克森，我感到有点遗憾。”

然而，空袭却受到美国人的广泛支持，并有助于缓解长期积郁的对我们黎巴嫩人质的绝望心情。3 周后，在东京，甚至密特朗也参与签订了一份措词强硬的联合公报，谴责“公然地、无所顾忌地将恐怖主义列为政府政策的一种工具”。

我希望我能这样说：自由女神岛上最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观——一个 18英尺的日本烟火弹在海湾从天而降，就好似一棵垂着万条丝绦的柳树——与切尔诺贝利爆炸事件恰好吻合，但眼前的景致美不胜收，让人无暇多虑。现在，看到这颗烟火弹的照片，我才想起 1986年的 4月 28日在去东京的路上，我们听说神秘的放射线，就像垂柳一般降落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克里姆林宫含糊其词地宣布，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一起事故”已经“损害”到了一个反应堆，他们正在采取“措施”，“以排除不良后果”。24小时后，里根得到证实，正在缓慢地环绕着世界飘移的降落物是 4天前核反应堆活性区全部熔毁造成的。我们在日本逗留了 5天，戈尔巴乔夫在此期间一直保持沉默，他的承诺——透明、自由言论——显然并不包括承认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

在我们回国的途中，荷兰人告诉我：“‘切尔诺贝利’在乌克兰圣经中意为‘大决战’，你知道。”这似乎巧合得令人难以相信，但从苏联非官方透露出来的详情则确凿地表明这是一场大灾难：32人业已死亡，13.3万人正从普里亚特周遭‘死亡地带’迁移走。没有人能够猜测其中有多少逃难者受到辐射，包括未出生的婴儿。这场事故释放出的致命的微粒吨位相当于 10枚广岛原子弹。

荷兰人涉及神学的引证也并非完全凭空捏造。原来，切尔诺贝利在乌克兰语中指的是一颗从天而降的巨大天体，“熊熊燃烧犹如一盏灯火”，浸入地球上三分之一的河流及泉水中，于是“许多男人因苦水而丧命”。

当戈尔巴乔夫于 5月 14日终于开口时，他承认“切尔诺贝利代表着一次难以避免的教训”。但他的口吻没有道歉的意味，他的面部表情混合着粗暴与困惑，他抱怨西方正在试图利用这次灾难掀起一次“反苏宣传”，但他本人也指出了其警示意义。无论如何，切尔诺贝利既无需宣传，也无需大加挞伐，它是这一体制的产物，

这种体制再也无力维持安全的能源工业（反应堆的活性区在超过其设计热极限的 3 倍的负荷下爆炸）、整洁的环境或有效的通讯系统。它是真实意义上的透明及自由言论的催化剂，它引发了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独立运动，成为苏联共产主义解体的导火索。

最后一枚拖着银色的尾巴、两次开花的日本烟火弹降落在‘约翰·F·肯尼迪号’航母上。黑暗再次降临，混合着一片警报声，我重新汇入船上的人群中。此时，荷兰人和他的妻子在向主人道别，他们乘坐的‘海军一号’直升机从甲板上升起，盘旋了一阵子，然后朝北飞去。我们周围的灯光舰队几乎立刻开始川流不息地驶向纽约海峡。

第 35 章

结束的开始

“肉体的愈合。”我在 1986 年 7 月末读到罗纳德·里根的两篇日记时，艾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德的这句话印入我的脑海。第一篇日记记录了劳伦斯神父被释放的经过，劳伦斯是最初贝鲁特人质之一。“这是我们几个月一直努力制定的方案中推迟了的一个步骤，”总统谨慎地写道，“这使得我们可以指望计划的其余部分进行下去。”

另一篇日记记载了同一天晚上他小便带血的事：“史密斯先生认为是前列腺发炎。”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一年以前，他首次听说解救人质“计划”时，早已饱受癌症的折磨。既然他渴望已久的“秘密工作”——那个计划最终要有结果了，他不愿意知道他患有另一种癌症的可能性。史密斯的忠告——推迟由梅奥诊所专家组进行的一个更为详尽的检查——很显然让他情绪低落，他害怕可能被人认为“崩溃了”。与此同时，他几乎是赌气地批准了又一个解救一些人质的秘密计划。

南希·里根立即劲头十足地投入保护行动。她很清楚，如果媒体获悉癌症这个词再一次与她丈夫联系在一起，那么他那永不衰

老和坚不可摧的名声将会毁于一旦。很快就要接替史密斯成为白宫御前医生的约翰·哈顿接到命令，要他警告他在海军康复医院的同事，如果谁对于总统的病情“泄露了一个字”，“他就别想再踏进海军医院一步”。

梅奥专家组 8月 8日的检查结果显示，已经没有肿瘤了，而且也不再流血。4天后我与荷兰人同机抵达伊利诺伊州，这个旅程在本书第三章已有描述，这是个令他容光焕发的快乐之旅。就在我们于那个月中旬分手各自度假之后，我在一个旧货商店发现了一台产于 1922年的晶体管收音机。于是，我就在西海岸给他寄了去：“这东西将会在你出门在外时帮你了解世界大事。”几天之后，他从农场打来电话，故作痛苦地告诉我：“我收不到莫斯科广播电台。”

那 3周对他来说，是一段典型的体力活动时间。早晨长时间骑马兜圈，午饭后砍伐浆果鹃树，整个身体处于兴奋状态，他确实感觉到听力有了轻微的改善，但日记中有一段记载了他当时头脑里好像有一种俏然而幽远的鸣声。8月 26日他乘坐直升飞机去洛杉矶，当他俯瞰他曾经漫步走过 40年的山丘和峡谷时，他痛苦地发现，他“再也想不起它们的名字了”。



不管是不是流血，前列腺炎依然折磨着里根——他的前列腺开始慢慢膨胀。医生建议他趁还没硬化之前做手术，但是他回到白宫后，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受到威胁。与此同时，因从日内瓦会议以来未取得什么外交成果而余怒未消的戈尔巴乔夫，似乎在为拒绝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另一次高峰会谈寻找借口。苏美之间逮捕对方“间谍”的冲突一触即发——我们方面逮捕一名真正的克格勃间谍，他们实际上是

绑架了一名《美国新闻及世界报道》记者尼古拉斯·S·达尼洛夫——这件事拖延得太久了，结果当谢瓦尔德纳泽带着戈尔巴乔夫的重要信件来访，里根接待时没有跟他握手，对信件也未加理睬，还板着面孔就逮捕记者事件对他训斥一通。

他后来读了那封信，发现那信字里行间竟然振振有辞。信中回顾了 KE007 事件以及阿富汗问题，在这些事情上总书记表示由来已久的不满情绪，并指责美国总统对达尼洛夫事件借题发挥，企图将这件事作为发动针对苏联的‘敌对’宣传工具。然而，那封信的结尾出人意料，信中的语言随便得有点夸张：

我有个想法要向你提议，总统先生。那就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举行一个一对一的短暂会谈，我们可以选择在冰岛或伦敦，或许只需一天。我们进行一次严格保密而又开诚布公的私人会谈（或许只有我们的外部长陪）。这个会谈将不会涉及细节，原因是其目的和意义在于表达双方的政治愿望。会谈的结果应该为我们各自的相关部门就两三个十分具体的问题起草协议提供指南，这些问题就是在我访美期间我们要签署的协议。

这就是说，高峰会议仍会如期举行！里根突然间忘记了他对达尼洛夫事件的愤怒，转而欣然赞同举行预备会议的主张：“我选择冰岛。”

双方交换了“间谍”，会议地点也达成了一致。9月20日，总统正式对外宣布此事。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当总统快步走进记者招待会会场时，我简直要小跑才能跟上：“我很高兴地宣布我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将于10月11日和12日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会晤……会议将为总书记访美作准备。”

看到一位职业演员从平庸的生活中成为舞台上的高手总能让人感动,有时其实是感动得流泪。我们可以想象,芭蕾舞演员突然间从摇摆不稳的舞姿,练就了优美纯正的阿拉贝斯克舞姿。或者魔术师放下午餐,让空中飘满失重的物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目睹了荷兰人完成了只有他才能做到的事,我清楚地记得他多次历经同样的转变。在尤里卡这个小舞台上,他从阿尔汗布拉的停机坪爬上赖安单引擎飞机;他赢得加利福尼亚肥料协会的交口称赞;他让 1976 年的共和党大会蒙受耻辱;他恰如其分地促成戈尔巴乔夫迈着舞步踏上了活水别墅的台阶。这不能不让人由衷地钦佩他的才能,然后,他走下讲台,从我眼前走过。弧光灯仍在他身上闪烁,他从容地说:“噢——那个小酒馆,在斯特德曼的农场里。”

在那两周之前,我们一直在谈论坦皮科。



经历了火山熔岩的冰岛人,千百年来一直在充满硫磺味的热水中沐浴。对于火山喷发侵扰宁静生活的事,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突如其来的火山灰尘暴,大面积土地变成黑色,从海洋冒出的成片陆地。但他们却很难接纳如火山喷发般蜂拥而来的高级官员、情报人员、绿色和平组织成员以及媒体代表。而这一切在后来的 10 天里使得雷克雅未克成了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城市。

精疲力竭的斯坦格里摩·赫门森首相,于 10 月 10 日星期五早晨在雷克雅未克正式为里根的到来举行欢迎仪式。他本来指望里根发表感激之辞,但他得到的仅仅是温和而空洞的注目礼。赫门森很客气地说,作为对冰岛人好客的回报,如果北大西洋核舰艇危险问题能在本周末的会谈中得到讨论的话,冰岛人民将会非常感激。他的人民担心,他们纯洁的环境可能会被来自外国的事故所摧毁。

里根未做出反应。于是赫门森便直截了当地问：“总统先生，您对于与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会谈寄予何种希望■”

“噢！”里根突然回到了现实中，他从口袋里摸出几张卡片念道：“我很高兴能告诉您，首相先生，冰岛的空气获得在波士顿登陆的权利。”

几小时之后，赫门森接待了戈尔巴乔夫。戈氏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问及同样的问题时，戈氏不耐烦地大声说：“我们希望这将是结束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敌对状态的一个重要步骤，你们冰岛人——你们希望得到什么■”

☆☆☆

夜幕笼罩着雷克雅未克周围的自然景色，选择这里而不是伦敦作为会晤的地点，里根无意间挑选一个史诗般充满寓意的场所。在十月的雨天里，夜色下的冰岛是一个自然本色暴露无遗的世界，复杂的地形简化为几何图形。没有树木，看不见植被，只有黑色



“雷克雅未克周围的自然风光。”

辛格韦德利尔，议会民主的发源地。

和棕红色的熔岩，一边延伸到黑色的海洋，另一边延伸到沉寂而遥远的火山群。无所不在的是冰的世界，越积越厚的冰层沿着海洋的方向顽强地延伸到每一个可以到达的峡湾。就在这刺骨冰层下，燃烧着日益旺盛的火焰。在这里，冰与火相生相克的生存哲学源远流长，这使得冰岛人（如参加会议的人一样）往往以截然对立的两极来看待一切。没有这两极的地方反倒危险重重，因为它会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遽然冻结或是骤然喷发。

无论从宗教和政治上讲，还是从地理结构上讲，冰岛正是弗朗索瓦·密特朗所说的是非之地——这是一个纷争多于聚合的地方。这里，大约处于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中点，北美与亚欧板块在这里汇合又在这里分离，这是一个在雷克雅未克东北部清晰可见的断裂带。就在这个峡谷边缘上的辛格韦德利尔，世界上第一个议会共和国于公元前 930年，在与神权统治的斗争中建立起来，但议会斗争的方式却异常的惨烈，立法的争端经常以武力解决。1000多年后的今天，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又回到了这个地方，准备讨论实质上与当时令基督教与异教首领水火不容的争端相同的问题：和平与武力，民主与极权，人权与集团价值观。

至少，那是戈尔巴乔夫的意图，那是为了他所说的并不完全是高层次的“快速”会谈。从他 10月 11日星期六上午 10点 44分在里根对面坐下时起，他显然想要达成一个重要的协议。他没有了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心情，流连于美丽的风景，而后又被莫名其妙的固执所左右。他随身携带的厚厚的手提箱表明，他一个夏天都在忙于准备这次会晤——或者，正如里根说的，“这个圈套”。

两个人在霍夫第宾馆书房里一张灰色的长方形桌子前对面而坐，桌子以冷色调的青铜镶饰。霍夫第宾馆是幢可以俯瞰法克萨湾的小巧建筑，细雨洒在窗格上发出嘶嘶的声音，窗外微弱的白光透过雨丝映照出两幅苍白的脸色。如果他们不是冷战中的对手，他们

一定会取笑对方，看谁脸上的神情更沮丧：里根面沉似水，犹如闪闪发亮的油罐；戈尔巴乔夫面如死水，仿佛远处尘迹斑斑的冰川。

但这个周末不会有玩笑的气氛，不会有在日内瓦活水别墅时的那种让两人联系在一起期盼神情和热烈握手。

戈尔巴乔夫首先打破沉寂，宣称他有很“新的”军控提议。他马上注意到，正如前天赫门森首相的遭遇一样，他是在跟一个魂不守舍的人打交道。里根一直注视着窗外，他那高大的身躯如泥塑一般。

轮到里根做出答复的时候，他手忙脚乱去摸卡片，结果有几张掉在了地上。戈尔巴乔夫为他解围：“既然我们在谈具体问题，那就请我们外交部长加入吧。”

接着便开始了6人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舒尔茨、谢瓦尔德纳泽以及两名书记员，但里根整个上午继续处于麻木状态。据他自己解释，他是在猜想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讲话时如此急切——难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其所有的辐射还不及一枚核弹头的杀伤力——让总书记震惊地意识到一枚导弹携带10枚弹头的威力了吗？

舒尔茨对于苏联突如其来的谈判也没有准备，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如同大提琴演奏的华彩乐章，一浪高过一浪。正如里根自己过去提议的那样，战略武器总数应削减一半，全面削减所有各类武器——洲际弹道导弹、潜艇发射弹道导弹以及携带核弹头导弹。应当彻底消除苏美在欧洲部署的中程导弹。除此之外，还应冻结短程导弹的研制，禁止所有的核试验。

“这实际上就是，”戈尔巴乔夫说，“就是你自己1981年提出的无选择建议。”^①这并不是事实，因为总书记对苏联在中亚的中程

① 无选择的“裁军”建议是指如果苏联从欧洲撤退其SS-20导弹，美国就放弃其在那儿部署巡航导弹的计划。

核武库只字未提。但他显然是裁军心切。他可能还提到他在日内瓦会议后不到两个月,就提出了他自己的无选择建议,但并未得到里根政府的积极响应。1986年 1月 15日,他倡议世纪之交在全球范围内彻底禁止核武器。这是与他今天在雷克雅未克提出的‘新’设想十分相似的中程核武器削减计划。2月 25日,他将他的核裁军计划提交第二十七届党代会。跟裁军计划一起提交会议的还有一些在苏联历史上可谓离经叛道的外交改革建议:从军事恫吓转向外交谈判;一极世界的安全计划而不再是超级大国对抗的阴阳两极;尊重普通美国人的好意以及结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5月 23日,他在所有苏联大使的集会上宣布,他们的主要工作从现在开始是寻求和平,所有这些主动的措施似乎并没有给美国总统留下什么印象。戈尔巴乔夫认为,这位美国总统仍然还要依靠‘美国军事工业体系’的支撑。

两位领导人都有幻想破灭的感觉——戈尔巴乔夫的失落感,以及里根对于陷入一个充斥着军控论证的会谈越来越感到恼火——他有一种受骗的感觉。只有一项由舒尔茨提出的双方立即‘原则上’接受的 50%削减计划,避免了双方立即陷入唇枪舌战的局面。高峰会谈,跟其他任何政治的或商业的谈判一样,初期和最后阶段需要露出希望的曙光。如果希望过早破灭,便不会有关键阶段的长久的相持;如果希望之光不在最后阶段燃起,突然间,一切都会变得消沉与绝望。一位国际组织官员告诉我说:“正当你能看到希望之光时,协议又泡汤了——这是最糟糕的事。双方都想走出会场,自杀了事。”

会谈仍在进行之中,戈尔巴乔夫暗示,他认为有一条可能使战略防御计划与反弹道导弹条约并行不悖的道路。如果美国保证“严格而不折不扣地”遵守条约,苏联将会让太空防御研究“停留在实验室里,决不越雷池一步”。

比起他在日内瓦会议上完全反对的态度，这是一个最大的让步。里根的精力开始恢复了，他友好而坚定地提醒戈尔巴乔夫，一个双方共享的完美的战略防御体系将会消灭弹道导弹，从而履行条约。



午饭后，总统显得精神备增。他被他的高级顾问们的兴奋心情所振奋，顾问们认为他并未受到欺骗。“这是 25 年来，我们从苏联所接受到的最好的建议。”一向沉着冷静的保罗·尼采这样说。

下午 3 点 30 分，里根再次面对戈尔巴乔夫时，他抢到了滔滔不绝发言的特权，一口气便讲了一个小时。谢瓦尔德纳泽的书记员对此印象深刻，他以愉快的心情写下了下面这段混杂的隐喻：

突然间，他像熊熊燃烧的烈火，喷薄而起。要是你触动了他那伤痛的神经，那团火将点燃整个会场。触及他所关心的问题，他就像头狮子！当狮子看到地平线上的羚羊时，他没有兴趣，他睡着了。10 英尺外，太远了，不。8 英尺，狮子突然醒了过来！！

更简明的解释是，这头狮子如今有了一套午餐期间准备好了的会谈要点。但是他的主题——那种开发和部署防御弹道导弹的需要——一直激励着他，他试图消除戈尔巴乔夫对这一系统的敌意。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这是个如此重大的问题。首先，我们知道你们 20 年来也一直在研究这个项目。”

这位总书记面沉似水地坐在那里，里根感觉到他已取得了成

功。“如果你就某些实际存在的事情反问他们，他们并不抵赖，’里根后来告诉我，“他们只是不做出回答，好像你没说过一样。”他宣称美国愿意联合研究这个项目，并在苏联观察员的参入下进行试验，他甚至愿意为此签订双边协定。“我们共同的任何成果，都由双方共享。如果我方的项目首先进入实用阶段，那么我们将同意销毁我们的核导弹。”

当荷兰人对我重复这番话时，脸上挂着如此可笑的仁慈，像是牧师在普世基督教聚会上发表祝酒辞，这使得我并不怀疑戈尔巴乔夫被激怒。

“你们将会把军备竞赛引向太空，而且你们企图从太空发动第一打击……我不相信你们会与人分享战略防御系统。”

又回到了日内瓦的话题上。接下来的 75 分钟，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就军控和人权问题展开辩论。双方除了同意将所有问题提交夜间工作组之外，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然后他们出了会议厅，走入细雨中，带着不自然的微笑分了手，各自回到住处——一个是美国在劳法斯维吉尔的使馆，一个是停泊在港口的苏联游艇。整个夜晚，霍夫第宾馆二楼灯火通明。与此同时，戴着白帽的安全人员在整个海湾不安地巡逻。



1986 年的时候，我不是去雷克雅未克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唐·里甘说因为没有位置才没让我去。所以，以上的细节，从丝丝细雨到冷冰冰的脸色，再到戴着白色帽子的安全人员都是荷兰人、戈尔巴乔夫以及其他人的回忆，而我并没有亲眼目睹。但后来，我的确有幸去了冰岛。在那里，我欣赏到了新闻记者以平静的语气回忆起当时激动人心的情形。

1986年 10月 11~12日漆黑的夜晚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因为那是在暮夏，白天万里无云，阳光强烈得像聚光灯。在雷克雅未克狭窄的人行道上，几位羊胡子草色头发打扮时髦的妙龄女郎与我撞个正着。我向港口走去，坐在一个码头护柱上，戈尔巴乔夫下榻的豪华客轮就在附近。海蜃在明亮的水里游动，霍夫第宾馆就在一英里之外，这座白色墙面的建筑隔断了城市的喧嚣：它倒更有点像是个纪念馆，纪念这几天最令人失望的军控谈判历史。50%是个容易理解的分法，但如果把差距运用到“不等的端点”中（一开始苏联和美国核弹头逐项算起来不成比例），那只有保尔·尼采或者塞基·埃克罗米耶夫的头脑才能理解每一个数字之间的细微差异。

我努力想象 79岁的尼采的样子：在星期天清晨，步入蒙蒙细雨中，疲惫不堪但却带着胜利的喜悦：“我很多年没这么高兴过了。”他驱车赶到霍尔特宾馆去向舒尔茨汇报一项框架协议：“关于水下发射巡航导弹的那个最后一条谈了一个半小时。”那还是相当容易的。然而，当他坐下来浏览高峰会谈最后协议时，他仿佛听见戈尔巴乔夫说：“等等，你们为什么在这里部署导弹！”真不知道此时荷兰人作何感受。



此时，夜幕再度降临，细雨依然淅沥。楼下的地下室里，苏联特工分遣队成员正在看冰岛电视台播放的《汤姆和杰瑞》楼上楼下，猫对老鼠！

里根意味深长地看了舒尔茨一眼，然后转向戈尔巴乔夫：“哎，你们在谈什么！”

他手里拿着一份美国修改过的草案，这个修改草案是对苏联就美国的零弹道导弹建议所提出的修改草案的再修改——建议本

身也是戈尔巴乔夫前天杰作的修正案。他怀疑他手上拿的这东西会不会因翻译或转手而少了点什么，但总书记却正直视着他。

“所有核武器，”戈尔巴乔夫说，“原子弹，所有其他东西。”

里根又一次和舒尔茨交换眼色，说道：“好吧，我们没有意见，所有核武器。”

屋里的气氛紧张极了，他们各自的座机自中午时分起早已整装待发。这一天双方谈判的进程反反复复，双方的首脑及啦啦队同样紧张地在楼上等候。都意识到霍夫第宾馆就要成为继雅尔塔之后最为重要的冷战纪念地。目前的状况是，两个超级大国原则上同意以 10 年为期严格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条约到期时，双方将销毁所有的战略进攻武器以及所有在欧洲的中程导弹，英国和法国不再作为双方在欧洲战略平衡的一部分。1996 年以后，任何一方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部署战略防御系统——尽管苏联人并不明白还有什么必要。作为回应，戈尔巴乔夫甚至主动提出华约削减其优于北约的巨大的常规武器库。里根暗想，我们达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武器削减协议。

但是，戈尔巴乔夫笑着要求回报：“当然，这完全取决于你们是否放弃星球大战计划。”在过去 24 小时里，里根一直在等待这个最后结论。这位总书记的意思，用苏联条约术语的解释是：“禁止进行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太空部分的试验，但研究和试验在实验室进行的除外。”利奥尼德·勃列日涅夫本来也可以要求阿波罗计划只能限制在滨州的月峰。

“我已经一再重申战略防御计划并不是谈判的筹码，”里根被那微笑所激怒，“如果你们愿意销毁核武器的话，那么你们为什么这么急切地反对一个防御核武器的体系■”

戈尔巴乔夫一直在笑着重复实验室这个词，此时总统的火气越来越大。两个人都意识到他们匆匆达成的无选择欧洲裁军计划

太保守了——太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使得他们产生分歧。在里根看来,这是个共享的防御系统,可以保护双方免遭“另一个希特勒的”袭击;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是个潜在的进攻能力,能够转化成战时的第一打击力量。

跟大多数人一样,当灾难降临时,他们变得要么暴躁,要么哀怨。里根:“冰岛会晤 10 年之后,我会老得你认不出来,我会叫你‘米哈伊尔’,你叫我‘罗尼’。”戈尔巴乔夫:“10 年以后我可能已不在人世了。”他们反复设想未来的情况,此时时针指向 6 点 30 分,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满怀失望地呆坐着。

“要么‘实验室’,否则什么也谈不成。”戈尔巴乔夫最后说出这句话,伸手去拿手提包。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里根悄悄地递给舒尔茨一张纸条:“我错了吗?”国务卿低声说:“没有,你是对的。”

“会议结束了,”里根说着话站了起来,“走吧,乔治,我们要走了。”

戈尔巴乔夫——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仍然强作欢颜——跟着里根走出会议室。与此同时,身后响起匆匆下楼的随员们的脚步声。每个人都能从里根那紧闭的双唇还有舒尔茨的极度沮丧看出灾难已经降临了,他们在棱形吊灯下穿上了雨衣。

“你早有预谋来这里捉弄我!”里根愤愤地说。

“还有时间,总统先生。我们可以回到谈判桌前。”

“我认为没有了。”

他们走出会场,便又走进了记者们的闪光灯之中,里根径直走向自己的专车。

“总统先生,”戈尔巴乔夫这样说,脸上已没了笑容,“你已经错过了可能成为开创核裁军新局面的伟大总统的历史机会。”

“我们两人都是如此。”

“我不知道我还应做些什么。”

“你本该说‘是’，却说了‘不’。”里根答道。他俯身坐上了凯迪拉克，气愤得脸都变了颜色。车队开始离开时他对总参谋长说：“真见鬼，我们眼看就要达成协议了。”



将近午夜时分，斯坦格里姆·赫门森在凯夫拉维克机场与戈尔巴乔夫道别。这时飞机跑道那边吹过来一阵雨夹雪，弄得共用一把雨伞的两个人满身是水，但是总书记却不慌不忙地离开——不像早些时候离开的里根，气冲冲的，一言未发。

“首相先生，我能理解你的失望之情，”他一边握紧他的霍姆堡毡帽一边说，“美国人对于核裁军问题并不认真，但这次会议还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40年来，两个超级大国第一次试图消除所有核武器，这是冷战结束的良好开端。”



冷战真的结束之后——比戈尔巴乔夫预料的早得多——我到了戈尔巴乔夫和里根试图解除全世界武装的那个书房。除了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电视机低沉的声音外，霍夫第宾馆一片寂静。或许管理员正在收看《汤姆和杰瑞》[■]

乳白色光亮的丹麦槭树，在远处海湾的折射下泛着淡蓝色光芒。我坐下来，看着小小的方桌，就像传记作者独自到了故居得到了主人遗留下来的物品。我做出嗤之以鼻的神情，我敲击桌子。我从戈尔巴乔夫的角度凝视窗外，然后换到里根的角度，而后鼓足勇气，坐在会议主席的位置上。这时，我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或许那

冰凉的东西不过是我前臂下的铜饰边吧。

霍夫第成了游览胜地,对我来说过去曾是如此,因为在这里我能“听见”首脑们的争吵声,以及坐在那里聆听随员们对正在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事情所发出的或兴奋或惊骇的声音——还有不绝于耳的相反的论调——倒使得雷克雅未克直到今天还是冷战谈判的发源地:

罗纳德·里根 我们只差一点儿就达成一致,真可惜。

肯尼思·阿德尔曼 愤慨地 屏备控制……高层的人们所追逐的结果却并不比普通人更高明。

罗纳德·里根 (伸出拇指和食指,相距半英寸)
)我们就差这么一点没成协议。

玛格丽特·撒切尔 我很惊讶!

罗纳德·里根 实验室,实验室,实验室……这个讨厌的词!

乔治·舒尔茨 嘴唇颤动 我们深感失望。

蒂普·奥尼尔 我们都很失望。所有的美国人都应为此目标而奋斗。

罗伯特·多尔 总统先生,说“不”是一种政治家行为。

约翰·波因德克斯特 (吐了一口烟,诡秘地 乔治让总统失望了。

亚历山大·黑格 尖刻地 这是二战以来,作为一国总统所做出的最糟糕的错

荷兰人里根传

- 玛格丽特·撒切尔 误判断。
里根坚持认为战略防御系统是避免战争一种手段！他是在做梦！
- 马尔科姆·沃洛普 (带着责备的口吻,对里根说)
国家元首不应该参与细节问题的谈判…
- 肯尼思·阿尔曼不该参与到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领域——尽管那对国家安全会产生几十年的影响。
- 玛格丽特·撒切尔 新型武器总能打破这种所谓的防御系统。
- 罗伯特·卡尔·曼诺夫 (毕恭毕敬地) 雷克雅未克峰会向美国人表明里根总统比我们很多人想象的要更具洞察力,比那些反对他政策的人更有魄力和更具远见卓识。
- 传记作者 转向一边 罗伯特·卡尔·曼诺夫何许人也 ■
- 研究助理 (再语) 纽约大学的战争与和平与媒体中心的主任之一。
- 唐纳德·里甘 我们对苏联人说:“我们将消除所有的核武器”。
- 肯尼思·阿尔曼 大家都搞错了！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里根,提出10年后禁止一切战略武器。而我们从来没有超出过“弹道”这个范围。

荷兰人里根传

- 罗纳德·里根 (起草将要提交给美国人民的报告)“他们提出 10 年为期……”
- 约翰·波因德克斯特 修改了总统的报告“我们提出了一个 10 年期限……”
- 威廉·克劳 代表随行各部门首脑 总统先生,我们的结论 10 年消除所
导弹的提议会给国家安
全带来威胁。
- 马尔科姆·沃洛普 总统先生,战略防御体系,必须要
从设想变成现实。
- 蒂普·奥尼尔 总统先生,我的选民很可能是世界
上最具科学头脑的选民,但他们
中有超过半数的人不相信,战
略防御系统能实现目标。
- 罗纳德·里根 蒂普,我不敢恭维你所说的最具
科学头脑的人们。
- 巴尼·奥德费尔德 (美国空军退休军官 狂好处说,
这系统管不管用这个问题,比超
它理论上所起的作用来,一点也不
重要。
- 罗纳德·里根 (突然大怒 真见鬼!他们想方设
法消灭战略防御系统之时,我们
怎么能坐下来,怀疑这一系统的
有效性呢 ■
- 谢尔盖·阿克罗米耶夫 那是我们之间关系中道义上的
一个重大突破。
-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莫斯科一个酒吧的电视屏幕上)

荷兰人里根传

雷克雅未克会议之后,人所共知,导弹防御系统是和平事业的绊脚石,是帝国主义者阴谋的一个缩影,而且——(招待员换了个频道)

詹姆斯·比林顿

(对巴保说 你关掉你的总书记 ■ 这做对你很重 ■

酒吧的一位顾客

我们俄国人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会有战争吗 ■ 第二个问题,我们会有更多的面包吗? 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很清楚:“不,没有”。

罗纳德·里根

你不知道他们的经济体系是多么衰落。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我们必须摒弃那种认为苏联经济要崩溃的想法。

玛格丽特·撒切尔

绝望地喊 如今,一切都在朝着对俄国人有利的方向转变——整个世界!

法国的声音

我对这一切的看法是,你不该让两个人星期六夜里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小屋子里谈判。

民意调查机构

你对里根总统处理美苏关系的方式怎么看 ■

美国人民

(齐声 赞成! 不赞成! 不知道! (声音渐弱)

《纽约时报》对这个“合唱”的分析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组

电脑统计结果显示 72%赞成, 20%反对, 8%未表态。



1986年 10月 22日, 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上签署了一项税收改革法案, 这一法案是在成千上万欢呼雀跃的支持者面前签署的。总统笔下的里根写到了罗纳德之前, 对此, 他本人也深感疑惑。

厌倦——或是别的什么情绪开始折磨他——但他眼前还得投入他政治生涯的最后役, 他代表着一大批在 11份再选举中将要面临困境的共和党议员。由他的媒体主管帕特·布坎南策划的公关突击小组, 已说服了许多美国人: 雷克雅米克会晤是自路易斯安那置地以来最伟大的外交胜利; 税收改革表明里根经济政策仍然在运转, 只是做了些小的调整。

但是, 民间民意调查显示, 选民对于老大党是否应该继续控制参议院有些怀疑。仅“里根的最后役”这几个字, 就饱含告别之意, 仿佛是在提醒党内政治家们。11月 4日, 他们再也不能指望他去吸引选民了。一篇忧伤的随笔开始影响报纸专栏, 但迄今尚未出现在对总统的评论上。即使如此, 还是让副总统布什和参议员霍华德·贝克感到不快。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 资深记者查默斯·M·罗伯茨写道, “两党中所有有潜力的 1988年候选人, 比起目前把持白宫的政治巨人都显得无足轻重……我已提到或观察了所有这些人, 从富兰克林·D·罗斯福开始。里根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驾驭政治的能力不相上下, 本世纪除了西奥多·罗斯福之外, 没有人能与之相比。”

回首往事也很有意思, 曾几何时, 在还有两年总统任期的时候, 罗纳德·里根作为政府中一种活跃的力量正在被某种力量所

抵消。

他以其常有的超然的愉快心情在全国展开攻势，大选日来临48小时之前，当海军上将波英德克斯特告诉他仍被扣留的5个贝鲁特人质之一戴维·雅格布森获释的消息时，他特别高兴。里根据此认为这种令人高兴的巧合表明“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这是他母亲最钟爱的一句自慰的话。一度有迹象表明波英德克斯特或许能再报告另一名人质获释的消息，但美国人星期二继续投票，而此时并没有那种诱人的筹码。到了夜晚有两件事已浮出水面：一件是民主党已经重新控制了参议院。另一件是新闻媒体对于黎巴嫩一家周刊刚刚刊出的一篇文章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篇文章说，罗伯特·C·麦克法兰“老兄”最近身着飞行员制服访问了伊朗，还带去了装满两架飞机的武器和美国总统的口信。

☆☆☆

后来，那个“最近”被纠正为1986年5月，装满两架飞机的武器减少为一车隼式防空导弹零部件——这些显然是伊朗从以色列购买以对付伊拉克。但是，其他有关麦克法兰的黑暗中心之行的事实，具体得让人无法置若罔闻，特别是当有人认出与他同行的两个人是里根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雇员奥利弗·诺思中校和霍华德·J·泰克尔之时。两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与他们同行，其中一位会说当地方言。这个完整的人员配置显示，如果不是罗纳德·里根本人，至少是海军上将波因德克斯特和威廉·J·凯西批准了这次访问。这些让人敬畏的名字加上里根的前国家安全顾问正跟恐怖主义国家做着军火生意。这件惹眼的事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是自比特堡事件以来最令舆论哗然的事。

跟比特堡事件如出一辙，总统立即义正辞严地于11月6日声

明,关于麦克法兰伊朗之行的传言“没有根据”,美国与伊朗没有经济上的利益关系。伊朗应对发生在黎巴嫩的绑架以及杀害美国人的罪行负责,那是件在全世界都臭名昭著的事。“我们永不与恐怖主义者发生贸易,因为那样只会让它受到鼓励。”

但“它”是什么■鼓励恐怖主义,或是鼓励贸易■戴维·雅各布森获释的代价原来是 500枚陶式反坦克导弹,就在他获释的 5 天前交货的。而此时,道义上又是何种代价■即使那些陶式导弹(跟隼式导弹一样)是以色列不再需要的行将淘汰的装备,但美国财政部却似乎被诈骗了。毕竟,国会首先以援助而非商品的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这些导弹。正当里根否认有任何武器换人质的秘密交易时,500枚陶式反坦克导弹正在由联邦调查局专机运往以色列的途中。

那个被麦克法兰称为“伊朗计划”的交易(或许他希望这个计划能与战略防御计划齐名),被普遍认为是对美国法律和道义法则的践踏,罗纳德·里根授意了这次交易。差不多 16 个月后,这项授意的后果才让他陷入尴尬境地。他是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做出这个决定的,他那时正躺在海军康复医院,刚刚因癌症做了手术:

1985 年 7 月 18 日,星期四

那是个多么难忘的早晨——医生从我身上的切口取出手术剪——这使得情况大有改观……他告诉我他将在午饭前摘除肿瘤,他做到了。这种重自由的感……

我和希共进午餐,我发觉我只能吃几口,我得看许多名片和口信。然后到了下午 4 点 30 分,窗外有人向新闻记者招手,然后去了 X 光室。

“老兄”过来了——好像是有两名伊朗政府官员想跟

荷兰人里根传

我们谈判,我准备派“老兄”到中立国去跟他们谈。

戈尔巴乔夫捎来话说,他愿意建立私人沟通渠道……

我观看了一个关于我“病情”的新闻界电视圆桌会议,我觉察到有些人企图……用样的话来描述“总患了癌症”。我的医生说,这句话用在时是个误导。总患过癌症—但已经治好了。

让我们公平地来看看这篇由处于半聋状态的人所写的日记——就在 5 天前他才做了从耻骨到胸骨的切开手术,而在 72 小时前获悉最可怕的消息:活检呈阳性。从下午 5 点 15 分开始,他一直是清醒的,无望地试图恢复他那截短了的处于休克状态的肠道系统功能。晚上 10 点 22 分(日记段落的安排是误导),一位面无表情的小个子男人走了进来,低声说着话,意思好像是想要会见某些改革派伊朗人。就连一直掌管着这些事的唐纳德·里甘,也只听到了来人“笼统”地提到人质仍被扣押的事。如果说有什么迹象表明麦克法兰的对外接触可能“有用”的话,那么有朝一日,这些接触启动之时,不可能不惊动素来警觉的总参谋长。跟里甘一样,里根并未听到有关人质的有价值的消息。他只听到了些令人振奋的词,关于两位伊朗政府官员“愿意”“谈判”以及“中立”,再加上某些好像是请示出行的话。他同意了,这位小个子男人 10 点 45 分离开了。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都花在了医疗问题上——“肉体的愈合”。史蒂文·罗森堡,这位曾在星期一确诊总统患癌症的医生,可能私下里说罗纳德·里根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百里挑一”的自制力。但是大手术毕竟会对身体和思维都造成巨大伤害——不管身体多么强壮也不管意志多么坚定,休养生息是每一个细胞和循环系统最基本的需要。

里根 7 月 18 日的日记很简洁,但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写

这篇日记时，他和麦克法兰以及里甘后来对那次谈话的说法各不相同。麦克法兰真的告诉过他说，以色列首相西蒙·佩雷斯的代表从伊朗议会代言人拉夫桑贾尼的代表那里转来口信，大意是一些伊朗“官方”人士想要“与西方展开对话”吗？■麦克法兰真的补充说，他的伊朗联络人员确信他们能够“争取到释放如今仍扣留在黎巴嫩的7名人质”吗？再者，麦克法兰真的划掉了优秀的中东志愿停人曼纽契尔·戈班尼法尔的名字了吗？他当然地认为在任何人质交易中，伊朗人应该“展示一些收获”？

在汉堡威尔·杰莱斯瑞顿宾馆的一个安静的角落，当谈到“来自以色列”的几百枚陶式导弹导致释放第一名人质时，人们几乎能听到曼纽契尔·戈班尼法尔大拇指与其他手指轻擦的声音。戈班尼法尔过去是做波斯地毯生意的，曾是伊朗国王的秘密警察，据传又是以色列间谍……但他在别的有关书籍中出尽风头。人们不禁要问，罗纳德·里根，1985年7月18日在他的病房里听到那轻轻的摩擦声了吗？■麦克法兰坚持说他听到了：

总统从病床上坐起来，虽然看上去很虚弱，但精神很好，聚精会神地听着……我告诉他伊朗问题的新变化，他们要陶式反坦克导弹。他脸色似乎一沉，噙起嘴唇。

“你有什么看法？”他问我。

我反复权衡……我说：“对变政府的最后努力来说，武器是最重要的，但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对要应付的人缺乏足够的了解，不值得去冒这个险。”

里根沉吟片刻，然后点了点头：“我们不能这样做。”他说。

这是麦克法兰1994年回忆录《特别的信任》中的叙述，这与他

早期的描述大相径庭，更不用说唐纳德·里甘回想起克莱尔·布思·卢思的俏皮话“所有的传记都是‘撰记’”时的那些叙述了“无论是我的日记还是大脑中都丝毫没有以武器换人质的这种想法”。但这里，我们得知总统及时了解了“一件事”，据麦克法兰说那件事至少在总统手术前一周，他第一次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详细向他汇报过。除那之外，据麦克法兰 1987 年证实，他还将总统办公室简报转到了医院，并由总统批示过“好，听起来还不错”。但这里我们又发现麦克法兰变得懒散“没有什么迫不及待的事情要汇报”。同时，在一次觐见总统时，南希·里根直到其丈夫拔掉输液器才让麦克法兰进病房，这一点他很有点失望“我只是看看总统”。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比起 16 个月之后伊朗交易细节浮出时其他添油加醋的说法来还算是温和的。

既然我是在写荷兰人个人生平，并不打算将几百见证人上百万种说法相互关联。这些人的见证足以写满 500 多页厚的书稿，标题诸如：在众议院特别委员会调查与伊朗的秘密武器交易、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就对伊朗的秘密军事援助以及尼加拉瓜冲突举行的联合听证会上所做的证词等等。我将以他所听到的，所见到的，以及所说的话，尽可能简洁地描述他在以后几个月的经历——这是他总统生涯的低潮期。

诚然，当我在 11 月 18 日与他会谈时，他并没有说明白。那个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为了争取释放 3 名人质（本杰明·韦尔，劳伦斯·詹科和戴维·雅各布森），美国已经秘密向伊朗运输军事设备，而这 3 名人质由另外 3 人所取代（弗兰克·H·瑞得，约瑟夫·西西皮奥和埃德加·A·特蕾西）。里根决意对所有批评质问都使用同一个基本的答复——“我们并未直接与恐怖分子打交道，没有交易，没有赎金”——然后出来公开这样宣布。国会并不相信，便威胁说要调查此事。里根的法律顾问彼得·沃得森发现，以色列将美

国武器卖给恐怖主义国家已经违反了武器出口控制法案。司法部长米斯却持相反观点，乔治·舒尔茨和卡斯珀·温伯格宣称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一交易。虽然做得不够，但却明显起了作用。雅各布森警告说，媒体的狂热炒作可能危及其他人质的生命。罗伯特·麦克法兰在电视台访谈节目中否认，他曾用巧克力蛋糕引诱德黑兰官员。事实上，他确实这样做了，在特拉维夫烤制的蛋糕，并未起作用，因为他在斋月节禁食时送去了蛋糕。海军上将波因德克斯特躲进了香烟留下的雾霭中，不可能参与其中。白宫之外，奥利弗·诺思这个名字还不为人知。

1986年 11月 18日，椭圆形办公室里的对话。

在此详再现下面这段对话，以证实总统在 1986年 11月 19日灾难性记者招待会之前精神及感情状况。

莫里斯 你是不是宁愿自己一直在养马？
里根 不。刚刚过去的几周我有点控制不住情绪，但现在想来倒觉得那是件好事。但我还从来没见过这里所发生的给一些人带来悲剧结局的协调一致的不诚实行动。我很讶，他们得这么，甚至还有虚假的表演。晚上一个电视新闻网——拉瑟先生讲话时——那是他们使用的图片。但他们甚至没有用与他们话题相关的图片。比方说，他们谈论武器之类的东西但F—14 战斗机在屏幕上乱飞。然后画面切入一人，显然是伊朗人，这人朝着一辆未加后盖的卡车上扔枪支。卡车上堆满了AK47 步枪——苏联人制造的枪——但所有这些，如果画面传达

荷兰人里根传

大量语言信息的话,人们会想,这些便是我们做交易的武器吧。

莫里斯 昨晚,我参加了美国著作颁奖典礼,乔治·威尔讲了话……他说如今的新闻需要有视觉形象。你没法将持续6月的和平摄下来并在新闻上播映(原话如此),但你可以播放F-14战斗机的小图片。他们总是喜欢用图片,而不愿去播需要时间和空间的冗长故事。

里根 那已是两周前的事了!我想明晚的记者招待会定会有点儿令人激动。烦人的是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仍然得决定我的回答具体到何种程度,因为——噢,对了,特里·韦特昨晚在电视上解释过……人质担心他们的性命。在执行洛克菲勒使命时我记得这些……(关于公开讨论泄漏秘密消息的冗长轶闻)

莫里斯 总统先生,总管(唐纳德·里甘)午饭时告诉我们戴维·雅各布森跟你说的话,是说他们拷打他;他们把他头朝下吊起来,用鞭子“从头到脚”地抽打他。你还能记起雅各布森说的话吗■

里根 噢,不记得。(痛苦地)他说起过那事,但同时,他告诉我们那些人,那些卫兵,也是人。他还说事实上他们有时也能很友好……

莫里斯 先生,我猜想,你打心眼里想暗示他们你希望得到明确的回报,在这一点上你是不是

荷兰人里根传

对那些伊朗人很恼火。但是)你发现自己被动地陷入了没完没了的交易中——

里 根 不,那件事并不令我烦恼。我不准备——事情再简单不过了。当然,第一名人质确实回来了,从敌对方——从伊朗,我们一直回避的地方回来。他开言语支——但我们告诉他们只要伊朗支持恐怖主义我们就不能这么做。他们告诉我们的说就连霍梅尼也已书面否认支持恐怖主义,说他们并非恐怖分子……他们需要证据向他们的同事表明我们的诚意。这说的就是武器那件事情。但是当他们跟我们说起的时候,我们说:“那好,听着,我们不能只听你们口头上这么说,你们与恐怖主义有关系,且有很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你们怎么解释人质的事?”实际上,伊朗无法命令那伙人放弃那些人质,但我们确实知道……那伙人对伊朗并无敌意。伊朗确实有办法请求他们放弃人质而且他们也想得到伊朗的帮助。所以,我们这么说时,他们成功地解救出了3名人质。我们有理由相信另外两名人质(原话如此)到目前也被放回,要是——(他犹豫了一下)

莫里斯 为了所有这些事?

里 根 悲哀地)——要是所有这些事被公之于众的话。

莫里斯 ——总统先生,我想知道是什么让你接受

荷兰人里根传

这个计划。是出自于你内心或是出于对这些人质家庭的同情,如果是这样,是什么让你如此冒险■

里 根 (不快地清了清嗓门)这是两方面的问题,而且我们一直在寻求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解救那些人质,但另一件事我们也考虑了很……突然,仿佛打开了一扇门,我们开始往这方面努力……很明显,这些绑匪(过去)与伊朗有关系——尽管关系可能不很密切。这就是说有机会了。但要说“涉及某种赎金的交易”简直是太可笑了。他在回想今天早晨前总统卡特在电视上说的讽刺的话,随后变得激动起来)假如……在我们所有努力中,这句话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脑海。你明白,你说“你心里怎么想■”。是的,我在这件事上过去与恐怖主义作战,而且我现在仍然这样做,但是我一直争取的也是我无数次说过的,我坚信:不管一个政府有什么样的借口,或是我们这个国家所有的那种借口——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甚至于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位小人物,当他已在被不公正地剥夺上帝给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时——政府有责任去帮助他……跟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一样,我强烈地感觉到,你不能跟一个绑匪谈赎金,那样你会助长这种交易。但你的确找到了救出人质的办

荷兰人里根传

法。现在,如果你不能以武力解决的话,那种办法也不能排除在外。(关于意大利反恐怖突击队冗长的插曲)我并不介意卡特先生就这件事今早在电视上对我的诽谤。但是要是人质被一政府扣那就大不一……如果他想谈赎金的事——我们怎么让人质获释■我们赎回他们——我承认,那是他们的钱,不过那是自伊朗沙倒台以来我们冻结的资金,几千万美元——我们说:“我们把钱还给你……”(他愤怒得无法继续说下去)

莫里斯 我只是想知道对你是不是有点个人压力,迫使你决定最终走那一步。或者那只是出于战略考虑,或者说你会见过他们的家人■

里根 噢,人质被扣时,我会见过他们的家人,尽可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过,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不能说得很具体:“我们正在跟一准备做这事儿或那事儿的人商谈。”我无法告诉你们我们这里有多少令人心碎的电话,因为有时候,我们指望的人却不能成功,不能传达……我们认为是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捻动手指,发出啪啪声 形势恶化了……)

莫里斯 我问个不好回答的问题,你介意吗■

里根 问吧。

莫里斯 我们已认定了这个事实,我们给了他们26.1万磅的武器——那就是一架飞机所

荷兰人里根传

装载的——作为交换，同时我们的3名人质获释。这样一来，乖戾的阿拉伯原教旨主义者可能会想，噢，那就是说每个人质换来8.7万磅武器。于是以后每当我们再需要8.7万磅武器的话，我们就绑架一名美国人。我怀疑你可能已个先例——别人质可能会因此而成为你对这3位人质大发慈悲的牺牲品。

里 根 并非如此。我要重申的是，媒体让我们付出太大的代价，他们就是这样的——比如他们仍然坚持说我们用达尼洛夫交换间谍，实际上我们没有那么做。（这是真的：他是拿间谍交换达尼洛夫。跟前任总统的一样，里根强烈谴责媒体，然后慢慢回到第一个话题）……要是有人来找我们说他有个拯救人质的计划，他告诉我说：“我能解救人质，我能救出他们，但得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我无法付出，因为那将让我付出X美元去解救他们。”那么我该怎么办？现在，你准备支付赎金吗？或者你打算雇人替你营救人质吗？我想我们所做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是在这个框架内。我们把钱付给那些认为他们能做我们做不到事情的人……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付给他们。你会怎么做？所以……（他声音干涩）

总统必要的体面、激愤“我的感受如何”、固执以及道义上

的曲解在这次采访中暴露无遗——如他用一切模糊的框架套在所有事情上的习惯一样。与此同时,只要他们不是来自于那个“邪恶的帝国”,他便以最好的善意信任他们。他甚至能接受良性活组织检查却怎么也弄不明白他已经违反了美国法律(一项禁止向伊朗出售武器的禁令)。他把“患有”改为“患过”企图篡改自己的病历;通过雇用中间人而非向他们直接付款,他保住自己的名声;通过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扣押人质的不公,他使得人质交易变得高尚。

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他动摇——甚至连在国家电视台上被迫言不由衷地承认事实都没能动摇他的信念。在本杰明·韦尔、詹科神父和戴维·雅各布森的问题上,最终每个人身上花费了310万美元,而且这事对他自己的名声造成永久的损害,但他还是认为他做得没错。



第二天,为里根晚间记者招待会“预演”时(白宫彩排),开始出现了混乱。一旦里根认为良心允许,他最擅长无害的谎言——主要是避免伤害或避免破坏信任——如果他在保守的杂志上看到这些说法,他同样擅长弥天大谎。但是,正如人们从彩排和记者招待会中看到的那样,他隐瞒已知事实的方法非常拙劣。

我参加了那次会议,令彼得·沃里森极为震惊是,我发现荷兰人在基本事实方面依赖海军上将波因德克斯特。对此他自己也颇有怨言(里根的提词员不在身边)。他支支吾吾地回答关于伊朗恐怖分子记录的第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至于下一个关于武器转移细节的问题也无法回答。

“不很准确,总统先生”波英德克斯特平静地说,“我建议你说所有运出美国或由第三方运输的货物可以装入一架飞机。”

那肯定是架巨型飞机，因为事实上，伊朗已经收到总共 2004 枚陶式反坦克导弹、18枚隼式防空导弹以及 200多件隼式导弹部件。然而很少有人知道 1986年 12月 19日这一天，如果荷兰人记得的话——他授权所有的武器运输——他当然 10分乐意忘记，波因德克斯特还提醒以色列这个词一定要忘掉。如果有人问美国是否授权佩雷斯政府将武器运往伊朗——“我们自己提供，购买和付了款的武器”——总统应该只含糊地提及“第三国”。

荷兰人不喜欢这样，他一直试图说第三国，但他大脑里一直回响着以色列“或许，”他有点不高兴了，“我只说我不回答关于武器如何运输的问题。”

当被问及依据《武器出口控制法案》这个法案要求他向国会报告对外销售武器，他的授权可能违法这个问题时，他倒是较好地做出了回答：“作为总统，我获得了授权，可以行使以及放弃某些权力……我觉得实施这项计划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我有权决定何时向国会通报。”这时候沃里森有点不高兴了，他认为里根是“正确地回答了错误的问题。”荷兰人也同意他的看法，他说他只是自始至终都依赖司法部长米斯出谋划策。

当里根推测运输武器的总值可能是“10亿美元”时，白宫剧院内本已令人担心的气氛变得近乎绝望“少得多，总统先生！”波因德克斯特吼道，“不要涉及细节！”里根接着说，中央情报局人员“没有参与”其中“不对，先生，他们参与了！”

那是我有生以来最真切地看到这位海军上将在公开场合如此激动，通常情况下，他总是面带微笑，满面春风，保持着官僚特有的振奋情绪，一副心无城府的样子。但此时，他跟沃里森一样因忧虑而眉头紧锁。在白宫颇为详尽地证实之后，如果总统在公开场合否认中央情报局参与其中，那将会使得本已传得沸沸扬扬的罗纳德·里根与某些人共进午餐的流言更如火上浇油。

我很早就退出了，因为我不喜欢沃里森对我记录内容的看法。荷兰人一边听着另一个问题，那张神色难看的脸色在我走出东侧门时停留在我身上。我理解他在极力控制自己的厌恶情绪——他讨厌说言不由衷的话和记住本不知道的事情。

顺理成章地，那天晚上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言语支吾。尽量避免‘我’这个字。但他做得显然太笨拙了，就连观众都为他捏了一把汗，白宫被迫在他走下讲台 20 分钟之后发表总统声明进行更正。

“他们真是要命，”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但一些富有同情心的随从人员的逢迎之辞又让他心里很舒服，“我们这伙儿人似乎觉得‘我做得很好’。”



曾几何时，里根 76 岁时，他‘一伙儿人’的主要成员是南希。尽管他在日常行政管理中依靠唐纳德·里甘，尽管他十分欣赏这位总管耿直而又热情迸发的性格，但他越发需要母爱般的悉心照料，无论是在每天工作结束之后，或是 5 点钟在玫瑰公园绿荫下散步时，或者在他锻炼之后走出浴室穿上睡衣之际。有一天晚上刚过 6 点钟，彼得·沃里森碰巧遇上总统夫妻俩都穿着睡衣上楼，总统身着睡袍脚上穿着拖鞋，孩子般地等着点心。这倒让沃里森拿着他们的遗嘱附录等他们签字，他目睹了南希“一直在总统身边悉心呵护”的一幕。

她对于里根白宫的影响力从政治的角度是被过度渲染了，而从心理的角度却又被低估了。在里根对苏联的偏见方面，她颇为人称道的‘仁慈’说教无法得到证明。但她确实能让安德烈·葛罗米柯微笑——那是一次外交上的伟大成就——在葛罗米柯于 1984 年访问白宫期间，她承诺每天晚上给她的丈夫吹‘和平’风。如果真

是这样,那就说明总统右耳失聪,因为在雷克雅未克他清楚地表示他依然相信莫斯科决心成为世界霸主。

南希尽一切可能从西翼发动攻势,她将自己钟爱的“巡航导弹”——电话主要对准 3 个目标:唐纳德·里甘、白宫御用医生约翰·赫顿以及总统的年轻助手吉姆·库恩。赫顿和库恩天生的奴才胚子,他们毫无保留地崇拜里根,自然对她唯命是从。这两个人以男人的方式悉心照料总统,密切关注总统的健康,整个白天都有周详的安排,只有到了晚上南希“接了夜班”他们才算尽了职守。

里甘是另外一种人,哈佛大学求学、海军陆战队服役以及在梅里尔农庄造就的大男子气概使得他对于一位似乎觉得罗纳德·里根像个孩子的妇女连续不断提出的要求反应冷淡。正如这位总管私下披露的那样,南希深受一位旧金山女占星家的影响,并总是称其为“我的朋友”。更有甚者,南希多年来一直坚持认为,总统的活动与天上行星的活动不谋而合。

米歇尔·迪弗在里根第一届任期时,就是一位在这方面谨小慎微的官员。作为加州人,现在成了本市最负盛名的说客,迪弗总是一幅友善的面孔,他似乎永远带着暧昧的顽皮,记者们永远也搞不清他为什么如此频繁地改变总统的约会。“你问过南希·里根关于占星术的事吗?”有一天他对我笑了笑。当我问他为何问起这事时,他转换了话题。

里甘这位性情急躁、一本正经的千万富翁先是满腹狐疑,继而强烈反对南希在如贝尔根—贝尔森和雷克雅未克这样重大的事件上向她的朋友征询“天机”。但跟其他需要讨总统欢心的人一样,他也得讨好南希,也学会了容忍她的颐指气使。这是很令人难堪的事,因为她在很多方面并不好敷衍。在日复一日与她周旋中,令他头痛的问题是他不得不拿自己机警的思维和敏锐的直觉与那些喜

欢事事插嘴的人相妥协——比如 1986 年最后两个月中“不祥事件”的预言。只有到了如今，她的朋友似乎不幸而言中，情况变得更加危机重重。

11 月 24 日，星期一早晨，司法部长米斯来见总管，告诉他说，在审查尚未被海军上将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上校撕毁的与伊朗计划有关的卷宗之后，发现有证据显示像是向对方账户有“资金转移”。



总统与高级官员们例行的“午餐讨论”没让我参加，此时我已觉察到出了大问题。那天下午 3 点钟，我拦住帕特·布坎南问他中午讨论了什么问题。

“噢，总统正在考虑一套新的经济数字。”

“关于伊朗有什么事■”

“没什么。没有涉及那个问题”。

我觉得这简直不可能，便盯着他。他像以前一样很长时间才机警地回过头来。

“音乐已经停止了。”他说道。



如果我们相信普遍公认诚实的唐纳德·里甘，那么当米斯下午 4 点 30 分告诉总统说，伊朗购买陶式导弹的资金被诺思上校从以色列抽出并通过瑞士银行的账户付给对方账户时，总统面无血色。里根面容憔悴，神情严肃，这情形跟他听说航天飞机爆炸时如出一辙。但他此时的表情总参谋长以前从未见过，也无法准确地描述。

在里甘看来,那是一种完全没有准备的反应。总统只说了两句话,“查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吗?埃德”、“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对此有何看法?”

或者,生性多疑的人可能说,那是被抓住尾巴的人才会有反应。负罪感跟震惊一样能快速地让人面无血色。我在8年之后的一个寒冷的早晨3点39分写下这些话,其实我此时并不比里甘当时高明,或者也不比如今将这些话抛之脑后的荷兰人更聪明。实际上,他1986年11月24日的日记中对米斯向他汇报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并补充说:“诺思并没有告诉我此事。最糟糕的是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发觉了但也没告诉我。”但是整篇日记的语气令人奇怪的生硬而又连续,倒像是他在照抄由米斯提供的简报文件。

只有海军上将知道,罗纳德·里根是不是蓄意授意了那些非法资金从中东的非法外国中间人转移到中美洲另一些非法渠道。或许“奥利”知道,但由于诺思上校声称自己对国会撒谎,因此,他的话也不能信以为真。我猜想,答案将永远地卷入了他烟斗里喷出的烟雾中去了。

我有理由怀疑,荷兰人的确授意了这笔交易。他似乎一点儿也没意识到他在破坏《武器出口控制法案》。波因德克斯特以前甚至没听说过,以及波兰第二修正案,禁止在尼加拉瓜进行的秘密资金转移。到了1986年,罗纳德·里根的个性中已没有了好奇心,他的总统生涯也十分乏味。像雷克雅未克那样的辉煌时刻是个例外,那一时刻唤醒了他所有潜能。结果我在采访他时,时常回想起1943年在地铁中的电影镜头:深陷的眼窝,在两个镜头之间的那种电影演员所特有的茫然神情。

有时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可以坦率地告诉他说,又有一桩有利于“自由斗士”的“秘密勾当正在进行”;波兰第二修正案中的一个不可援引的附件授予他作为三军总司令可以对

这种行为进行授权。他会在演讲时拿出自来水笔，询问在哪里签字，这就是那时的里根。6年前，密特朗的手下就已这样精辟地描述他：“建立在对事实平庸理解基础之上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意志。正如政坛经常出现的情况，无知支撑着力量。”

无知有时也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更糟糕的是因为天真的人并未料到。1939年，当里根扮演飞行特工时，他穿着飞行服误入制片厂的风洞。他的降落伞开始打开，他被强大的风力吹起，越过道具组的铁轨，最后撞到了制片厂的铁丝网上。

如今他感受到那种似曾相识的压力与拉力，似乎现实这股冷风撕扯着他衣袖上的丝绸，国会里能听到弹劾这个字眼。南希·里根哭着要求他解雇唐纳德·里甘，乔治·舒尔茨愤怒地抗议伊朗计划以及账户转移事件，并威胁说要辞职。涉嫌卷入两个事件的威廉·凯西脑疾发作，后雷克雅未克时代总统创记录的支持率陡然下降到46%。他被迫任命一个以前参议员约翰·托尔为首的三人调查委员会来调查他的政府的所做作为，里根对此深感蒙羞。与此同时，参众两院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美国上诉法院授予俄克拉何马州法官劳伦斯·沃尔什不受限制的诉讼权力，这种权力既能用于两件丑闻上，还可以用于对反向资助中的所有问题。迈克·迪弗深夜造访里根，建议聘请一位“刑事诉讼”律师。

12月中旬，里根医生出人意料地宣布，总统在新年伊始将进行前列腺手术。圣诞节就要到了，34年来，在这种时候他的妻子第一次没能跟他说话。

第 36 章

1987—1988 年白宫剪影

“里甘总统”

上个月南希私下里讲了一件事：里根让她“不要在他那‘该死的背后活动’”。“罗尼从来没说过‘该死的’。”怎么会如此干脆地否认呢？

这年冬天，在里根和南希之间横空生出的这人、这事全都是因为唐·里甘。尽管这对夫妻因里甘而出现的疏远只持续了一两天，但里甘却成了个挥之不去问题。虽然明明是麦克夫·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欺骗了他，但是，专横暴躁的总管却似乎成了理想的替罪羊。他是这个国家的第二号人物，机灵、富有而又勤奋，还喜欢炫耀，他真正的精神依托似乎是华尔街而非华盛顿。

再好不过的是，他是位无法取代的人物。里甘入主他在白宫一角的办公室两年来，他集过去由克拉克、贝克、米斯以及迪弗分享的权力于一身，这同时也使得里根不必再为决策上的分歧操心。尽管对她丈夫来说一切正常，这种状况仍然还让她担心。她认识到（尽管她永远也不会承认）既然里根第一届任期已到尽头，加之他寻求连任的努力因丑闻而暂告终止，这使得他消极的倾向愈加明显。他需要积极进取，里甘的敏捷与才能对他很有帮助。

同时总管似乎取代大法官成为总统的知己，这一点她颇为不满。每当这两人独处时，椭圆形总统办公室里便会传出朗朗笑声。跟从不贸然代总统发言的克拉克不同，其实他压根儿就没有这么做过。里甘十分自如地参加内阁会议以及记者招待会前的碰头会，这便使得乔治敦区传开了这样一则戏言，如今将‘里根总统’念成‘里甘总统’也没有关系了。最近接替波因德克斯特成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弗兰克·卡卢奇来到总统办公室时，他问了里根四个问题，里甘都一一作答。

南希以及她的‘私人顾问’们（迪弗、鲍勃·施特劳斯、斯图·斯潘塞以及克拉克大法官等人）认为，总统对于里甘的高度依赖性将使得解雇这位总管更显迫切和艰难——这是总统必须作出的清理门户的决定之一。然而，正如1983年她试图劝说里根解雇比尔·克拉克时一样，总统固执保持了沉默。他认为“唐”正直而忠诚，没有理由解除他的职务。

——作者手记，1987年1月3日

病人的状况好极了

前列腺手术定在1月5日上午8:30进行，手术由尤兹和比尔斯两位医生主刀，一切顺利……医生们用汤姆森前列腺切除器从前列腺中取出标本，这些标本在经低温处理后再进一步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前列腺有球状肥大症状加之某种程度的炎症，但并无癌变迹象……手术持续了50分钟。失血量是350毫升，切除组织重量为23.5克。病人的状况好极了，并无不适感，整个手术过程中，病人一直清醒……

医生建议总统推迟原定于1月20日进行的国情咨文演说，但他并没有推迟。就在前列腺切除手术两周之后，他派头十足地发表

了演讲，一切与往常的演说没什么两样。

——奥利弗·H·比尔斯“罗纳德·里根总统的医疗记录”

真他妈的

比尔·凯西——即将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最急于作证的人——脑瘤手术后又回复到狂躁状态，手术的创伤只停留在哈顿医生所称的“猿人居住的地方”。嘴里嘟哝着不堪入耳的咒骂声——“真他妈的”，他的词汇量下降了，简单地说，他患了失语症。鲍勃·伍德沃德一直试图假借“家庭老朋友”的名义去看望他，那该是一次伟大的会面。最近这些天并不喜欢看《华盛顿邮报》的罗纳德·里根对新闻报导大为恼火：“这些杂种！”

——作者手记，1987年 1月

恼羞成怒

迪 弗 （在斯图尔特·斯潘塞的陪同下走上白宫的楼梯）总统先生，我不得不告诉你——斯图尔特也同意这样做——你该认真地考虑一下解雇唐·里甘的事。

里 根 （摔下手中的钢笔，恼羞成怒）听着，我不会为拯救自己而牺牲任何人。

迪 弗 这不是牺牲或拯救某个人的事。你当选总统是为这个国家服务的——你应该为这个国家着想。

（一阵沉默。迪弗等待斯潘塞支持他。里根怒目圆睁。沉默的气氛变得让人难以忍受。他们离去。）

斯潘塞 在电梯里 天哪，麦克。

——作者手记，1987年 2月

至此，里根政府已到了岌岌可危的时刻。内科医生接到警告，要他们留意异常的行为。舒尔茨和温伯格像一对性格怪诞的罗特韦尔狗争斗得不可开交，总管睁着血红的眼睛咄咄逼人：“如果她不让总统站出来，尽快对这混乱的局面作出解释，她就可能失去让总统恢复名誉的机会。”

里根的追随者们行将逝去，凯西奄奄一息：巴德·麦克法兰和他的妻子 2月 9日被发现时已气息奄奄地躺在床上——就在他准备到调查委员会作证前的两小时吞下了至少 20片安眠药，他们很快被送到海军康复医院抢救。里根一直处于紧张压抑之中，不过这倒让他得到了渴望已久的舆论关注。有人给他送去了一盒录相带：《生活真美妙》在白宫已不再受欢迎的迈克·迪弗去看望他，里根那座前进中的冰川又掉下了两块冰碛。

罗纳德·里根本人神情沮丧，连重要文件的摘要也懒得去读，只是不停地看电视和电影。调查委员会对于里根几乎完全丧失对往事的记忆深感懊恼，纽约流传着一则戏语：总统忘记了什么，什么时候忘记的。医生们也为偶尔出现的两倍心率忧心忡忡。

——作者手记，1987年 2月 1—20日

果真如此吗

我跟南希一起散步，我们走了很远的路……虽是春寒料峭却也风景独好。媒体报导唐·里甘曾经告诉工作人员说，南希负责对杰克·凯勒的任命（杰克接替帕特·布坎南担任白宫媒体部主任），果真如此吗？——我猜想，礼拜一便见分晓。南希从没见过杰

荷兰人里根传

克·凯勒,自然跟对他的任命也就没什么瓜葛了

——罗纳德·里根日记,1987年 2月 22日,写
于摇晃中的总统专机

好景不长

媒体披露凯勒属于纳粹青年党成员后,他便于 2月 25日
辞职。此后,这件事便在西翼喜好玩笑者之中成了心照不宣的
笑料。据传,凯勒的任命是在南希·里根的特别请求下进行
的。

——作者手记,1987年 2月 27日

感谢上帝

我与副总统共进午餐——他跟唐·里甘见过面了,他也是第
一次看到里甘性格的另一面——勃然大怒,最后唐咆哮着说他会
在星期一或星期二离开这里……

(白宫的楼上,在从保罗·莱克邵特那里得知霍华德·贝克参
议员将成为一位出色的办公厅主任之后)这个办法不错。他 副总
统 认为霍华德在寻求一种退出总统竞选的体面方式。副总统刚刚
上楼——再一次召见唐。这一次完全不同了,唐说他会 在星期一早
晨首先递交辞呈,我的祈祷还真的起了作用。

这种作用还在延续,我给贝克打电话……我请他出马。保罗说
得对——贝克马上应允并准备明天就到华盛顿。现在我将继续阅读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一直到进入梦乡,感谢上帝!

——罗纳德·里根日记,1987年 2月 26日

荷兰人里根传

强烈的同情

总统若不想让国家安全委员会运转，它就不起任何作用……凭借总统的权力及领导地位，他便决定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作用……

从他自己的陈述、他日记记载以及他的主要顾问为委员会提供的材料来看，里根总统深深陷入保证解救人质的承诺之中。正是这种对人质的强烈同情心使得他坚定地支持伊朗计划，甚至在面临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反对时也未退缩……

然而，在如此复杂、如此危险的危急关头，总统本应该确保国家安全委员会不给他设置障碍。

——调查委员会报告，1987年 2月

武器换人质：一份资产负债表

对里根来说，还有更多令人忧郁的消息。他不仅被指控人质交易，还被指控做了一笔有去无回的交易。无论在账户转移中他有什么责任（如果有的话），对于伊朗计划来说，其资产负债表可以这样描述：

日 期	交 易	借方 / 贷方
1985年 9月 15日	408枚陶式导弹换回本杰明·韦尔牧师	+1
1986年 2月 17、27日	1000枚陶式导弹未换回人质	0
1986年 4月 14日	人质彼得·基尔本被杀	-1
1986年 7月 26日	一集装箱陶式导弹部件加一块巧克力蛋糕换回 L·詹科牧师	+1
1986年 8月 3日	12箱部件未换回人质 里德、西西彼欧、特蕾西很快被俘	-3

荷兰人里根传

1986年 10月 28日	500枚陶式导弹换回雅各布森	+1
1987年 1月 24日	艾伦·斯蒂恩、杰西·特纳、罗伯特·波尔希尔被俘	-3
总 计	3人获释,6人被俘,1人被杀 (借方净值)	-4
其他支出	军事装备成本 (蛋糕不计费用 罗纳德·里根的名誉损失)	3100万美元 不可估量

——作者手记, 1987年 2月 27日



“贝克及其助手们……从各种角度认真观察里根的举止。”

内阁会议室午餐桌上, 1987年3月2日

可怕的传闻

詹姆斯·坎农是位谦恭有礼、说话慢条斯理的南方人,他在协助霍华德·贝克参议员从绝望的深渊中拯救里根。这位南方人表示尽管唐·里甘在星期五下午大动肝火——我看见这位总管在匆匆递交辞呈之后于4点15分离去:他脸色通红——他们在次日早

晨举行一次‘最文明的’过渡会议。里甘可能怒气未消,但他很有绅士风度。

然而,唐离开之时,剩下他的手下们来处理琐事。此时吉姆听到了关于总统最近职责内所作所为(或者不作为)的可怕传闻。于是他起草了一份紧急过渡文件,文件暗示新的组成人员星期一(3月2日)一整天都在认真观察罗纳德·里根的行为,并提出如果他仍‘执迷不悟’,他们将执行第二十五修正案第四条款(弹劾总统条款)。

——作者手记,1987年1—3日

健康力量的冲击波

今天,午餐之前在白宫内阁会议室里,贝克和他的助手们选定自己的位置以便能够从不同角度认真观察罗纳德·里根的行为。这位神情沮丧无精打采、备受前列腺疾病之苦的总统步态如往常一样优雅洒脱。他那高大的身躯、笑容可掬的面部表情、苹果状的下颌、深蓝色的眼睛,一切都让人感觉到健康力量的冲击波。他们甚至在还没坐稳就意识到“吉普又回来了”:里根跟贝克讲起田纳西的笑话,回忆起在萨克拉门托的日子,他轻而易举地抓住了谈话的主动权。他像平时一样十分巧妙地在整点时慢慢结束话题,第二十五修正案被搁置了。

——作者手记,1987年3月2日

我又回到起点

(一个春季的下午,加州贝弗利希尔斯的辛格尔顿别墅花园。罗纳德·里根收到他的新图书馆基金以及支票簿)在维也纳四重

奏的旋律中，飘然而出的是“加利福尼亚，我回来了”。在这优美的乐曲中，里根面色苍白，神态超然，目光闪烁。身着鲜艳的上衣，宽松的便裤，他的赞助人们在他身边来回摇晃——衣着朴素形容憔悴的霍姆斯·塔特尔和瘦骨嶙峋的卢·沃塞曼（卢时常快速抬起瘦长的腿以期激活他那正在硬化的动脉）阿曼德·哈姆纳穿着奇形怪状的鞋子，那双大得出奇的蜥蜴眼不停地打转；艾伦·斯皮尔林仿佛身着紧身衣服の木乃伊，十分吃力地呼吸着空气；保罗·莱克邵特神态自然，笑容可掬地向大家宣布他10天后将竞选总统；克拉克大法官穿着鳄鱼皮靴子目光呆滞，表情冷酷（我惊奇地发现他甚至比里根还高）。克拉克跟南希握手时，她那眼中流露出鄙夷的神色，我仿佛听到啪啪作响的耳光。除了没有讨好她之外，他又做错了什么？（戈尔·维达尔的话：“这位小巧的夫人火气不小。”）克拉克步履从容地走过丝绸般的草地，并没在意。

黄色条纹的帐篷，堆集如山的食品与比利时巧克力，男人们狼吞虎咽而女人们却冷眼旁观。所有的人都很随便，这情景仿佛《城市与乡村》的封面图画。这群人头发直立，身着香奈尔服装，脸上布满天麻样的斑点。他们露出漂亮的牙齿，脚上锃亮的皮鞋不停地移动着，不耐烦地与总统合影。而里根却颇有耐心地与人们握手，微笑着摆好姿势，从那些人面前走过。我暗想，荷兰人，从现在开始往后的21个月，你的生活便会天天如此。

穆菲·布兰顿告诉我，南希想要罗纳德·里根图书馆成为她的宫殿，她要在那里会见来自世界各地的伟人。她要在那里飞向世界寻求长期驻足的公园与游憩胜地：英国的阿斯科特赛马场、法国的枫丹白露宫殿、西班牙的马略卡岛、苏格兰的贝尔茅略城堡……多么荒唐的幻想。权贵如烟云——至少，荷兰人明白了权力无常。

后来，当巧克力溶化，香槟酒瓶中的泡沫在空气中散发时，他站起来讲话了。还是他常有的妙语连珠：“老伙计们……小别重逢

心里更热乎……这个星期六下午，所有的高尔夫俱乐部都在开放……正如亨利八世对每一位妻妾所说的那样，我不会留你们太久。”

——作者手记，1987年 4月 19日。

上帝帮助他们

内阁会议室“专题讨论午餐会”。说到艾滋病这个话题时，罗纳德·里根目光坚定，双唇紧闭——这些天来惟有如此他才觉得舒适。（4月 1日，他经过反复考虑之后同意将该病宣布为公众健康第一号敌人）“为什么这种疾病与其他疾病不同？”

他的耳边回响着这个问题，他痛苦地思索这个问题。

“有一天，我看了一个关于非洲艾滋病的电视专题——这种疾病的传播就像普通的感冒一样。”

然而，他以过于残酷和代价太大为由否决了一项关于强行隔离艾滋病病人的国内政策备忘录。“不能这样，除非问题真的很严重。”

霍华德·贝克松了一口气：“如果传出了这届政府正在考虑隔离措施……！”

副总统布什以赞许的口吻引用菲利斯·施拉夫赖的话说：“这是惟一的与民权一起流传下来的病毒。”

——作者手记，1987年 5月 4日

重要的是城墙不得人心

柏林，6月 11日 罗纳德·里根在勃兰登堡门露面的前一天晚上，那里上演了非同寻常的一幕，工人们在这堵墙前面又建起了

一堵墙。更为特别的是,为防止总统在公开要求戈尔巴乔夫拆除柏林墙时遭到愤怒的边防士兵的枪击,里根的车上安装了普勒克斯防弹玻璃。这玻璃很大,足以将勃兰登堡门尽收眼底:污迹斑斑的墙体、栅栏、界石、带电铁丝网以及墙体上方被煤烟熏烤却仍醒目的几个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6月12日“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荷兰人这样慷慨陈词,努力装出怒不可遏的样子,但却仅仅露出温和的愠容。这场合太适合舞台表演了,但观众太少太一本正经,反倒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戏剧效果了。有人准备了闪光灯,灯光向两旁闪烁;掌声。

他错过了一次为他的讲话润色的机会,他该读过了罗伯特·弗罗斯特关于这个问题的诗句吧:“重要的是,城墙不得人心”——那诗句朴实无华但却振聋发聩,或者甚至是埃德娜·圣·文森特的诗句——他肯定记得,那诗句,漂浮在那条56年前他和巴德·科尔在舞台上编织的彩色纸带之上:

只到如今我才第一次明白,
这堵墙确实是一道屏障,
一道横在我们面前的屏障,
把我和你隔开……
我再也不能与你相识。

——作者手记,1987年6月

美国英雄

时任参议院立法委员会顾问的阿瑟·里曼与奥利弗·诺思素来不和。在听证会上,阿瑟在座位上向奥利弗频频点头,下颌上的垂肉在抖动,仿佛一块尚未凝固的牛奶冰,讲话时嘶哑的嗓音仿佛

带有潮气。人们能感受得到，很明显他对民主党人中那个最危险人物的那种严厉的咄咄逼人气势感到沮丧——这位军人控制了政策。

“是的，参议员，我撒了谎！”

奥利弗公开宣称，罗纳德·里根给他打去电话并称赞他是“美国英雄”。简直难以令人相信不是荷兰人的本色。除非有人把奉承的话写下来，放到面前让他念出来……如果有人让他那么做的话，他会朗声念出德雷德·斯科特。

阿瑟是位绅士，他想把我的日记等物弄到手。依据“知识产权自由”的原则，我告诉他说，我不会放弃这些东西。这时，他对于我对法律的无知忍俊不禁：“听着，如果我愿意的话，我马上就能揍扁你。但我不准备这么做，因为这将是个不好的先例，这将对一位白宫作家精神上的伤害。”

在非公开场合，他说里根的日记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彼得·沃里森给他看的那些篇：“令我惊奇的是，他的从政思路如此清晰，他不会感情用事——还有他的谦逊。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作者手记，1987年 7月 10—27日

晴空万里

约翰·波因德克斯特 断然否认曾向我谈过有关额外资金和这些资金流向第三账户问题，这是我 7 个月来一直等待的令人震惊的事件。今天天空格外晴朗……

我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是，约翰和奥利弗已被我从国家安全委员会解职，原因是他们没有向我报告额外资金或其流向……现在看来，因为担心约翰可能会把此事透露给我，奥利弗根本没有告诉

荷兰人里根传

约翰实情。直到他们结束对此事的调查,我才知道能够做些什么

——罗纳德·里根日记 1987年 7月 15—16日

他帽子的阴影

天堂牧场, 1987年 8月 13日)总统迎接她——多么热烈的拥抱——你会感到他们已经分开了一个月或更长时间。他们俩站在直升机旁边, 亲吻, 拥抱, 再亲吻。接着当她看到阳光移到了他帽子的阴影下时, 她举起手, 为他挡住射在正在痊愈的鼻子上的光线。

——约翰·赫顿 1987年 8月 13日

一本我应该写的书

乔治·沙芬伯杰和莫特·杰克洛再次提出, 在我离开白宫后, 应该写一本书, 我同意了。

——罗纳德·里根日记, 1987年 8月 27日

酿造了一杯古怪和低劣的酒

我刚刚拜读了理查德·西格兹在《花花公子》杂志里发表的评论, 从中可以看出, 他认为, 罗尼并不十分理解对伊朗“开放”在地理政治学方面所起到的重要性。喔唷唷, 现在我们要让军火商对总统的智力作出评判……时间为我们酿制了一杯多么古怪、低劣的苦酒, 让这些脱脂奶都漂浮到了上面!

——菲利普·邓恩致作者, 1987年 8月 30日

荷兰人里根传

我真的能够让它们回放

(1987年9月26日)

亲爱的埃德蒙：

我在我所有关 罗伯特·塞维斯的诗集中也没有找到你寄来的那首诗，大概我的书不全。我在牧场有一本版本较新的诗集，我在里再试试……

在我早年时——很早以前——我发现了母亲那本皮革封面塞维斯的诗集。我如饥似渴地读书中的诗歌，读了一遍又一遍。

后来我发现，我几乎能够背诵其中的两首诗——《舒·麦格鲁》和《萨姆·麦吉的火葬》……我真的能够把这两首诗不断地在脑海里回放。当我拜读他的诗集时，我并没有意识到，直到我成了州长，这两首诗仍铭刻于心。后来稍晚些时候，我发现自己用这两首诗催眠……

真诚的罗纳德·里根

崩 溃

南希·里根患了乳腺癌。

10月5日内阁会议结束后，约翰·哈顿鼓起勇气告诉罗纳德·里根——“总统先生，关于第一夫人的乳房X光片，恐怕情况很糟。”他说在这件事情之前，他从未意识到荷兰人自我克制的能力。他手中拿着铅笔，坐在桌前听汇报，然后轻声地但却冷漠地说：“啊，你们是医生，我相信你们能够处理。”会面结束。

约翰茫然无措地去了官邸：里根太太，总统十分震惊，什么也没说。陪她直到里根回来，手中还拿着未完成的工作。令人尴尬地

是，只字不提那个消息。哈顿走了出去，内心更加茫然。

第二天，罗纳德·里根到了他的办公室：“约翰，我把这个问题处理得很不好，根本不能谈起它。”

接下来的第二天上午，罗纳德·里根在海军康复医院听取了病情诊断后，独自一人坐在一个单人房间里，心情绝望，一语不发，他“崩溃”了——波拉·特里维特护士进来安慰他。她把他抱在怀里，他像一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

她只字不透露屋内发生的一切，她说她永远也不会说。

——作者手记，1987年 10月

不仅是一个小的波动

显然，乳房切除术很成功。今天股市行情暴跌。但是由于妻子健康报告单显示良好，他已不再忧虑，他脸上带着孩子般的微笑，大步走进房间。他的兴致影响了屋内沮丧的气氛，他对于华尔街的不安只说了一句话：“大概他们应该把熊的象征改换成一只‘呆鸡’。”

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试图让他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总统先生”，他大声说道，“这可不是一次小的波动，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形势非常严峻。”罗纳德·里根尽力使自己上去很严肃，但是当一个人的嘴里塞满了软心豆粒糖，并且谈话者是贝丽尔·斯普林克尔时，要做到这一点确非易事。为了掩饰自己，他用怀旧的方式来安慰大家。“在没有联邦储备金之前，我们不是干得很出色吗？”

——作者手记，1987年 10月 19日

高速运转的螺旋桨

南希·里根近来由于母亲过世而心情抑郁，她本来就爱哭

——“当我们把衣物送去洗涤时都哭鼻子。”罗纳德·里根说——但眼前一阵阵难以抑制的哭泣声让东翼工作人员惊恐不安。

我已设法核实了他们于 1949 年第一次约会的具体日期，既然约会的周年纪念日——11月 15日——即将来临，我想不妨在这个日子请他们吃顿晚餐，给他们来个出其不意，或许会让她高兴起来。他们喜欢外出应酬，我可以邀请一帮作家，以征求他们对总统的印象……跟他及她的社交秘书商谈了一番，并嘱咐他们严守秘密。不出 24 小时，“总统和里根夫人将喜洋洋者矣”，烹饪设计公司也不例外……。

(15日)我们发现房屋里接上了电线，以便与世界上每一部红色电话保持紧急通讯联系，一名特工狙击手呆在房顶，其他 12 名保安人员隐匿在不同的房间。当荷兰人和南希走近时，一帮衣冠楚楚的文人学士——盖伊和南·塔利斯，罗伯特·K·梅西，安东尼·黑登——格斯特，马里恩·伊丽莎白·罗杰斯，肯尼思和瓦莱西亚·林恩——都心驰神往地从凸窗朝外凝望。护卫队绵延三个街区，由灯光闪烁的摩托骑警开道，在第十二西北街到第四东南街之间禁止行人及车辆通行，对面的公园里挤满了新闻界人士，香槟酒清冽，圆桌上密密地摆放着鲜花和餐具，里里外外的空气随着一架直升机高速运转的螺旋桨而振动。

待我们彼此介绍完毕，我说：“南希，我知道你只喝毕雷矿泉水，但今夜我希望你来点香槟。”

“为什么？”她问，一名司酒侍者在一旁等待。

“你把香槟拿在手里，我就告诉你原因。”

她摇摇头，耳饰乱晃：“不，请给我来点毕雷。”

荷兰人得体地给我帮腔，他告诉她：“你知道，亲爱的，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那个夜晚，我们俩一共喝了两瓶香槟。”

“哟，总统先生，您可真说到点子上了。举行这个庆祝会的原

因就是，我已经核准了那个晚上的具体日期，正是 18年前的今天，证据在此。”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读起了刊登在纽约《每日新闻》赫达·霍珀专栏上的一则消息，日期为 1949年 11月 20日：

在索菲·塔克……获得娱乐业第一女强人奖章的当天晚上，罗纳德·里根与南希·戴维斯（来自大城市的漂亮女演员）在西罗餐馆表现得犹如一对恋人。

我说：“根据《好莱坞记者报》索菲获奖的日期是 15号，那就意味着”——我举起杯子——“今天是你第一次约会的周年纪念，祝贺你们！”

我们一同干杯并鼓掌，荷兰人讲了个笑话作答。笑声过后，我问南希（努力不去注意她那僵直的右肩，以及精心设计的垫肩），是否记得当时穿的衣服，她毫不迟疑地答道：

“是的，是一件白领子的黑色连衣裙。”

我把这话记在卡片上：“太好了，现在我们可以使今晚的宴请免于征税。”

——作者手记，1987年 11月 15日。

图桌综述

我仿效哈特菲尔德参议员于 1983年举行的情人节晚宴，也请求那天晚上的客人写下他们对罗纳德·里根的观感。

范例：

（罗伯特·K·梅西）不知怎的，他就在我们身边——实实在在——却同时又不在我们身边。他平易近人，精力充沛，这让我感

到吃惊，我读到的或者听到的对他的“老态”的报道简直荒谬可笑……里根有一点让我烦恼，那便是他对我们的工作及世界观全然不感兴趣，在我们和总统之间隔着一幅无法穿透的帷幕……但我必须说——或许是所有总统的头上都戴着无形的王冠的缘故——比起目前在全国四处奔走，意欲取而代之的12个参选人而言，他显得异常高大。

（肯尼思和瓦莱西亚·林恩）虽然总统的外在魅力让我们着迷，但我们仍能意识到内在能量的枯竭，这种枯竭是许许多多长期担任公职的人们无法摆脱的结果。从智力角度讲，里根就好似一个长期吃老本的人，而最终耗尽了自己的资源。

盖伊·塔利斯 当他说活时，里根夫人也在说话，这真让我感到吃惊……这是否在表明她的独立自主？他为此感到烦恼吗？他听到她的话了吗？在意吗？……说到听力，我认为他的两只助听器设计得很好看，深深地埋置在他的耳垂内，颜色跟他的肤色十分吻合。

（乌里恩·伊丽莎白·罗杰斯）他的嘴巴在闭合时微微绷着，我曾见过他在记者面前这副模样，“亲爱的——”然后分手的时刻到来了，总统跟我们握手，但丝毫没有把我们区别开来的意思……我意识到，坐在烛光照亮的餐桌旁，我们并非是具有个性的美国人，我们仅仅是受到一番款待的晚餐客人。

——作者的通信文档，1987年 11月 15—28日。

划时代的事件

（12月7日，星期一）戈尔巴乔夫来到华盛顿签订中程导弹条约，他私下里恳求舒尔茨缩短明天举行的单独会晤的时间，这显然是害怕听到荷兰人将所有的反苏笑话重复第三遍。

(12月8日,星期二)欢迎仪式在南草坪举行,这是柯罗^①风景画中的一个早晨:银灰色的天空,光秃秃的树木在电视摄像机的灯光里也呈现出银灰色。一名海军陆战队旗手带着一脸的鄙夷把苏联国旗举得笔直,军事长官曰:“破天荒第一遭,总统下的命令。”

总统的讲话并不特别友好:“到目前为止,我们两国的人民应当是更好的朋友。”他一直试图吸引戈尔巴乔夫的眼神,戈氏却专心致志地盯着前方。罗纳德·里根不断地停顿,凝望,戈氏最终愠怒地冲他点了下头。

早晨全会:戈氏摆着一副专横傲慢、咄咄逼人的架式,几乎无需参看密密麻麻的手写笔记。鲍威尔:“了解他妈的所有细节,甚至包括我们合成炮弹的直径,精确到毫米。”荷兰人则迷茫发呆,跟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会晤时的头一天早晨一个模样,当戈氏向他发问时,他不得不求助于舒尔茨。

午餐过后,他们在东大厅签订了《中程导弹协议》,荷兰人动不动就抛出“信任但需证明”的论调,但这一次很不走运,戈尔巴乔夫带着半嗔半怒的笑容回敬了他一句:“您在每一次会议上都重复此话。”

尽管如此,《协议》的签订仍不失为了一件划时代的事件,正像戈氏所说:“它将载入历史。”自冷战以来,美苏两国第一次承诺削减各自拥有的核武器。在今后的3年时间内,在双方共同监督下,苏联将销毁1846枚导弹,美国销毁846枚。

下午全会:总统在宴会后陷入呆滞的状态,而戈氏在签订协议后则显得兴致勃勃,又一次开始了大段独白,他带着令人惊异,甚至是感人的坦率谈起了苏联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罗纳德·里根打断他说:“这让我想起一则有关我们两国教育体制的笑话。在这里,你问一名大学毕业生他打算干什么,他说:‘还没决定’。在

① 1796—1857,法国画家。

俄国,孩子们说:‘还没人告诉我们。’这显然戳到了戈氏的痛处,他甚至懒得挤出一丝笑容。

罗纳德·里根后来很懊悔:‘我今天下午表现得不好,是吧’”

(12月9日,星期三)经过夜间反复熟悉情况,总统今天的状态比昨天要好得多,精神焕发,咄咄逼人,幽默诙谐。他要求苏联在“确定的日期”从阿富汗撤军,戈氏采取防御的姿态)“你们什么时候停止援助穆斯林游击队”里根:“战略防御计划对我们实现全部销毁核武器的目标至关重要。”戈氏(发狠地):“随便——动手吧——我们也会建造,而且便宜100倍。”里根:“噢,这么说你们正在开发战略防御系统”戈氏:“我没那么说!”

(12月10日,星期四)告别仪式在蒙蒙细雨中举行。和在日内瓦一样,总统和总书记又一次显得含情脉脉,在出来面对摄像机之前,他们相互拥抱,亲热地拍着彼此的背部。

今晚,我来到椭圆形办公室,观看荷兰人就最高级会晤做报告。后来,当摄影师跪在地上拍照时,他悠闲自在地吟诵起了罗伯特·塞维斯的诗句:

在长长的长长的夜晚,
在寂寞的火炉边,
爱斯基摩人围成一团,
对着不知飘向何处的雪
倾诉他们的不幸和苦难。

——作者手记,1978年12月

抢先披露

在华盛顿事情有点不大对头,而我也猜测不出个中缘由,我不

断地被拒于会议的大门之外。或者当罗纳德·里根的话匣子一打开,我就在半道上被“请出去”,而且他跟我会面时似乎也在隐瞒什么。霍华德·贝克的一帮人马从来没有适应一位耍笔杆子的出现在政治的心脏地带,他们小心谨慎,是些狡黠的华盛顿人,哪怕你只是问问时间,他们都惟恐自己的话被引用。我打电话询问贝克身边的吉姆·坎农,他今晚这样对我说:“是因为里根夫人。”

“南希,她一直热衷于让传记作者置身于机构内部。”

“嗯,显而易见,她担心在总统出版回忆录前,你会抢先披露消息。”

我火从心头起,于是在下次会面时直截了当地向他提意见:“总统先生,我听小道消息说,里根夫人担心我抢在您之前披露信息,这可不是我们达成的共识,我写此书需要数年时间,如果您愿意,我可以书面保证不抢先……”

他尴尬地笑着说:“这个,她一直说:别告诉他太多。”

我怒不可遏,于是来到白宫楼上的官邸与她当面对质。她装出一副困惑不解的样子,眼睛里一片茫然:“噢,可我从来……我……嗯,我跟西翼举行的会议没有任何关系,我不知道是谁这样告诉你的……”

一小时后,紧张不安的吉姆·库恩打来电话,证实她的清白无辜的说法。“是的,吉姆,对,对。”

感谢上帝,接近总统的机会自此得到改善。

——作者手记,1987年,12月 14—17日

一个身败名裂之人

迈克·迪弗就他在离职后进行的游说活动一事,被判定向国会及联邦大陪审团撒谎。他身败名裂,除了有可能坐 10 年牢外,其

他麻烦也接踵而至：肾结石，酗酒，破产，失业，如今还需要承受来自里根夫妇的敌意。他把自己最年富力强的 20 年时光奉献给了他们，自从他官司缠身后，他们俩谁也没再给他打过电话。

——作者手记，1987 年 12 月 18 日

“我们的境况很怪异”

我来到白宫对荷兰人做定期采访。“啊，你好，你好！”他说，浑身上下洋溢着欢乐，就好似一座高大的、套着蓝色外罩的灯塔。

“您今天心情很好，总统先生。”

“我向来都是好心情！”这话一点不错。

我们主要谈论了宗教。我近来在读一本探讨他的大决战情结的书，我一提到这个话题，他便心情愉快、兴致勃勃地讲了半小时。“你知道，几年来，我们的处境很怪异。”他若有所思地说，但没有意识到这个形容词用在他身上也挺合适。

霍华德·贝克及科林·鲍威尔来了，不耐烦地等待着分配给自己的 30 分钟时间。

我说：“我们正在谈论大决战，谈得挺投机。”他们站在那里不自然地咧咧嘴笑笑。他径自说下去。

“根据预言，当大决战爆发时，代表非正义一方参战的人叫戈格，来自米什克，这是莫斯科在古时候的名称……”

“我告诉您，总统先生，”贝克说，盯着我的录音机，“我希望您停止谈论那个话题，您让我心神不定。”荷兰人无动衷地接着说：“但另一方是欧洲的 10 个国王，欧洲会议目前有 10 个国家，一个来自西方的新生国家也赶来参战，它的标志是鹰！喏，在西方诞生我们这个国家之前很久，这样的描述业已存世，这些是预言的其中一部分。”

“戈格来了。”往外走时，我压低声音这样警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作者手记，1988年 2月 9日

卵里的庇护所

莫斯科，苏联，1988年 5月末 红场上散发着丁香的芳香，数世纪以来形成的保护薄膜一层又一层包裹着卵里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老城——俄罗斯——其他共和国——华沙条约成员国。洋葱头状的圆屋顶状似乳房，一切的一切都带有女性的特征，神秘莫测，“祖国母亲”哺育着万物，却又虚弱不堪。教堂里举行宗教圣事及仪式的场所层层护卫着最里边的庇护所，金色的卵，我第一次理解了俄罗斯人对强奸的恐惧为何有着悠久的历史。

(5月 29日，星期四) 总统在克里姆林宫与戈尔巴乔夫举行首次单独会晤。40分钟过后他出现了，却一个字也不记得他们彼此说的话，这可不是好兆头……。戈尔巴乔夫并不特别满意，他不喜欢罗纳德·里根固执地称呼他“米哈伊尔”。在华盛顿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上，他容忍了这一称呼，但在这里认为它有点大不敬。当总统真正关注苏联的礼仪时，他会偶然尝试使用“米哈伊尔·塞吉维奇”这个称呼，就像戈比费力而又不情愿地称呼他“罗恩”，听上去怪怪的。幸运的是，本次首脑会议没有取得重大的外交进展。我猜想，戈尔巴乔夫邀请罗纳德·里根到此的真正原因是向他展示共产主义的富于“人性”的面孔。

那是些什么样的面孔啊！当我今晚过桥走上河的对岸，透过昏暗的公寓的窗户仔细观瞧时，我想起了托尔斯泰描写的丑陋的俄国人：“极少数没有被酒精、尼古丁或梅毒变得丑陋不堪。”身材——甚至是少女的身材——臃肿，背驼，拇趾囊肿：我在非洲以外

的任何地方还从未见过这么多的跛子。这是荷兰人应当看到的莫斯科，而不是上着蜡光、金碧辉煌的克里姆林宫，这个第三世界的城市，到处是肮脏的街道和生满象甲的垃圾堆。他应当呼吸四处弥漫的呛人的煤油气味，应当注意到人们那种特有的呆滞的神情，无论他们是坐，是凝视，是喝酒，是缝纫，或是孤零零地在积落着灰尘的树下打盹。蚊虫嗡嗡，狗在狂吠，你会觉得这个社会似乎被抽去了脊梁骨，处于绝对顺从的状态。

我乘出租车回到国际饭店，司机为了节省汽油，每遇红灯就熄火。

（5月30日，星期一）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相处得更为融洽。戈尔巴乔夫施出一贯的把戏，一有机会就随口提及圣名：“如系天意，我们正致力于开创永久性和平……。我们将共同为和平祈祷。”荷兰人则如饥似渴地一概接纳。但是，当他在达尼洛夫修道院——俄罗斯东正教圣地——对主教及高级神职人员发表演讲时，他使人们产生了一阵恐惧的战栗。他赞扬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信仰再次获得解放（满屋的大胡子点头、微笑）。可以相信，同样的自由将很快延伸到受到压制的乌克兰天主教会（大胡子好似触了电一般，根根竖起）。

吉姆·比林顿（国会图书馆馆长、俄裔学者、美国代表团成员）带着一脸满足的神情，承认是自己在总统的讲话中插入了这么个骇人口误：“这是好事，提醒那些混蛋们，他们的先辈曾与斯大林勾结一起，将乌克兰人赶到树林里祈祷。”

荷兰人自然浑然不知，他走下讲台时又是眨眼又是微笑。

（5月31日，星期日）在作家协会——共产党国家御用文人总部——与罗纳德·里根共进午餐，菜肴是莫斯科最高档的。叶夫图申科身着漂亮的亚麻套服，汤姆·沃尔夫竟会如此优雅。无论公开或是非公开，共产主义奖赏其合作者。

荷兰人里根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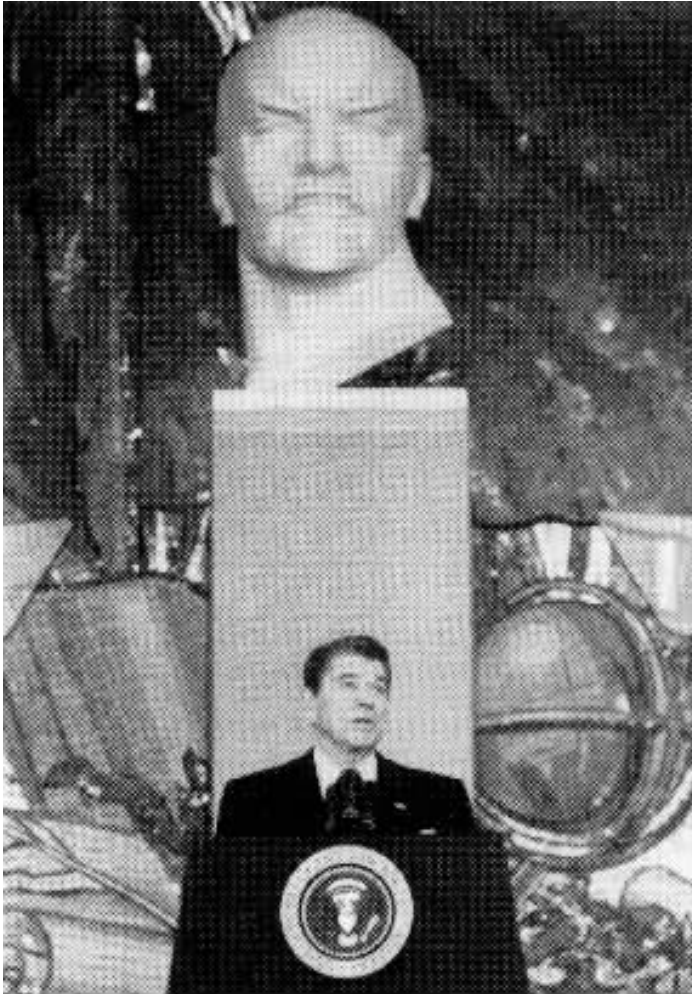
人们没完没了地发言，赞颂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荷兰人由于喝了伏特加酒而面色红润，昏昏睡去，谁又能责备他■

跟我坐在一起的有高尔基学院院长费利克斯·库兹涅茨诺夫，还有谢尔盖·巴鲁兹金，《民族友谊》杂志的主编。

巴鲁兹金	我听说您正在给里根总统作传。
莫里斯	是的。
库兹涅茨诺夫	我们将安排把它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
莫里斯	真的，谢谢你们！
巴鲁兹金	而且我还要给它做个出色的书评。
莫里斯	那真是太慷慨……
库兹涅茨诺夫	（不安地）丝绒绳后面的那个人恶狠狠地盯着我们，他是谁■
莫里斯	哦，别担心，他是美国广播公司的萨姆·唐纳森。
库兹涅茨诺夫	他干些什么■
莫里斯	他是总统的肉中刺。（这个用语需要解释一番。）
巴鲁兹金	嗯，可我们的俄文更出色，他是总统屁股里的刺。（粗野地笑）

午餐后，我把这个用语抄了一遍，寄给了荷兰人，供他下一次当萨姆朝他咆哮时使用。

我们接着去了莫斯科大学，总统在此发表了自贝尔根—贝尔森之后最出色的演讲，由托尼·多兰撰稿。在这座巨大的、用冷冰的大理石建造的礼堂里坐着约 1000 名学生，一个个挺拔俊朗，



“他们起立向他鼓掌，阵阵掌声好似暴风骤雨冲击着巨大的列宁雕像。”

罗纳德·里根于1988年5月31日向莫斯科大学学生发表演讲。

一扫阴郁的神情，他们出生并生长在列宁主义的大本营，是戈尔巴乔夫的继承人。他们青春洋溢，衣着大方，带着那种触摸得到的对新信息的渴求，这是一切才智青年具有的共性。每当荷兰人赞美人类拥有的起码的自由时，他们就点头，微笑，认真地做笔记，使我深受感动。可惜的是，他在随后进行的问与答过程中感到疲劳，因而散漫芜杂又令人难堪地捍卫起了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实行的政策。但让人惊异的是，这些孩子们理解眼前的这一切。他上了年纪，有点天真，有时会被他自己的感伤所愚弄。他们知道他在胡说八道，但还是谅解他，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个好人，于是他们起立给他鼓掌。

——作者手记和日记，1988年 5月

投齐培一票

（1988年大选之日）今天荷兰人坐在官邸外面——人们猜测，由于正在把火炬传递给布什，他的内心有些依依之情——所以我顺便去拜访他，这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会面。在下个月的圣诞节之前，他和南希要去洛杉矶朋友们为他们购买的新房中安家。

他沉默寡言，显得很悲伤，对于任何问题都毫无兴趣。我坐了半个小时，便起身离开。为了让他高兴，我说我准备去纽约投票。“总统先生，没有对共和党不忠的意思，但是我准备投齐培一票。”

“到底谁是齐培？”

“我想你看了所有的连环漫画！齐培是身穿穆穆袍，飞跑要超过你的小人儿！”

“啊，是吗。我永远也不理解那个人物。我每天看的连环画人物是玛丽·沃思。”

——作者手记，1988年 11月 4日。

荷兰人里根传

模仿手淫

与罗纳德·里根和副总统 很难想象布什已当选总统 共进午餐,他们在小餐厅例行每周四吃墨西哥餐。混凝土颜色的奶酪汤,辣椒酱,油炸土豆条。布什咂咂有声地喝着汤,嘴里嘎吱嘎吱嚼着土豆条,总统抬头看了看。

里 根 我的体重又增加了。我准备减去四英镑。

布 什 伸手拿沙司瓶 你不喜欢辣椒,是吗 ■

里 根 不。

布 什 很喜欢吃辣的。 (手太重了,盘子里面的汤溅了出来,菲律宾籍的侍者往后退了退,以防汤溅到身上)

里 根 好了,你的竞选运,我们很想在里吃几午顿。

布 什 在艾奥瓦受到了攻击。 (嘎吱嘎吱 那是个态度生硬的州。但是拿到了大平原一些州的选票。 (嘎吱嘎吱)

里 根 艾奥瓦这个州与众不同。那里的人们很难说服。

布 什 我在那里报纸上的形象确实很差。 (嘎吱嘎吱 不知道为什么——

里 根 我离开那里时还很年轻,得梅因的《纪录报》是保守派,你知道,报纸受控于一个家族。

布 什 (嘎吱嘎吱 考利斯。

里 根 不是,是家族管理。(布什决定不提出异议)

荷兰人里根传

现在由新的一代负责,他们另辟蹊径。

布 什 与钱德勒家和《洛杉矶时报》的关系一样。

布菲还健在吗■

里 根 不知道。

布 什 我听说《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之前有协作关系。

里 根 毫无兴趣地 是吗■

接下来的谈话非常不同凡响,尽管谈话态度很亲切,但话题却与个人无关,双方都回避任何有关个人的话题,否则这次谈话与全国政府餐厅内成千上万男性间的闲聊在智力上无明显区别了。谈话涉及了所有普通的话题:体育(主要涉及棒球)、赛马(有关好色牡马比赛的轶闻)、广播新闻、税收政策和一些与性行为有关的玩笑(哄堂大笑)。

一缕柔和的阳光,在中午时分照在一盒红海棠花上,在房内慢慢地移动,温暖了荷兰人的后背。他正在讲述关于一个父亲的故事,这位父亲急于了解一种新型的避孕方法,他的医生建议他使用“手淫”,自由世界的领袖把他的拇指放在辣椒瓶顶部模仿手淫的情景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作者手记。1988年 12月 17日

“太晚”

我们去和鲍勃·唐娜·塔特尔共进晚餐,老霍姆斯·塔特尔是宴会的贵客。24年前,他曾在洛杉矶听了荷兰人的《演讲》从此以后,他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余生和大部分财产都贡献出来,以帮助里根成为州长,直到登上美国总统的位子。他高大、自尊、坚定、严

厉、正直。

“这么多年以来，”他告诉我们，“我从未向罗尼提过任何要求，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和我的妻子能够在林肯卧室住上一晚。”他停了下来。

“怎么样？”我问道，心里在揣摸着结果。

“他说，‘霍姆斯，你当然可以住上一晚，我一定办到。’但是我猜，他把这件事情忘了。或者是她”

“你提醒他们了吗？”

“有两三次吧。每一次都得到同样的答复，‘我们一定办到。’8年过去了，就在几周前，总统选举之后，我们突然接到了邀请。”

他喝了一口酒，由于气愤双手不停地颤抖。

“我并没有为此而表示感谢。太晚了。”

——作者手记，1988年 12月 19日

“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

（1988年圣诞节前夜 我顺便去已当选的总统家中采访。芭芭拉坐在房间里，正在以德法吉太太的方法危险地编织着东西。显然，对于他们 8年来的‘助手’生活，他们有一些话要一吐为快。但是，布什刻板的客套平息了她的暴怒。

“想告诉你，我确实很爱那个家伙，他是一个非凡的人。只有一件事让我感到困惑，就是说，从不能理解——他似乎从不需要任何人。”

“南希除外。”芭芭拉说，加快了手中衣针的速度。

“每周去戴维营度周末，从不带孩子跟他们一起去！芭和我，”副总统说，“如果我们到那里时，发现家人没有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会疯的。”

“总统还有什么事情让你感到不快吗■”

“听着，他是一位王子，我从未说过任何不顺从他的话。对南希也一样……”当布什夫妇交换眼神时，停顿了片刻。“可是，有时，”他勉为其难地说，“我希望他们会表露出一——你知道，一丝谢意，似乎根本不想让我们去白宫的楼上。”

“我们常常对他们送给我们的礼物表示感谢。”芭芭拉尖刻地说。

“猜猜，他们从未向我们表示过感谢，”他继续说道，“当他 75 岁生日时，我们送给他，啊，一件漂亮的礼物，费了很多周折，把他的靴子借了过来，才按照合适的尺寸制作好，就是为了让这件礼物立起来更漂亮——”

他注意到了我的茫然，于是就站了起来。一位魁梧，可爱、委曲，令人痛苦的凡夫俗子。“我让你看看这件礼物，我们制作了一个复制品。”

他陪同我一起去楼上的洗澡间，门外立着一个我曾见到过的艺术品，造型十分恐怖，如果把它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也不会显得不合时宜。艺术品的造型是模仿荷兰人的脚和小腿制作的，穿着带马刺的靴子，支撑着一个上有刺绣坐垫的凳子，中间饰有总统徽章，看上去扁平，低矮，像是残缺不全的人体躯干。

当我为此感到惊讶之时，和平时一样，以一个出身名门，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对艺术品的执拗。布什摇了摇头，用同样受伤害的声音说，“没有一句表示感谢的话。”

——作者手记。1988年 12月 24日

冰 河

辞去旧岁，我突然产生了重访坦皮科的冲动。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概,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希望严寒将使我对于荷兰人的人格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假若事实如此,当我驱车进入小城,发现此地比两年前更加荒僻之时,我天真的念头就烟消云散了。主大街路面上有一层黑色的冻泥,北风把地上的雪粒卷起像砂子一样抽打着我的脸颊。111号房子的门上挂着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几个字,从字体上判断,与其说是给人以希望,不如说是在发牢骚:参观者请打电话 4386395。我退回泥泞里,对着他的出生地拍了最后一张照片。塑料挡雨板像幔布一样垂了下来,使窗户变得模糊不清。房子显得很凄凉,像是一座人们再也不在此祭拜的神殿。显然,北伊利诺伊大学对房内的展品很感兴趣,但却无力购买。

前面不远处是荷兰人餐厅,我走了进去,要了一些咖啡提神,并询问了奈斯利先生和太太的近况。他们俩都不太好,“保罗患了两次中风,“女招待告诉我,“海伦年纪太太了,无力自己管理这个博物馆。大概他们准备找个帮手。”如叹了口气,小声不满地抱怨说,“听说他为这个博物馆投资了 2 万美元,可里根从未来此地参观过。”

我一边吃着浆果饼,喝着咖啡,一边告诉她,西奥多·罗斯福也是这样怪,对于自己的出身地毫无兴趣。“大概与成为总统的推动力有关,像他们那样的男人不喜欢回忆往事。”

推动力^①这个词使她越过我的肩膀凝视着天气。

“雪下得更大了,”她说,“如果你去汽车旅馆,最好走高速公路。”听了她的警告,我起身走了出去,又置身于严寒之中。雪片漫天飞舞,我在缕缕咖啡的汽雾里站了一会,看着他们清扫主大街。我想起了乔伊斯^②的诗作《亡者》中最后几行令人恐怖的话,我想,

① 此词的另一意思是开车。

② 爱尔兰小说家,代表作《尤利西斯》

坦皮科——尽管现在，我的眼前一片萧瑟——将比它的优秀儿子更加长久。

在去斯特林旅馆之前，我重走了两年前走过的那段路，再一次置身于原野之中。大雪把玉米杆覆盖在下面，四周白雪皑皑，除了刺骨的北风，空无一物。没有鸟儿的歌声。我转过身，凝视着小城，在充满激情的空中，只有几盏昏暗的灯。我沉思着，如果不是杰克的漫游癖，荷兰人会在此处长大成人，他会仍旧住在此地，大概会置身于餐馆里这些满脸皱纹、沉默不语的退休人们之中，用没有牙的嘴吃力地嚼着水果饼。

可是当想到此处时，我打断了自己的思绪，认为这与他极不相称。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里有一种与生俱来无法抵御的雄心壮志，远离纷扰的现实世界。坦皮科片片晶莹的冰雪汇聚成里根这条奔流的冰河，永远一往无前，永远寒气逼人，不断加深其巨大的体积，没有一丝温暖，除了对自己的不断进取，对任何事情都毫无兴趣。冰河朝着前方道路上的任何沟壑流去，最终，当冰河不断奔流之时，卷起了途中的石块，并把石块聚集起来，用它们去打通前方所有的障碍。当这些石块被磨去了棱角，变得光滑时，又在冰河的后面堆积起来，短暂地欣赏了铺满阳光的景色之后，它们坍塌了，溶入了四周的大地之中。它们就躺在滚落的地方，一些变成了碎块，一些成了碎屑，之后又汇成了荷兰人的支流，而冰河仍在缓慢地向前延伸。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认为，人们可以说里根的人生故事是对美国表面特征的研究。今年冬季，在距坦皮科南部 1300 英里处，冰河终于停止了流动。国家的气候起了变化，世界的气候也改变了，新的太阳，新的季节展现在人们面前。可是当所有的冰雪融化，当新绿覆盖了赤裸裸的大地，当未来的云雀在罗纳德·里根纪念馆的上空纵情歌唱之时，人们将仍在思索荷兰人的令人不可思议的进

荷兰人里根传

取,并在他们的明信片上写下:他多么伟大!他的成就多么辉煌!他的影响多么深远!

——作者手记, 1988年 12月 31日

第 37 章

闪光的城市

这是罗纳德·里根以总统的身份接受我的采访的前夜。在蒙蒙细雨中,我驱车来到位于国会山脚下的加拿大大使馆,阿兰和戈特列勃正在此处向 500 名好友道别。当我祝阿兰好运时,他说:“我并不嫉妒你的任务,你需要找到近代史上最神秘莫测的人物的谜底,而且我认为,你最终会附合塞缪尔·约翰逊对奥利弗·戈德史密斯说过的话:你越解释,你就越糊涂。”



1月 9日,当荷兰人跟我打招呼时,他的左手颇不雅观地裹在一只不透明的密封塑料袋里,我认出这是他存放橡果的袋子,用来喂白宫的松鼠。他的无名指由于患挛缩动了手术,缠着纱布,上着夹板。

“是医生让您罩上那个东西,是否有点不卫生?”

“哦,你看,我不能让绒毛粘在衣服上。”

在我们随后的整个交谈过程中,他一直忍受着这只潮潮的封套。我猜想他的手指肯定很疼,他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开口说道：“总统先生，我想感谢您 3 年来跟我一起度过的时光，也感谢您让我在此，以及在最高级会议上目睹您的表现，那些确实是”——是什么，实际上——“充实人生的时光。”他的眼睛闪着漫不经心的目光。

我说：“我肯定您会对此感到厌烦，假如询问您的总统任职期间最具开创性的时刻——”

“什么时刻■”

“开创性的。”出于某种原因，他脸上那木然的表情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伊利诺伊的迪克森，带到了一个寒冷、刻板生硬的地方，在那里，人们的脸上绝对“寸草不生”。“我正在考虑使用另外一个形容词……我指的是那些时刻，当您真切地感觉到您在世界上非同凡响，您入主白宫有一定道理，您做的某些事情无可替代。”

“哦，我想我得说，其中的一个时刻与减税计划有关。”我的心一沉，暗暗地从余下的时间中扣除了 10 分钟。悦耳流畅的声音一泻千里。我在日记本上信手写道：银水从桃子的绒毛上流过，或者说是克莱门特的一曲慢板乐章——极富表现力——旋律毫无可取之处。我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它的终止。

荷兰人终于说道：“随着计划的推进，我们突然之间跨入了经济恢复期，我们现在处于，嗯，第 37 个月份。”

“不错。当您第一次遇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您弹奏出了一个强音，也就是说您们之间有可能结成某种充满戏剧性的联盟。经济振兴是否比这个更令您感到兴奋■”

“哦，那个嘛，当然……我们也看到其结果正在显露出来。当我称苏联为‘邪恶帝国’时，我是认真的。”您现在也是，我心里想，不禁后悔我先前对他的挖苦。这是当代总统说过的毁损程度最高的言辞，是最真实的，也最具开创性¹。被准确无误地译成俄语的这两个词让尤里·安德罗波夫确信，美国已在精神上做好了打一场本

世纪终极战争的准备，其说服力远远胜过任何数目的炸弹的威力。

“但这个人当时还没有担任最高职位，”荷兰人继续说，像往常那样并不在乎外国领导人是否有名字，“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一件事：你赢不了一场军备竞赛。”

我想起了在日内瓦那个寒冷的早晨，我们大家忧心忡忡，总统用过早餐后一路笑着走下楼梯，走过私人车道，他的肩膀上方欢快地飘浮着几小团哈气。“当您离开波米塔别墅跟戈尔巴乔夫第一次见面时，您害怕他吗？”

“不，”荷兰人似乎觉得有趣，“很难说害怕他，不。”

“在您担任总统期间，有没有感到害怕的时候？我指的是真真切切地感到恐惧。”

“嗯，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称之为‘恐惧’。”

他停顿了一会儿，挪动一下套在他的伤手上的袋子，我的心底涌起了一阵温情。“担任这一职位最难做的事情，我已经做过几次，就是命令青年人冒着风险知难而上。那不叫害怕，那只是……必须做的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担任州长时和林登·约翰逊的一次交谈，当时尼克松正在加利福尼亚举行国宴，款待墨西哥那位爽直的总统及其妻子，这也是首次在华盛顿以外的地方举行国宴。南希和我坐在首席餐桌旁，于是南希利用这个机会问了他（约翰逊）一些问题——”

荷兰人自己不会去问问题，这一点尽可放心！

“——比如离职的感受，等等。他说的一句话令我永远难以忘记……他说：‘当尼克松宣誓就职时，我卸下了我一生肩负过的最沉重的担子。在过去的每一天里我都感到害怕，害怕我也许会成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可是，你怎么能害怕呢！”

荷兰人带着异乎寻常的激情说着，撇着嘴，对他的充满了自我

怀疑的那位前任表示鄙夷：“就好像那是你偶然碰上的事情，而且你跟它毫不相干！假如这么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自己无可选择（在我们国家，我们从未发动过那些战争）你……你不得不接受那一事实，那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内容！他怎能坐在那里，为他也许会引发一场战争而整日里忧心忡忡！”

说到这里，总统注意到了一小片阴影（或许是反射到我的眼镜片上的一片阴影），其形状就好似一个加勒比海小岛，然后回想起他曾在格林纳达“引发”过什么事情：“但那谈不上是一场战争，那是凌晨3点接到的一个请求。”

“事情是这样，一个英联邦成员国被接管，然后被转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那些文件及东西，报纸上会看到，证实这是苏联的意图，格林纳达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

他的句法或许就像圣乔治^①的矮防护墙一样破碎，但他那炽热的信念却迥然不同。我抚慰地说：“对。”

“我不认为那样就会把我们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或任何战争。”

“您不感到害怕，您的信心，是否基于对美国军事力量的了解之上？或者说您坚信人类善良的本质？”

他回避了这两种选择，但乐意认为20年来男女军人第一次产生了良好的自我感觉是自己的功劳：“当我任州长时，他们觉得自己是被社会遗弃的人。”

“我可能会让您感到尴尬的，总统先生，”我说，改换了话题。“我想给您说说与罗纳德·里根有关的一两个引语，第一个是直接的，第二个是间接的，我对您的反应很感兴趣。昨晚，那位心直口快的加拿大大使一脸严肃地对我说，您是现代史上是最神秘莫测的

^① 格林纳达首都。

人物——”然后我重述了在本章开头引用的塞缪尔·约翰逊的话。

荷兰人似乎感到震惊：“那是我吗”我觉得自己是个坦率的人。”

由于害怕听到第二个引语，他东一榔头西一锤地就他的税收政策又谈了5分钟，他最终停下来喘口气：“我想，我已经给你讲过那个事情了，是吧”我点点头，趁机说：“总统先生，有关您的另一个评论是间接的，它原先讲的是梅尔本勋爵，维多利亚女王的第一位首相。”那种典型的迪克森表情重新出现在他的脸上，他瞥了一眼时钟，我们已经超过了规定时间3分钟。“它摘自戴维·塞西尔勋爵写的传记。”

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力，我解释说，这段文字让我想起他本人三番五次地声称自己“踢着喊着”被拖进了政治圈。然后我大声读了起来，他则深深地吸了几大口气。

假如机遇使他大权在握，他完全乐意担负起这一职责，因为男人及男人的事务激发不起他的多少敬意，因此上，他不会逃避为他们承担责任。但从另一方面讲，他认为左右事态，使之符合自己意愿并不值得他花举手之劳。他面带，懒懒散散，一副神秘莫测的，他是命运手中的工具。

“您听着像不像在说罗纳德·里根”

虽经我本人的一番“踢着喊着”的努力，他却半天未发一语，这个词语一下子勾起了他对往事的记忆，他的思绪回到了1966年的11月9日。荷兰人松了一口气，说：“如果我没听错的话，选票统计完的那个上午，第一个问题是，我会不会成为总统的热门候选人”

然后我说……”

我让我的索尼牌录音机继续录下去，幸亏我的文件夹里还有几页塞西尔的传记，于是当荷兰人循着自己的足迹回到 1968 年的共和党代表大会时，我偷偷地读起了传记并自得其乐。巨大的时钟不停地嘀嗒作响，吉姆·库恩没有按时进来终止我们的谈话，这让我感到惊异，或许——慷慨的年轻人！——他正在为我补偿过去短暂的会面时间。

荷兰人不停地讲下去，直到录音机发出磁带录满的信号，我趁着换带子的机会取笑他在 1976 年踢得喊得并不特别响亮。

他的嘴唇绷得很薄，说：“1976 年之所以那样，惟一的原因是我从来并不特别看重杰拉尔德·福特，我认为他在这里没有什么建树。”

我暗示道：“但是，尼克松辞职后，他的确尽了一份努力，使这个国家重新团结起来。他的最辉煌的时刻便是当他走出白宫说：‘我的美国同胞们，我们国家长长的噩梦已经结束，我们的宪法正在发挥作用。’”

总统带着鄙夷的神情重新陷入了沉默。然后，他的头突然开始左右摆动，并用那只好手用力地扑打着空气。

“有虫子追逐你吗？”

“是个小虫子！在南方他们称之为‘蠓’。”

我学着虫子的样子，准备给他来个突然袭击：“那些无家可归之人呢？您是否认为您可以为他们做些事情？”

他哼着鼻子说：“嗯，可恶，这个情况被极度地夸大了，几百万，哪里有几百万？实际研究表明，在全国范围大概只有 30 万，或更少。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出于自己的选择，比如，其中超过 40% 是智力迟钝、精神异常的人——这是公民自由会社造成的结果。”

他用真诚的关切口吻谈起了那种不负责的行为，使这些不幸

的人们遭受城市里掠夺成性之人及环境的蹂躏。但突然间，他怒不可遏地开始抨击那些来自低就业率地区的“难民”，这些人懂得如何安抚自由主义的恐惧症。这种怒气通常是肉体伤痛的一种表现——他不停地拉扯着现在看上去热烘烘的塑料袋。“看看那个呆在纽约的女孩吧，当科奇命令她离开街头，并把她送进收容所里时，她就打起了官司。她走上法庭，凭着宪法赋予她的权力，认真地争取继续流浪街头，住在那只薄纸板箱里，她在街沟里拉屎拉尿，如此等等。”

他试图想起那个从维护此类权利中捞取政治资本的人：“嗯，他叫什么，在电视上特别红——”

“米奇·辛德。”

荷兰人嘲弄地说：“这一位是世界上最善于装腔作势的人。我知道他通过演讲约请挣了大钱。”

我随口附合了几句，可这位尤德尔的排字工又站在一个遥远的梦中城市的公共讲坛上，面对着一群讲究实际的基督徒听众开始演讲：“华盛顿有大量空着的收容所，公共收容所，此外，大量的人们却在等待着进入住宅，等等，进入私人庇护所，比如教堂，等等，并且得到照顾……”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我感觉到——我同样感受到——高龄造成的气短。我草草写道：“罗·里是我见过的最疲惫不堪的人。”

荷兰人低声道：“我不知道你还能做些什么。”

我尽可能温和地说：“总统先生，您有没有想到过，您自己的父亲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流浪汉？”

他并不退缩：“是的，假如不是因为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很抱歉打搅你们，”吉姆·库恩悄无声息地进来说，“可我让赫顿医生在4点10分检查那只手”。

我站起身来问：“疼吗？”

他摇了摇头油光发亮的脑袋，看着我，脸上没有笑容。我明白他其实疼得很。



几分钟后，当我站在外间外公室跟荷兰人的秘书凯茜·奥斯本聊天时，我突然想到我应当郑重其事地跟身为总统的他道别，他在未来的几天内将忙于应付其他人的告别。因此我一直等到他走过来，把一天中的最后一批邮件放在凯茜的桌子上。

“我忘了道别，总统先生。”

我没有期望他会有所感动，因为我自己都无动于衷。我说：“我希望能在洛杉矶时常见到您，但不会过于频繁，因为您接受采访大概会收费了。”

他嘿嘿一笑：“不，你的免费。”

我握住他的手：“那么，再见了，先生——”

他将另一只套着袋子的手放在我的手上，打断我的话：“我总觉得我说得太多，使你没有机会问你所有的问题。”

我说：“这一回不是，也许有那么一次。”

“哪一次？”

“您相信邪恶的存在吗？您有没有遇到过一个十恶不赦之人？”

“嗯，没有，但我相信邪恶的存在。”

“就像‘邪恶帝国’。”

“是的，”他放开我的手，“那是邪恶的，直到他——直到这个人使情况完全变了样。”

“那么，您是相信人类善良本质的力量。”

“当然！”他说，他戴的隐形眼镜片闪闪发亮。“那也是它的意义之所在。”

当他转身跟凯茜说话时,光亮消失了,我的影像随之从他的眼睛里消失,我这个人的整个存在也从他的大脑中消失了。

☆☆☆

日记,星期三,1月11日。

今晚8点30分,我来到白宫聆听总统的最后一次演讲。这是个动人心弦的场合,我们大家坐在既耀眼又空荡的椭圆形办公室(为了在电视上给人以“舒”的视觉,撤了使人舒的物品),意识到我们正在目睹与美国人民形成的一段历史关联的终结。

8点45分,随着来自玫瑰园的一股冷飕飕的气流,他出现在屋子里,我们谈话的音量随之下降。像往常一样,身着深蓝色套服的荷兰人看上去就像个传说中的人物。他步履稳健地走到办公桌旁,在电缆线圈之间挪动,就像丛林深处的一只美洲豹。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的眼睛“闪耀着纯粹的才智的光芒”。他坐了下来,并立刻盯上了监控器,等待着他的形象——他的真实的自我——出现:“啊!他在那儿!”

满意的微笑慢慢转换成了老练和蔼的神情,他一边盯着监控器,一边调整自己的形象,直到满意为止。我不禁想,在那清澈的一汪水池中,他是否瞥见了一个小男孩的脸庞,一面一闪而过的红斗篷,有人把一杯衬着餐巾纸的开水递到他的手中,他不无目的地呷了一口,然后开始通读讲稿。佩吉·努南身穿黑色工作衣,一脸紧张的神情,她心里最清楚他正在领会哪一页上的哪一个段落。他距离我们好像有百万英里之遥,只意识到眼前白色的讲

荷兰人里根传

稿以及肘边的水杯,每隔一定时间就伸手拿起杯子喝水,眼睛一刻也不离讲稿。热气环绕着他的鼻子和双颊,使它们透出粉红色。他使用一半的音量慷慨激昂地讲着,细微的表情掠过他的面庞,迅速得让人来不及理其含义。他

那盒式磁带录像机式的大脑正以快进的速度运转,因此,20分钟的演讲只用了10分钟便排演完毕,他还剩5分钟和我们闲聊,喝完他的开水。

“没人注意到这张桌子的颜色更深了,”他说,没话找话,用手指嗒嗒地敲着英国皇家“坚毅号”舰船的板材,“嘿,埃德蒙。”他几乎从来没叫过我的名字,我也对他眨眨眼,努力抑制住心中涌起的一阵敬爱之情,并提醒自己我们都是观看他的永恒表演的观众。

导演大声喊道:“总统还有两分钟!”房间静了下来,荷兰人喝完了水,杯子被迅速拿走,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在滴嗒声中流逝——实际上就是我身后的那只古老的时钟发出来的声音——寂静变得愈发寂静,使我不禁觉得这种寂静漫出了落地窗(依然洞开),笼罩了整个国家。但他打破了这一寂静,只见他抽出一方整洁的手帕,响亮地擤起了鼻涕,其效果犹如扔下了一颗广岛原子弹,他是在故意地缓和紧张气氛。当他收起手帕时,他的眼里闪过一丝淘气的光芒,两手放在打印稿上,眼睛盯着监控器。我在心里说:“求求上帝,让他的鼻子消失吧。”令人惊异的是,它的确消失了。“1分钟,总统先生。”现在,寂静变得犹如冰块一般易碎,让他简直难以忍受,他必须次打破它:“我有时间打个电话吗?”一片静声。“30秒钟”。突然间,他在我们眼前丢失了,他低着头,两眼直直地盯着桌面,他的身体似乎在收缩。“他究竟在干什么?”佩吉·努

荷兰人里根传

南惊慌失措，“祈祷吗■”我斗胆揣猜：“只是在调动他的全部功能。”我怎么知道■或许他正在念诵罗伯特·W的赞美诗。“十——九——八……”荷兰人从无底的深渊出现了，他看到忧虑不的佩吉，对，笑一笑。“五——四……”他在我眼前一下子膨胀起来，双肩隆起，昂头挺胸，宽阔的胸腔吸满了空气，滋润过的喉咙准备发出震动。“二——一……”没有“零”，摄像机前的那只手往下一劈，这个手势使他一下子远离了我们，远离了摄制人员，远离了聚集在罗斯福厅大屏幕电视机前群情激动的白宫工作人员，远离了呆在楼上的南希，她静若一座雕塑，大睁着双眼。一刹那间，他是我见过的人中最孤独的人，然后他开启双唇，用粗哑的噪音发出了一个洪亮的极其美妙的音节：“我的……”待他说出“美国同胞们”时，这个孤独的人已经又成为全国人民的总统。

我的美国同胞们，这是我第34次从椭圆形办公室跟你们讲话，也是最后一次。我们在一起度过了8年的时光，我将很快离去。

我注视着他的双唇念诵着佩吉的富于变化的单音节词。这是一篇长长的演讲，它以饱满的情绪概述了在他的领导下取得的“重大胜利”，主要内容是经济振兴及国民的精神面貌。他倡导“一种明智的爱国主义”，其基础是“更多地关注美国历史，更着重地强调公民责任感”。他的高谈阔论一开始便激动人心：

在我的整个政治生活中，我一直在谈论那

荷兰人里根传

座“闪光的城市”，但我并不知道当我谈起它时，
我是否准确地传达出了我看到的一切……

唉，他现在详详细细、长篇大论地传达起来了，或者
我应当说是佩吉的稿子，在用高度精密的镜头和红外滤
光器透那座“城市”，使各俗的细节一览无余
——灯塔及花岗岩山脊，带有门洞的墙壁，一派繁荣的商
业景象、流溢着创造力的港口——这些枝节使他视野中
的精髓变得虚无飘渺：它的灿烂辉煌，它的云遮雾绕，它
的帕西瓦尔式的模糊不清。

待他的句子节奏重新变得简单明快时，才让人舒了
一口气：

我的朋友们，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
使这座城市更自由，我们把它交到了可靠的人
的手中，总的来说并不坏，一点都不坏。那么，
再见了，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合
众国。

后来，摄影师一拥而入，跪在地上咔嚓咔嚓拍起了照
片。他似笑非笑地坐在那里，嘴唇翕动，模仿着演讲，将头
歪向一边以照顾对摄影角度的要求。考虑到我们刚刚目
睹过那一幕，其他任何人如此装模作样都会显得愚蠢可
笑，但里根的姿势却给他平添了一份庄重威严。我不禁自
问，职业风格的最高境界是否就是注重最不起眼的细
节。

技师们笨拙地打开了香槟，庆祝他们第 34 次合作。

荷兰人里根传

他抿着，听着，笑着，但一概充耳不闻，尔后他轻轻地挥了下手，让吉姆·库恩带他进入了黑夜。

☆☆☆

19号，星期四。这是荷兰人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午餐后我来到白宫，抱着万一碰上什么事情发生的侥幸心理在此转悠。新一届政府班子即将进驻白宫，这使那些凄凄惨惨的“下层人士”感到沮丧。他们一边清理着自己的办公室，一边相互安慰。3点30分，高级工作人员被召集一起，在举行明天的仪式之前最后一次谒见总统及副总统，我们大约有60人集聚在罗斯福厅，热气以及大家共同的激动感情几乎让人窒息。荷兰人走了进来，褐色的套服把他的脸色衬托得有点苍白。奇怪的是，他看上去比他的6英尺3英寸的继承人要矮小。这是由布什主持的会议，他用自己平板的声音说：“我来这里，是为过去的8年时光跟您说声谢谢。如果没有我的，嗯，这位老师，我不会成为总统——”我们在心中默默地异口同声：但现在还不是¹⁾里根尽义务地低了一下头。

布什继续道：“他所做的一切使我们大家都感到更充实，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我从来没听他说起过他的工作带给他的孤独。我记得在卡特时代劳埃德·卡特勒写过一篇文章，说这份工作已超出了任何人的忍受极限，或许在美国应当设立一个专门的议会体系。那是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之前的事情。”

他走到一旁，将位置让给总统。总统装出一副感激的模样说：“你们知道，8年来乔治一次也没有给我号过脉！”人们哄堂大笑，荷兰人变得严肃起来：“没有——”他用手上的夹板做了个手势，不愿再次提及他的名字——站在我身旁的这位男士的帮助，南希和我不会做到这一切。告别是个悲喜交加的时刻，令人百感交集。”他

的噪音变得粗哑起来。

☆☆☆

4:15,我走过去和凯茜·奥斯本呆在一起,想看着荷兰人最后一次离开椭圆形办公室。小小的前厅里一片静悄悄,凯茜已经整理好了大部分东西,存放文件的抽屉刚刚用吸尘器打扫过,正等待着另一位女人存放随身物品。总统的门关闭着,她不时关切地走到门前趴在观察孔上察看他的动静。“他跟谁在一起,凯茜■”

“没人”。

4:55,总统走了出来,他朝我瞥了一眼,但目光一扫而过,视而不见。他好像自言自语道:“嗯,我得起来收拾收拾。”他走到落地窗旁,瞅见了凯茜那张忐忑不安的脸,便对她眨眨眼睛。一阵气流穿堂而过,他已没了踪影。

我走到柱廊上,注视着他和陪伴在身边的吉姆·库恩一同向官邸走去。他走得很快,低着头,听着库恩讲述明天的计划安排。他看都没看玫瑰园一眼,他们就好像公务在身,行色匆匆。

等到玻璃暖房的双开式弹簧门在他们身后关上时,我站在那里,最后一次看这座花园。

这真像个春日的晚上,草和休眠的植物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冷的芬芳。庭园那边的快车道远远地发出隆隆的声响,但这里的一切都那么宁静,我听到一只棕鸟发出迟迟疑疑的吱吱声,不知道是否该放声歌唱。南草坪那头黑乎乎的树丛中闪烁着黄色的钻石般的光芒,太阳正在弗吉尼亚的天际下沉,商务部大楼的窗户上折射出无数个太阳。我抬头凝视着官邸里的生活角,它被涂上了一抹太阳的余辉,由霍本设计的装饰线条泛着纯净的光亮,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就好似画家马克斯菲尔德·帕里什的作品。什么东西惊

着了棕鸟，它们扑扑拉拉飞过天空，散落得无影无踪，就像吹落在餐桌上的斑斑点点的胡椒粉。5点，旧邮局大楼的时钟敲响了，钟声顺着宾夕法尼亚大道飘过来，罗纳德·里根的总统任期真正结束了。

在回来的路上穿过西翼时，我顺便在西奥多·罗斯福厅逗留了片刻，3年零2个月之前，我在此第一次参加工作会议。它很整洁，泛着光亮，空空荡荡，26把包着皮革的椅子虚位以待26新主人，26本崭新的白宫便笺簿上别着削得尖尖的铅笔。我伫立片刻，又听到了罗纳德·里根的高谈阔论，听到了频频爆出的男性的笑声，但伊朗计划结束了这一切。我端正了一下西奥多·罗斯福的肖像，然后穿过西北门走了出来，并交出了我的通行证。



就职日破晓时分，空气干燥，但狂风大作，天空透出断断续续的阳光，接近中午时，空中变得灰蒙蒙一片。尽管一切已于昨天了结，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来到西翼的底层，不想恰好碰上科林·鲍威尔，他身穿军服，显得气宇轩昂。他说：“你错过了总统告别椭圆形办公室那一幕。”

“但他昨晚离开时我在那儿。”我提出异议。

“是啊，可我们意识到没人拍摄他离去的场面。于是我们今早把他请回来，表演一番，好记录下来。”

“那样的话，我很庆幸当时没在场。”

他显得有点不知所措，似乎想告诉我点什么，因此我说：“不管怎么着，有什么新鲜事吗？”

“嗯，为了给它增添一点意义，我想我应当给他作最后一次国家安全情况简要汇报。他站在那只空荡荡的桌子边显得有点多余，

因此我走上前去，带着几分严肃的神态对他说：“总统先生，今天世界很平静。”

我们彼此对视了一会儿，我说：“太好了，将军，你那样说很好。”

“而且很真实。”

“然后呢？”

“然后他按照要求去做——你知道，用手指轻扣空荡荡的桌面，摄影机在一边拍摄，而后走到门口，满怀深情地再次回望。”

“噢，够了。”

“但是，你可知道，当进行这一切的时候，我在想什么？这是一出伟大的戏剧的结尾，我们这些他的高级工作人员都在这边，我们大家都曾给他当导演，给他撰稿，给他化装打扮，给他提示，这里还有摄影师、音响师、灯光师及舞台工作人员。罗纳德·里根在那边，孤零零一人，背对着椭圆形办公室的背景，正在拍摄他的最后的镜头。”



从车行道上传来警察摩托车点火发动的轰鸣声，我走出来，站在北门廊旁。南希·里根被人护送着从我的身边走向她的大轿车，她神情木然，双眼凝视。我向她送去一个飞吻，可没有感觉到一丁点的激情。庞大的车队开始移动，排列整齐地慢慢绕过第5街的拐角。当闪烁的灯光最终消失后，我乘上一辆军车来到安德鲁空军基地，恰好赶上乔治·布什在电视上宣誓就职。伦奎斯特首席法官将他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引见给观众，这就好似一滴冰水落入了我的腹中，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权力从罗纳德·里根的手中移交给了别人。

大约过了 45 分钟，他和南希乘直升机到达机场，他最后一次检阅了仪仗队，一如既往地伴随着同伴们迈着一致的步伐。风刮过停车场，将他的裤子吹得贴到了腿上，使他看上去——我该怎么说——突然间衰老了。在他所有的内阁成员中，只有约翰·赫林顿在那里为他送行，没有舒尔茨，没有鲍威尔，没有卡卢奇，就像笑话卡片上说的：“他已成为历史”。一大群普通的美国人和他们的孩子赶来为他送行，其中有一位眼泪汪汪的西翼秘书，我安慰地拥抱着她。“我必须看着他离去。”她说，脸被风吹得就像腊肉一样红。

荷兰人登上了空军 27000 号——自中午起，再也没有空军一号——挥挥手。就在那一刻，果不其然，阳光穿透了云层一泻而下，用它那惨淡的温暖沐浴着我们所有人。可以相信，这位演员会带着一片聚光灯退出舞台。

后 记

4年后，在威廉·杰斐逊·克林顿入主白宫前，应布什总统不情愿的邀请，罗纳德·里根回到白宫接受自由勋章。我和其他500位仍怀念过去光荣岁月的同僚旧部一起出席了授勋仪式，甚至唐·里甘和约翰·波因德克斯特也在仪式上露了面。后者和坎普·温伯格一样，像一位被法律程序榨干的人让人难以捉摸。当布什带领里根走进东厅时，他显得很失意，脸上流露出忿忿不平的表情。他肯定早已知道，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把那些将被作为里根时代而永载史册的退休官员们再次聚集在一起。“想想看，”凯西·奥斯本抽着鼻子说，“我们大家下次再聚首时是在国会大厦的圆顶下”。

当荷兰人——现在已经 81岁高龄——走上讲台致简短的答谢辞时，他嗓音嘶哑，讲话的语速缓慢，但是他仍是国家观念的化身。大厅里鸦雀无声，人们都敬仰地望着他。“上帝保佑，”他最后说，“美利坚合众国。”在他一生里，他曾成千上万次说过这句话，他说这句话时很虔诚。我想，除了他对妻子的海誓山盟，对于祖国的热爱并不是罗纳德·里根唯一的激情。

接着，在迎宾队列中，他握着我的手并点头示意，他明显没有认出我来。他的双眼因困惑而变得浑浊。自从几个月前我们去坦皮科旅行回来后，这种困惑就降临到了他的身上。“总统先生，还为拍照打扮吗？”我对着他脖子上挂的闪亮的饰品示意说。“喔——是的，喂喂——”他把注意力转向队列里的下一个人。

“啊，终于发生了，”当我朝放着香槟的桌子走去时，我对自己说，“荷兰人终于认不出我了。”

可是第二天下午，他退休后的主管弗雷德·赖恩，从洛杉矶打来说，里根在乘机回家时说：“今天早上我在迎宾队列里看见了埃德蒙。你知道吗？我想他正等我死后才出版他的书。”所以，我再次思索，荷兰人知道的有多少？甚至在他老年昏聩之时，他已经从我的凝视中看到了我不想承认的东西。



一个月之后，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显现出他认识能力的衰退。我在锡米瓦利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参加他82岁生日的庆典，有几百位客人出席了这次活动，其中包括玛格丽特·撒切尔。当时，他罗罗嗦嗦重复着同样的话，两次为她祝酒。我们不知所措，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全体起立，鼓掌欢迎，并且不去注意南希·里根紧绷的面孔，而荷兰人却站在那里，面带微笑。

那次之后，只要我去洛杉矶做调查，我尽可能抽出时间去看望他。他尽可能不再去旅行，因为对于任何超出圣巴巴拉以远距离的行程，他都表现出惊恐的迹象。4月2日，我去他宽大的办公室套房——位于斯塔斯大街一幢最漂亮的玻璃大楼顶层，大街在世纪城的最高处——我看到他独自一人俯身坐在桌前，我想他正在工作。但是他看的是《洛杉矶时报》刊登的连环漫画，为了让他欣赏这些漫画专门从报纸上剪了下来，剪得很整齐。我问他接下来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安排，他支支吾吾，直到找着了日程安排。“啊，我让你看看这个。”第二天，星期六，他要为一个总统纪念品展览会揭幕剪彩，地点就在罗纳德·里根图书馆，展览会起名为“从华盛顿到克林顿”。星期一早上，他要为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

举行一个招待会，接下来的日程安排得很轻松，什么事情也没有，在一页一页又一页的纸上都写着大牧场这几个字。

“你来参加开幕典礼吗？”他问我。根本没有等我回答，他接着指着一张装在相框里的相片，这张照片他让我看过好几次，里面拍摄的是现在仍健在的 5 位美国总统。照片摄于 1990 年图书馆的落成典礼仪式上，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用于礼仪场合的微笑。布什显得很茫然，里根看上去经过精心的排练，卡特只不过是咧着嘴，因为露出的牙太大显得与他的嘴唇极不相称，杰拉尔德·福特神情很忧郁，尼克松带着一副不耐烦的神色，好像在吼叫：别说废话了。

“猜猜，我们中间谁的年龄最大。”荷兰人问道。

他的午餐被推了进来，他急切地走了进去，把我丢在了一边。他抖开僵硬的餐巾，坐下吃饭，一言不发。这时我向他告辞，“总统先生，明天见。”这种情况让我感到很奇怪，但是让人更感诧异的是，他令人不解地情愿独自坐在能够清楚看到外面每一位偶尔经过的人的地方，默默地用匙舀汤喝。

第二天下午 5 点，我开车去图书馆——一栋长形，低矮，带有教堂风格的建筑，从山顶俯瞰太平洋——并且得知，他和南希在楼上的会客室，我上去看望他们。南希躺在沙发上，看上去瘦小，疲惫，荷兰人背对观景窗站着。

“南希，听说你来纽约参加一个妇女午餐会”我说。

“嘘，”她小声说，“他还不知道。”

他漫不经心地看着我们，由于耳聋，根本没有听见我们的话。落日的余辉洒满他的全身，头发像在燃烧的火焰，他的双肩仍像救生员的双肩一样宽阔，他的双腿仍笔挺，有力。但是当我们走下楼去剪彩时，我注意到，他的背已驼，他紧握着妻子的手，不像是伴侣，而更像是她在牵着他走路。



月末时，我参加了在霍夫斯特拉大学举行的罗纳德·里根总统研讨会，很多前苏联的学者出席了这个会议。前苏联，这个平淡无奇的字眼背后隐含着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解体和毁灭，就像一颗彗星横扫了半个星球！我们在这里宣读论文，争论新颖经济理论和外交理论。在这之前，一个人（正如荷兰人所说）有勇气面对他所有的坚定分子说，现在我告诉你，我们为什么不信任你，对你怀有戒心。同样是此人，他在1983年简明准确地把极权主义等同于罪恶。

会议的开幕式很隆重，麦克·沃利斯、拉尔夫·布莱德索、埃德温·米斯和我分别做了正式发言。我们都身着华服以便为摩洛哥的宫廷增色，并且分别回顾了罗纳德·里根的人格，他在总统任期内所奉行的政策，工于词藻的文风，哈德逊河西部的保守主义。

午饭后，大会分小组活动，每个小组讨论一个研究专题。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我想，如果荷兰人知道自己以如此夸大其辞的标题而被人品头论足，那该有多么可笑，这些标题分别为：危险的损耗，行政管理改革，和里根革命：消除官僚主义的激进方法的嘲弄。尽管现在他对连环漫画比对共产主义更感兴趣，我感到应该让他知道，他的历史形象正在开始形成，不管这一形象有多么模糊不清，但体积非常巨大：

我参加了一个关于你施政纲领的讨论，主要的发言人在讨论中指出，罗纳德·里根不同于他的继任者，他真正地把权力从白宫下放到了各部门……接着进行了有关“里根和保守党人”的小组专讨论会。马·安回

顾了你的经济改革,以及这些改革对 90 年代的影响。一位名叫安德鲁·布什的教授认为,作为总统,你把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特点集于一身,前者的特点占主要部分(“明智和节的政府”。他说,你与杰斐逊的不同之处在于,你不会改变以前所奉行的政策……

弗兰特·华伦科波夫讲了一则趣闻,在近期在柏林召开的公开会议上,有人问布热津斯基,什么时候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这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布热津斯基说,“但是我认为是在雷克雅未克”。

接着召开了讨论会。会上,资深记者卢·坎农——30年来荷兰人最客观的编年史家——恰如其分地称他是“美国人民的一面镜子”,同时,赞扬了他反对核武器和亲以色列的态度。但是坎农对很多经济政策提出了批评,他的指责耸人听闻,“如果里根所提出的预算全部通过的话,我们将还有 92%的赤字”。两位教授不情愿地说,荷兰人在专业空中管制协会的罢工中所持的坚定立场是正确的。他们中的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享利·F·格拉夫说:“如果卡特这样做,第二个星期会发生坠机事件。”他的话引起全场哄堂大笑。昆斯鲍拉夫学院的赫伯特·S·帕梅特认为,里根在政治上最主要的成就是赢得了蓝领民主党人的忠诚。他对于未来的共和党候选人是否会设法采取同样的手段这一点表示怀疑。

第一个晚上的晚餐以后(俄写信告诉荷兰人),一个大型研讨会讨论了你总统任期内的美苏关系问题。肯·阿德尔曼极为出色地领导了亲里根力量,这一点成了整个会议的中心议题——即,正是由于坚定不移地执行战略防御计划,才造成了那个不友好的庞然大物的倒台,并

且引起了“世界格局的根本变化”。一位名叫乌尔曼的德国历史学家争辩说,恰恰相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分崩离析是由于其陷入极度的经济困境所造成的,不谁是美国总,苏联都会解体。他认为这个国家浪费了自己拥有的技术优势,并向我们挑战,要为一家便携式电脑的美国制造商更名。当一位专题小组成员递了一张写有一连串问题的字条时,他显得很窘迫。

杰克·马特洛克是那晚会上的明星之一(思路清晰,知识渊博,充满激情,善于把握),他谈了苏联人对美国知识分子不赞扬你所取得外交成果而感到的困惑。他强调说,在整个80年代中期,苏联对于这个国家一直是一个威胁,他引用了亚佐夫元帅对他说的一句话:“直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之前,我坚信,我们可以和美国打一场核战争,并赢得胜利。”

另一位前美国使节阿诺德·A·萨尔茨曼发言说,他“根本不相信战略防御对于和平进程有任何的帮助”不是“想像中的激光”,而是电脑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苏联人感到他们自己与西方技术革命之间差距越来越大。戈尔巴乔夫曾亲自告诉他,迫切需要消费者利益的一代正在成长起来,而西方的青年人自然会享受这一利益。

那天晚上吉里克·A·特罗菲曼科的发言最具煽动性,他曾担任过勃列日涅夫的顾问和苏维埃科学院的美国专家,现在任教哥伦比亚大学。“罗纳德·里根处理了世界头号匪帮,”他声嘶力竭地叫喊道,“99%的俄罗斯人认为,正是你们的总统坚持战略防御计划,才打赢了冷战。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蠢材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华盛顿邮报的外交记者唐·奥伯朵

夫坦率地谈了自己对罗纳德·里根的误解,他在 80年代认为里根是一位核战争鼓吹者。在他的新书《转折》中承认,在回顾了那个 10年所有的事实之后,他得出一个教训,新闻只是“历史的初稿”。

接下来的一天,4月 23日,会议的议题是国际恐怖主义。不出所料,争论异常激烈,带着一丝惊恐的心情,我把会议的情况写进了给荷兰人的报告中。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约纳·亚历山大教授回顾了 1981 至 1989 年期间,恐怖分子针对美国利益采取了 800 起恐怖活动的“流血记录”。你当然不得不全力以赴解决大量的令人痛苦的不测件。在高你在阻止恐怖主义和提高民众反对恐怖主义认识所起的行政作用的同时,他认为,“伊朗计划”严重地损害了你作为总统的形象,你许诺不对扣押人质的人采取行动。很遗憾,所有能思考的人都持同一观点(尽管迈克尔·莱蒂恩和康斯坦丁·门杰斯勇敢地为你辩护),这是你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对于里根的防御政策进行了反复的争论,会上一个接一个的发言人都认识到,战略防御计划和雷克雅未克的主要思想对于共产主义的衰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肯尼恩·阿德尔曼指出,里根鼓吹的增加军费开支从未超过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7%——而苏维埃的军费开支估计在 25%,甚至特罗菲曼科作出了‘近 50%’这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估计。在这次会议上,里根的领导才能受到了诚恳和高度的赞扬。保罗·尼茨最后终于站起来谈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身材矮小,满头银发,由于他讲话时声音太小,很多与会者根

本没有理会他话中的含意,但是我把他的谈话记录了下来,因为他是一位终身不渝的民主党人,从杜鲁门以来,他效力于每一位总统。“第一次见到罗纳德·里根时,我崇拜他,”他说,“在我为他工作期间我越来越崇拜他……我最终认为他是一位伟人。”

在一个日程安排以外,但却颇具喜剧色彩的有关外交政策的会议上,奥尔良大学的斯蒂芬·安布罗斯做了主要的发言,他曾是尼克松陷入困境时为他辩护的人。他发表了题为荷兰人外交史成就的“概述”,他认为这中间有很多“振奋人心的事件”。在详细列举了所有的成就之后,他最后说,“在半个世纪里,从未有哪一位总统以如此完美的方式把对外政策传给他的继任者”。会场内响起一些笑声,安布罗斯出于自卫地说,“大概里根只是太幸运了”。

“像狐狸一样幸运。”我后面有人咕哝说。

一位名叫惠特·约翰斯顿的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发表了对于威斯敏斯特演讲的分析报告(他把这次演讲比作人权法案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发表的四大自由宣言,这个宣言被认为是美国基本政策的文献)。报告旁征博引,感人至深。他开了一句玩笑,大意是,艾森豪威尔与军工联合体^①斗争,而里根却要应付学术媒体联合体。

没有几位与会者谈到任何值得记录下来的事情,只有詹姆斯·C·米勒回顾了美国总统和一位被自然资源保护法案搞得怒气冲冲的一位南方州长之间的谈话:

州 长 总统先生,我想知道为什么一头熊所需的
新鲜空气比一个人还要多。

里 根 若有所思地 嗯,州长,你闻到过熊的气味吗 ■

① 由政府中的军事和军需部门联合组成,并控制美国的经济外交政策。

不用说,我一定会把这些写进我给荷兰人的信中。

☆☆☆

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写他的传记,布赖恩·马尔罗尼——现已离职,定居蒙特利尔——打电话吹嘘说,在西方 7 国集团所有的领导人中,“我是罗尼最亲密的人中的一个”。其他领导人常常找我,试图从我这里打听到他正在想些什么,他对于这件事情或那件事情做何反应。

“他们对他做何反应”^①

“越来越敬重他。他具有一种质朴但却毋庸置疑的力量。密特朗对我说,‘你知道,布莱恩,我喜欢你的朋友罗尼。他正在思考神权政治’。”

这让一个世俗的酒色之徒认识到了基督教义的实质。不管荷兰人常提及的“上层人物”有多么的陈腐,他的确梦想一个由半神职的信徒们担任工作人员的神圣政府,惩恶扬善。马尔罗尼大胆地谈出了自己的精辟见解,他继续说道:“如果里根的信仰很少,除去其矫揉造作,它们也被除去了其谬见。”

这个评价也非常适用于荷兰人 4 卷皮革封面的总统日记。我在福克斯广场的会议室拜读了他的这部文献,与此同时,他正在隔壁房间苦思玛丽·沃思^①所处的险境。我根据书的长度计算出,这部著作的字数大约在 50 万字左右,日记是每晚手写的。或者有时在直升机上的闲暇时间里,字体特别颤抖。从一个角度上看,日记乏味不堪,我的眼睛看得呆滞无神,书中罗列了每天千篇一律的例

① 连环漫画中的一个人物。

行活动,这些情况早已印在了他的日程表上。没有一个句子,甚至一个短语有独到之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荷兰人的日记客观冷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人感到作品出自于一个了解自己信仰什么、需要什么和对别人的梦幻丝毫不感兴趣的人之手。制定政策的情况被记载得很简洁,常常没有任何说明,永远也不会产生任何疑虑。总统,首相,诺贝尔奖的得主,僧侣,爱发牢骚的人们,农场主,王子和避难者们参观了椭圆型办公室,没有说什么有纪念意义的话,对他也没有任何教育意义,在他们身后也未留下任何个人的影响。在住所和在戴维营一样,他的孩子们来来去去 他们离开的时间都被细心地记录了下来。每一次放映的电影都很精彩,每一个微笑都幸福无比,每一位小姑娘都逗人喜爱,在所有的社交场合,“所有的人都充满欢乐”。除了对喷气飞机时差综合症十分感兴趣外,他仅有的嗜好是极为认真地列出他讲话时被掌声打断的次数。

说也奇怪,他的日记并未流露出一丝一毫的自负。那爆发出的阵阵掌声仅仅督促他继续表演,就像一位赛跑运动员计算跑的圈数一样,掌声没有让他产生丝毫的自满情绪。仅被掌声打断 3 次的演讲必须进行加工。在他开始讲话前全体起立并热烈鼓掌,就意味着这些掌声后紧接着的是他传统的名言,“上帝保佑美国”。他从不炫耀自己,或因胜利而洋洋得意,或窃取不属于自己的荣誉 这些话反过来也同样适用。在西奥多·罗斯福的日记里,我从未发现一处这种操纵“后世”的语气。

他的日记中还有一个事实引起了我的震动。日记——整整记了 8 年——风格千篇一律,从头至尾透出认识上的满足。除偶尔重复和前后不连贯外,日记中没有流露出一丝脑力退化的迹象。如果这些暗示了早期痴呆症的发生,那么很多写日记的人,其中包括我自己也应该感到担忧了。



1993年 12月 20日，我飞往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去见威廉·P·克拉克，他是惟一曾和荷兰人关系十分密切的人，也是他当突击队员时的同伴。在一辆满是灰尘的梅塞德斯牌轿车里，我见到了他，我们开车去了他在帕索罗布尔斯的律师事务所。

我发现法官（由于现在人们仍这样称呼他）衰老多了，8年前由于南希长时期的忌妒，他离开了白宫，被赶到了西部。对于丈夫在朋友里喜欢一位沉默寡言的人，她一直感到不牢靠。她不理解伟大传播者的一件怪事：在男人们一起骑马，或者在牧场周围与“同伴们”一起干活时，他说话只用单音节词和咕哝声。当罗尼和比尔一起骑马时，大部分时间只听到马蹄声。

现在，和很多沉默寡言的男人一样，克拉克身上透出内心被压抑的情感。年龄和疾病——莱姆病使他几近失明——打开了他的话匣子，这使我想起了几年前会见刘·魏塞曼所遇到的同样情景。唉，但是在谈到荷兰人“冷静”的热情”时——当我看他的日记时，我想到了帕特·布朗在很久以前曾说过的话——他并不比刘更出色。

他讲的内容主要是荷兰人和他所崇拜的父亲一样，他的父亲是一位“养牛场主和法官”，他从未因为他的帮助而向他表示过感谢。“根本不必。我知道他很感激我。罗纳德·里根也一样。只要他一走进房间，不管他是州长或是总统，他什么也不必说，我知道他想什么，就像我的父亲把他的牛赶进围栏时一样：我从未问过他应该打开哪扇门。”

从他的谈话里我推断出，近几年来他从未听说过有关荷兰人的情况。“没有直接见到他，没有。但是我的一位在费姆牛仔厅的

朋友,几个月前打电话说他,唔,近来有点不清醒。问他,‘罗尼,比尔·克拉克怎么样了’你为什么不一直不见他’他噙着眼泪摇摇头说,‘噢,比尔和我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说到这里,克拉克用手捂住自己的眼睛,失声痛哭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平静下来了。午饭后,他带我参观了他正在自己牧场内兴建的天主教小教堂,然后驾驶着自己的私人飞机“猎犬号”,飞越冬季褐色的草原,把我送回了圣路易斯奥比斯波。



1994年4月22日,理查德·尼克松逝世了,当时我正在福克斯广场仔细阅读荷兰人的剪报资料收贴簿。消息传到了走廊上,有线新闻电视网正在直播灵柩到达埃尔托罗的仪式。我去拥挤的新闻处观看这个节目,过了一会儿,我吃惊地意识到,坐在无扶手单人椅子上那位身材魁梧、身着褐色西服的人是荷兰人。他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一声不响,一动不动,看上去很伤心,他的长腿向前伸开,苍白的手指交叉在一起。我注意到他的工作人员大多是青年妇女,她们已经习惯了隔着他的头顶讲话,似乎他根本不存在。

后来南希告诉我说,尼克松的逝世使他深刻地体会到了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现在是活着的年龄最大的总统。第二天在约伯林德也显示出,他墙上挂的5人照片显然是剩下4人了。荷兰人带着聋人紧张的神色听悼词和哀乐,他的嘴微微张开,大概他关上了助听器。但是他听到了空中传来的6架F-16战斗机的轰鸣声和缓慢、有规律的礼炮声,最壮观的是环绕着星条光荣的几何队形,每3人为1组,每位士兵都戴着白色手套。



那年夏天，梅奥诊所的医生证实，罗纳德·里根正处于老年痴呆症的初发期，一年前他们已暂时作出了诊断，并且每位观看尼克松葬礼的人都能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他知道自己病情有多么严重——我想，自从1989年那场骑马事故严重损伤了他的大脑后，他就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但是现在，认知退化已超出了伤口部位，他最后的决定是什么时间，如何向外界公布这一消息：“在一个美好的日子，我应该让他们知道。”

在和年轻的罗恩私下讨论这个消息时——在荷兰人所有的子女中，只有他继承了父亲与众不同的优雅风度——我说，我在里根博物馆的一个铁箱里找到了一本列奥纳多·达·芬奇绘画作品的画册，我被其中夹着的一张写满字的字条吸引住了，字条写了有关月亮的锢囚。他们的固执已见令人很愉快，他们推断，月亮的光通过地球被反射在锢囚之上，当它远离月亮时，就变暗了。“我一直感到你的父亲与月亮有关，他距我们越近，他的光芒越耀眼，但是自从他转过身渐渐离开以后，他的光辉就慢慢暗淡了。”

荷兰人一直把他的公告拖到11月初，这时必需采取行动了，因为据说圣迭戈的《新闻》正在写这方面的报道。家人、朋友、医生和助手们催促他自己亲笔写出自己的病况，让全世界都能看到他自己要说的话。开始时他有点发火，后来接受了建议，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在两页厚纸上写出了他的告别辞，纸上压印有总统印章。

11月6日，全世界的报纸都刊登了信的复印件。在华盛顿，我和妻子在从报摊走回家的路上看了这封信，我有史以来第一次感到对罗纳德·里根的爱，和难以抑制的伤心。

荷兰人里根传



RONALD REAGAN

Nov. 5, 1994

My Fellow Americans,

I have recently been told that I am one of the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will be afflicted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Upon learning this news, Nancy & I had to decide whether as private citizens we would keep this a private matter or whether we would make this news known in a public way.

In the past Nancy suffered from breast cancer and I had my cancer surgeries. We found through our open disclosures we were able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We were happy that as a result many more people underwent testing.

They were treated in early stages and able to return to normal, healthy lives.

So now, we feel it is important to share it with you. In opening our hearts, we hope this might promote greater awareness of this condition. Perhaps it will encourag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who are affected by it.

At the moment I feel just fine. I intend to live the remainder of the years God gives me on this earth doing the things I have always done. I will continue to share life's journey with my beloved Nancy and my family. I plan to enjoy the great outdoors and stay in touch with my friends and supporters.

Unfortunately, as Alzheimer's Disease progresses, the family often bears a heavy burden. I only wish there was some way I could spare Nancy from this painful experience. When the time comes I am confident that with your help she will face it with faith and courage.

In closing let me thank you, the American people for giving me the great honor of allowing me to serve as your President. When the Lord calls me home ~~wherever~~ whenever that may be, I will leave with the greatest love for this country of ours and eternal optimism for its future.

I now begin the journey that will lead me into the sunset of my life. I know that for America there will always be a bright dawn ahead.

Thank you my friends. May God always bless you.

Sincerely,
Ronald Reagan

后来,我给南希打电话说,或者试图说,在这个悲剧发生时,我们想起的一些不合时宜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是否对你是个安慰,但是马克斯·坎普尔曼希望代表美国和平协会授予他奖金,不知他是否理解。”

“好吧,谢谢马克斯。唔,我们考虑考虑。”

“南希,他好吗?”

这一次她毫无戒备,从他写了那封信之后,她也不再保密了。她说,在过去的6个月里,他的病情恶化得很快。“毕竟太多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行刺,癌症,骑马意外——我简直无法相信,没有比这更糟的事情了。我是医生的女儿,我能够应付任何医疗问题,但是不行……这……”她在话筒里啜泣。

1994年12月在洛杉矶，我鼓起勇气去荷兰人的摩天大楼套房看望他。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正静静地坐着，坐姿和他在白宫‘私人时间’的姿势一样，有光泽的头部前伸，上衣袖子一半放在书桌上，白色的袖口长出一英寸，黑色的派克笔放在光亮的皮盒子上。他带着一贯和婉而又吃惊的神色站了起来，可是我有一个感觉，即便是我从窗户外面爬进来，他的反应也没有什么两样。当我急切地进行简短的谈话时，他紧抓着桌边。

“总统先生，那些铅制玩具士兵和你所有的书摆放在那里很漂亮！和你在1915年患肺炎时，你玩打仗游戏的玩具士兵一样吗？”他微微一笑了一下，根本没有记起那件事，我注意到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他的下巴上有一块银白色的胡子茬。当阳光斜射在他的脸上时，白色的胡茬闪闪发光。

“喔，做这些玩具士兵的人，他——喔，来……”

“来这里把它们送给了你”

“是的。他——我们——我们不得不腾出地方——喔，为它们。把这些树挪开。”

我感到困惑，顺着他凝视的目光，我看到了一套《罗纳德·里根总统书信文件集》书放在书架上玩具士兵下面一格的地方。啊，如果济慈能把一堆书比喻成食粮，我以为如果荷兰人喜欢，他也能够把他的全集比喻成树。不管怎样，它们都是以一种枯燥的方式结出了果实。就像他在天堂牧场修剪橡树和浆果树一样，他多么喜欢删改演讲稿和声明内容啊！看见了吗？在用圆锯把树木锯成伍德风格的几何图形后，他常说：“看看那里透进了光线吗？”

他和往常一样谦恭有礼，拉着我去看对面墙上挂着的镜框。我想镜框里装的是5位总统的合影照片，但是我却看到了一幅水彩画，上面画着美丽的河岸，我认出了橡树林里每一个弯曲处和长形

草地上绿草茵茵的斜坡。

“这里，”荷兰人轻声说，“是我曾经当过救生员的地方。我干了7个夏天，救了77个人，可是你知道，他们之中没有一人向我表示过感谢。”

在我们短暂的会面里，这是他惟一毫不迟疑说出的一句话，唯一对陌生人表示的信任。他早已经不认识我了，现在我也不认识他了。所有的一切，那张熟悉的脸庞，躯体和轻柔嘶哑的嗓音都已不复存在，我根本没有感到他就在我的身边，只感到他已离去。



我尽快地解脱了自己，在下楼之前，我问他的秘书，是否可以看看奥尔泽默信件的原件，她把信拿到会议室交给了我。我坐在那里盯着潦草难辨的字迹和很宽的页边（让我想起了使他的大脑变成一片空白的巨大打击），我主要在看谜一般的墨迹和抹擦的痕迹，只有上帝知道它们究竟掩盖了什么秘密。重读这封信时，我意识到我手中拿的是一篇上乘佳作。这封信具有天才般简洁的风格，同时蕴含着浓重的宿命思想。

我现在开始了将把我引向生命终结的旅程……

恰在此时，鬼使神差一般，荷兰人走进了会议室，根本没有看见我。他从入口处进来，从出口处走了出去，一位年轻妇女跟在他后面跑了过来。“不，总统先生，你不喜欢走那条路！”接着，我看到他被护送着向电梯走去，准备坐车回家，特工处的工作人员前呼后拥，他们的脸上带着厌烦的表情。



我再也没有去看望过他。写传记的直觉告诫我，要防止对一位旧日令人钦佩、现在却脆弱不堪的人产生过多同情的危险。正如荷兰人曾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竞争对手保持距离一样——比尔·克拉克过去常常警告说，不要靠近里根——我现在必须从他身边走开，把自己埋在书、卡片和文件堆里，完成他 8 年前漫不经心授权我写的他的传记。

两次朝圣变得非常必要，因为有时任何大量的研究也无法取代亲身体验。第一次朝圣是去比特堡和贝尔根——贝尔森。我以前从未看过德国军人的公墓，和集中营很相似，我有一个感觉，直到我亲自到了那里，我才真正地理解荷兰人。

那个春季，艾弗尔高原的天空既不是灰色，也不阴暗（一个他喜欢使用的修饰语），与他和科尔总理身体笔直走过很多墓碑那天的天空一样。奥格佛尔·克里斯琴·勃兰特，奥菲尔德·沃尔特瓦格纳，和很多不知名的德国士兵，他们中间有人可能曾经是党卫军，但也可能不是，在解冻期的几周后，这里常常阴雨连绵（一位园丁告诉我，他说雨这个字的发音听起来很像荷兰人的姓），墓碑周围的青草地泥泞不堪。1985年 5 月 5 日，在这里举行仪式的决定太愚蠢了。当荷兰人履行了他的职责之后，他是多么的愉快，接下来他能够去城外的美国空军基地接受对英雄的欢迎！“十分感谢！”

我离开小墓地，驱车向北去吕内堡海德。这是一次长途跋涉，当我到达贝尔森拐弯处时，穿过林区的贝尔根公路已笼罩在苍茫暮色中。这是 10 年前荷兰人的车队被迫驶过的一条路，前方是他被迫去忍受的陈列馆。当我把车停在墓地停车场，关上发动机时，我的周围回响着同样柔和的鸟的啁啾声。

我和他一样，以同样从容的速度走过举行仪式的地方，在白色十字形的大照片前站的时间和他一样长。我在家时带着厌恶的心情对这张照片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在墓地关闭前，我想去那片宽阔的草地，他曾在那里发表演说，并且安妮·弗兰克也长眠在那里——或别的什么地方。

我走进大门，走过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尊重死者的安息之地”几个字。我的耳边仿佛回响着一位抗议者的叫喊声：“总统先生，你来了，不要去比特堡。”四周空寂无人，除了草地和远处的树林，长满暗紫色植物的墓堆，犹太人的小塔和一个高大的方形纪念碑之外，我什么也没看到。荷兰人曾在纪念碑下讲过话，那里的讲台吸引着我，我走近它，找到他曾经站过的地方，我站在那里试图用他的眼睛看看贝尔森的原野，我感到有点愚蠢。

但是我仍旧没有看见一个人，什么也没有，一无所有。被净化的大地散发着一股强烈的茫然感，亡灵的感觉。这是我所见过的最让人敬畏和最壮丽的景色。当我回去路过长形的坟墓时，我在犹太人的纪念碑前停了下来，看到碑上树枝形的图案，我想起了我父亲和加文，荷兰人和安妮·弗兰克，我像犹太人一样失声恸哭起来。

我在茫茫暮色里驱车向北驶去，打开车上的收音机，正好收听到李斯特的交响曲《浮士德》中的最后一个乐章。男低音唱着几乎无法翻译的歌德的话：

过去所发生的一切
仅仅是我们的回忆；
我们想获得更多的希望
现在已成现实；
当贫乏的言语无法表达之时
我们看到了光亮；

荷兰人里根传

众生之女

抬起了我们的目光。

上帝知道，罗纳德·里根从来没有时间读诗歌和听音乐，我希望如果他失去认知之前让他听到这段音乐，雄壮的合唱声会使他产生共鸣。音乐会压缩他全部简单的人生哲学：永恒的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祈望会实现；普通人最明智；有一个永远钟爱的女人的生活是近乎天堂里的生活。

上帝更了解，南希·里根不是格雷琴^①，但是里根很幸运，在近半个世纪里，她向他倾注了全部的挚爱。他的子女们会争辩说，她的狂热占据了他全部的情感，使他过于依赖她。不过，吹毛求疵的观察者们会反驳说，她把他从对家庭的责任中解脱了出来，使他能够发动一场里根革命。

总而言之，医生的女儿使他的“长时间的告别”尽可能的令人欣慰。在写这本书时，她的脸是他惟一仍旧认识的一张脸。他仍旧保持他那种迟缓和经久的活力，他会连续几个小时从池塘里捞树叶，他不知道树叶是被他的特工人员偷偷扔进水塘里的。周围的一切都让他感到困惑。为什么手指下流动的印刷符号，没有像昔日内莉为他读书时自己形成文字？电视节目里那位高大魁梧，身着棕色套服，向人们微笑致意的人是谁？为什么云层变厚时，光线就暗淡了？为什么当他在凌晨3点钟更衣赴一个紧急约见时，“同事们”如此不合作？为什么挂在枝头娇美的木兰花落时，颜色会变成黑色？在福克斯广场铺满沙子的鱼池底，那个灰白色的陶瓷制品是什么东西？一个有着高大、古典圆柱的白色小房子模型熟悉得令人难以忘怀。他把小房子带回家中，紧紧握在手心里，汗水打湿了它。“这

① 玛格丽特的昵称。

是……和我有关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的第二次朝拜是在 1998年 8月 2日,当时,这本书的排版工作已近尾声。我从伊利诺伊州大底特乌尔开车南下,沿着当年保罗和我常常骑自行车走的那条河边公路。洛威尔公园仍和当年一样郁郁葱葱,我开车从绿影婆娑的树下驶过。上次走这条路是在 1986年,当时我为总统拣起了那片树叶,由于专心致志于我的调查,根本没有时间考虑感情问题。而此时看到脚下的河水,恐惧——就像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常说的“盲目,缺乏理性的恐惧”,对过去多于对未来的恐惧——弥漫了我的全身。

我曾怨恨地期望,青年时代记忆中的水草地不乏当代寻欢作乐的人们。一些戴着约翰·第尔帽的年青人拿着啤酒和随身听,懒洋洋地躺在公园长椅的旁边。一个女人开着一艘白色的快艇在河面上来回行驶。一个告示牌上写着“不经迪克森卫生处批准禁止游泳”。我把车停在那棵橡树附近,就是在那里,我看到荷兰人看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的小说。关上发动机,摇开车窗,附近有一条正在腐烂的狗鱼,所以又把车窗摇上。在傍晚的暑热里,我独自坐在车内,满身大汗淋漓。

大约一小时后,河边的草地已是一片茫茫暮色,但河水仍闪着白光。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开快艇的女人减慢了速度。

“马克森,咱们走吧!”长椅上的一个男青年大声喊着。她把船开到河边,他们帮她把船拉到了拖车上,接着,他们开车走了,他们身后留下了喝过的啤酒罐。我面前宽阔的水面静了下来,滚滚河水泛起了波澜,波澜被撞碎成映着晚日的涟漪,犹如万点碎银,闪闪发亮。

我走下车，绕过死鱼，走过荷兰人曾在下面看过书的那棵树，周围静悄悄的，我能够听到脖子的骨头嘎吱作响。一只蚊子嗡嗡飞来，叮了我一下。我薅了棵蕨草，把蚊子轰走了。

河的另一边传来牛群哞哞的叫声，它们在河对岸饮水，太阳把一片金光洒在它们背上——它正在我背后的乔木林中坠落——一位乳牛场主把牛群赶回到草地上。它们缓缓爬上河岸，乳房不停地来回甩动，慢慢从视线里消失了，就像格雷的诗作《墓园挽歌》中描写的牛群一样。我掏出一个笔记本，打算自己写一首挽歌：

团团杂草缠住了道道碧涛，
秋日的蚊虫依然嗡嗡叮咬，
为你遮阳的橡树轻垂着树枝，
把最后一道树荫投在了你曾跃入的水的怀抱……

但是这时，关节炎打断了我的灵感。

荷兰人没有在树下是件好事，否则我可能会脱口说出我要写的东西，我最后对他的自白：70年前，他在黑暗水底推上岸的那位喝醉了的青年就是我。在经过一分半钟的俯压式人工呼吸苏醒后，这位青年非常聪明地自称是《火箭专家詹姆斯·雷德尔》一书中的主人公。两个小时前，在迪克森乡村俱乐部的车库里，他最好的朋友在那家俱乐部当球童，噪音刺耳的“詹姆斯·雷德尔”喝了几口私酒——波旁威士忌。如果不是由于多年近视造成荷兰人听觉灵敏，就不会听到我在河里的扑打声。

感谢保罗女人气的忠诚，他从未将此事告诉过任何人。“你将来会告诉荷兰人，当然。”他在1985年时说。当时对于我的任命已经向外界公开。“当然。”我答道。可是接着保罗死了，我再也没有

考虑过此事。大概荷兰人，这位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人，知道此事，也可能不知道。不管怎样，他现在都不会介意。我是谁，只不过是77位被他救过的人中的一个■我听到了他嘶哑的咯咯笑声：你只是木头上的又一道刻痕。

尽管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我决意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书中忏悔。我把我后来70年的生命归功于荷兰人，是他给了我崭新的机会去买去卖，去爱去恨，去输去赢。他给了我嘴里这种熟悉的、略带咸味的味道，我不应该感到恶心，因为它让人想起了粘稠和富于营养的生命之水。

我希望未来有一天，美国承认她也应该感谢这位老救生员，正是他在绝望的时刻挽救了她。借用约瑟夫·格鲁西的话，把她“抱在怀里冲出了险境”。

我的右边，银白色的光亮暗淡了，在下游隐没在黑暗之中，暮日的最后一抹余辉洒落在河的上游。注视着奔流不息的河水，我感到死亡正在悄悄袭来，我想荷兰人也有同感。

附录

诗三首

1. 你深陷的双唇如秋日的落叶

献给罗纳德·里根

当落叶腐朽之时你双唇深陷
岁月的侵蚀使你步履蹒跚，
我们穷尽所有的力量
把你擎起，洗去你一身的尘烟。

而你却依旧脚步匆匆
捧出自己满腔的热血与忠诚，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你的赤子之心
但，我们害怕在你离去之时我们的酒杯已空。

2. 贝尔根—贝尔森

五千英灵长眠在这片土地。
所有的言语，所有的文字
无以表述难以言喻的记忆。
毋以华美的辞藻无需悦耳的声音
搅扰亡魂那明了一切的心际。
晦暗的绿地苦涩的花丛，
在这里，
雄文显得苍白，
心灵陷于麻痹。

陈腐但凝重的疑问
悄然在心头凝聚：
他们是何人[■]为何置身此地[■]
假如他们在冰冷的地下已然变体^①，
我会不会亵渎他们的圣洁，
当我把欧石南^②采集，
而无暇顾及它们的根须
是否将两个灵魂交织在一起[■]

3. 古老的月亮

如银的满月曾经从这里流走
闪光的智慧掠过你的隘口，
赤裸的黑灰色的山丘赫然入目，
再也没有了流动棱柱温柔的轻触，
曾经如链的月光啊
如今在夜色的边缘与煤烟共舞。

广袤而又寂静的圆月在夜空中摇曳，
从我们这里向你洒下一片银色，
分分秒秒地没入风月的长河，
环形山宛如充盈的酒杯溢出、凝结，
阻隔了那边的另一个世界
在这里疯狂、生命与死亡相叠。

① 变体：天主教的神学理论，认为面饼和葡萄在弥撒中经神父祝圣后变成耶稣的身体和血。

② 一种杜鹃花科植物。